

三教偶拈〔明〕七乐生 著

此书是由写儒家王阳明靖难，佛家济颠显圣，道家许真君斩蛟三篇小说合编而成的，借以体现编者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，所以取名《三教偶拈》。现存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。首有署东吴畸人七乐生的序。有的学者考证，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曾著有《七乐斋稿》一书，他又是吴人，据此认为《三教偶拈》是冯梦龙所著。此说可疑，或为他人，或为假托。

序

《经四十二章》于西域，而佛之名始闻，浸假而琳宫创于孙吴，法藏广于苻秦，忤科备于萧梁，释教乃大行，而俨然与儒道鼎立为三，甚且掩而上之，此三教始终之大略也。是三教者，互相讥而莫能相废。吾谓得其意，皆可以治世，而袭其迹，皆不免于误世。舜之被口鼓琴，清净无为之旨也。禹之胼手胝足，慈悲徇物之仁也。谓舜禹为儒可，即谓舜禹为仙为佛亦胡不可。而儒者乃谓汉武惑于仙而衰，梁武惑仙人，于是鼎湖瑶池神其说，蓬莱方壶侈其胜，安期羡门异其人，咒禁符水岐其术。要之方外别是一种，与道无与。故刘歆《七略》以道家为诸子，神仙为方技，良有以尔。迨李少君，寇谦之之辈，务为迂怪附会以干人主之泽，而神仙与道合为一家，遂与儒教绝不相似。此道与儒分合之大略也。若夫佛乃胡神，西荒所奉。相传秦时，沙门利室房入朝，始皇囚之，有金人穿牖而去。至汉明帝时，金人入梦，遣使请于佛而亡。不知二武之惑正在不通仙佛之教耳。汉武而真能学仙，则必清净无为，而安有算商车征匈奴之事。梁武而真能学佛，则必慈悲徇物，而安有筑长堰贪河南之事。宋之崇儒讲学远过汉唐。而头巾习气刺于骨髓，国家无气日以耗削。试问航海而犹讲《大学》，与戎服而讲《老子》，《仁王经》者，其蔽何异，则又安得以此而嗤彼哉。

余于概未有得，然始不敢有所去间。于释教吾取其慈悲，于道教吾取其清净，于儒教吾取其平实，所谓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者此也。

偶阅《王文成公年谱》，窃叹谓文事武备，儒家第一流人物，暇日演为小传，使天下之学儒者知学问必如文成，方为有用。因思向有济颠，旌阳小说合之而三教备焉。夫释如济颠，道如旌阳，儒者未或过之，又安得以此而废彼也。

东吴畸人七乐生撰

目录

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

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

许真君旌阳宫斩蛟传

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

诗曰：

绵绵圣学已千年，两字良知是口传。

欲识浑沦无斧凿，须知规矩出方圆。

不离日用常行内，直造先天未画前。

握手临岐更何语，殷勤莫愧别离筵。

这首诗，乃是国朝一位有名的道学先生别门生之作。那位道学先生，姓王，双名守仁，字伯安，学者称为阳明先生。乃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人也。

如今且说道学二字。道乃道理，学乃学问。有道理，便有学问。不能者待学而能，不知者待问而知。问总是学，学总是道。故谓之道学。且如鸿蒙之世，茹毛饮血，不识不知。此时尚无道理可言。安有学问之名。自伏羲始画八卦，制文字，泄天地之精微，括人事之变化。于是学问渐兴。据古书所载，黄帝学于太真，颡帝学于录图，帝啻学于赤松子，尧学于君畴，舜学于务成昭，禹学于西王国，汤学于伊尹，文王学于时子思，武王学于尚父，成王学于周公。这几个有名的帝王，天纵聪明，何所不知，何所不能。只为道理无穷。不敢自足。所以必须资人讲解。此乃道学渊源之一派也。自周室东迁，教化渐衰，处士横议，天生孔圣人出来，删述六经，表章五教，上接文武周公之脉，下开百万世之绪。此乃帝王以后第一代讲学之祖。汉儒因此立为经师。易经有田何，丁宽，孟喜，梁丘贺等。书经有伏胜，孔安国，刘向，欧阳高等。诗经有申培，毛公，王吉，匡衡等。礼经有大戴，小戴，后苍，高堂生等。春秋有公羊氏，谷梁氏，董仲舒，睦弘等。各执专经，聚徒讲解。当时明经行修者，荐举为官。所以人务实学，风俗敦厚。及唐以诗赋取士，理学遂废。惟有昌黎伯韩愈，独发明道术，为一代之大儒。至宋太祖崇儒重道，后来真儒辈出，为濂洛关之传。濂以周茂叔为首，洛以二程为首，关以张横渠为首，闽以朱晦庵为首。于是理学大著。许衡，吴澄当胡元腥世，犹继其脉，迄于皇明。薛瑄，罗伦，章懋，蔡清之徒，皆以正谊明道清操劲节相尚生为名臣，没载祀典。然功名事业，总不及阳明先生之盛。即如讲学一途，从来依经傍注。惟有先生揭良知二字为宗，直抉千圣千贤心印，开后人多少进修之路。只看他一生行事，横来竖去，从心所欲，勘乱解纷，无不底绩。都从良知挥霍出来。真个是卷舒不违乎时。文武惟其所用。这才是有用的学问。这才是真儒。所以国朝道学公论必

以阳明先为第一。有诗为证。

世间讲学尽皮肤，虚誉虽隆实用无。

养就良知满天地，阳明才是仲尼徒。

且说阳明先生之父，名华，字德辉，别号龙山公。自幼警敏异常，六岁时与群儿戏于水滨。望见一醉汉濯足于水中而去，公先到水次，见一布囊。提之颇重，意其中必有物。知是前醉汉所遗。酒醒必追寻至此。犹恐为他儿所见，乃潜投于水中。群儿至，问：“汝投水是何物。”公谬对曰：“石块耳。”群儿戏罢，将晚餐拉公同归。公假称腹痛不能行，独坐水次而守之。少顷前醉汉，酒醒悟失囊，号泣而至。公起迎问曰：“汝求囊中物耶。”醉汉曰：“然。童子曾见之否。”公曰：“吾恐为他人所取，为汝藏于水中。汝可自取。”醉汉取囊解而视之，内裹白金数锭分毫不动。醉汉大惊曰：“闻古人有还金之事，不意出自童子。”简一小锭为谢曰：“与尔买果饵吃。”公笑曰：“吾家岂乏果饵，而需尔金耶。”奔而去。归家亦绝不言于父母。年七岁母岑夫人授以句读。值邑中迎春。里中儿皆欢呼出观。公危坐读书不辍。岑夫人怜之谓曰：“儿可出外暂观。再读不妨。”公拱手对曰：“观春不若观书也。”岑夫人喜曰：“是儿他日成就殆不可量。”自此送乡塾就学。过目辄不忘。同学小儿所读书，经其耳无不成诵。年十一从里师钱希宠初习对句，辄工。月余学为诗。又月余学为文。出语惊人。为文两月，同学诸生虽年长无出其右者。钱师惊叹曰：“一岁之后，吾且无以教汝矣。”值新县令出外拜客。仆从甚盛。在塾前喝道而过。同学生停书争往出观。公据案朗诵不辍。馨琅琅达外。钱师止之曰：“汝不畏知县耶。”公对曰：“知县亦人耳。吾何畏。况读书，未有罪也。”钱师语其父竹轩翁一曰：“令公子德器如此。定非常人”年十四学成。假馆于宠泉寺。寺有妖祟。每夜出抛砖弄瓦。往时借寓读书者，咸受惊恐，或发病。不敢复居。公独与一苍头寝处其中。寂然无声。僧异之，乘其夜读，假以猪尿泡涂灰粉，画眉眼其上，用芦管，透入窗棂，嘘气涨泡，如鬼头形。僧口作鬼声欲以动公。公取床头小刀刺泡，泡气泄。僧拽出，公投刀复诵读如常。了不为异。闻者皆为缩舌。

娶夫人郑氏于成化七年，怀娠凡十四月，岑夫人梦神人衣绯腰玉，于云中鼓吹送一小儿来家。比惊醒闻啼声。侍女报郑夫人已产儿。儿即阳明先生也。竹轩公初取名曰云。乡人因指所生楼曰瑞云楼。云五岁尚不能言。一日有神僧过之，闻奶娘呼名。僧摩其顶曰：“好个小儿，可惜道破了。”竹轩翁疑梦不当泄。乃更名守仁。是日遂能言。且祖父所读书，每每口诵。讶问曰：“儿何以能诵。”对曰：“向时虽不言：然闻声已暗记矣。”其神契如此。有富室闻

龙山公名。迎至家园馆谷。忽一夜有美姬造其馆。华惊避。美姬曰：“勿相讶。我乃主人之妾也。因主人无子，欲借种于郎君耳。”公曰：“蒙主人厚意畱此。岂可为此不肖之事。”姬即于袖中出一扇曰：“此主人之命也。郎君但看扇头字当知之。”公视扇面，果主人亲笔。书五字曰：“欲借人间种。”公援笔添五字于后曰：“恐惊天上神。”厉色拒之。姬娘怅怅而去。公既中乡榜。明年会试。前富室主人延一高真设醮祈嗣。高真伏坛遂睡去。久而不起既醒。主人问其故。高真曰：“适梦捧章至三天门，遭天上迎状元榜。久乃得达。故迟迟耳。”主人问状元为谁。高真曰：“不知姓名。但马前有旗二面。旗上书一联云，欲借人间种。恐惊天上神。”主人默默大骇。时成化十七年辛丑之春也。未几会试报至，公果状元及第。阳明先生时年十岁矣。

次年壬寅，公在京师，迎养其父竹轩翁。翁因携先生同往。过金山寺，竹轩公与客酣饮，拟作诗未成。先生在旁索笔。竹轩翁曰：“孺子亦能赋耶。”先生即书四句云：

金山一点大如拳，打破维扬水底天。

醉倚妙高台上月，玉箫吹彻洞龙眠。

坐客惊异，咸为起敬。少顷游蔽月山房。竹轩公曰：“孺子还能作一诗否。”先生应声吟曰：

山近月远觉月小，便道此山大于月。

若人有眼大如天，还见山小月更阔。

坐客谓竹轩翁曰：“令孙声口，俱不落凡。想他日定当以文章名天下。”

先生曰：“文章小事，何足成名。”众益异之。

十二岁在京师就塾师。不肯专心诵读。每潜出与群儿戏。制大小旗帜，付群儿持立四面，自己为大将，居中调度。左旋右转，略如战阵之势。龙山公出见之怒曰：“吾家世以读书显。安用是为。”先生曰：“读书有何用处。”龙山公曰：“读书则为大官。如汝父中状元，皆读书力也。”先生曰：“父中状元，子孙世代还是状元否。”龙山公曰：“止我一世耳。汝若要中状元，还是去勤读。”先生笑曰：“只一代虽状元，不为希罕。”父益怒朴责之。先生又尝问塾师曰：“天下何事为第一等人。”塾师曰：“鬼科高第，显亲扬名如尊公，乃第一等人也。”先生吟曰：鬼科高第时时有岂是人间第一流塾师曰：“据孺子之见，以何事为第一。”先生曰：“惟为圣贤方是第一。”龙山公闻之笑曰：“孺子之志何其奢也。”

先生一日出游市上，见卖雀儿者，欲得之。卖雀者不肯与。先生与之争。有相士号麻衣神相，见先生惊曰：“此子他日大贵。当建非常功名。”乃自出钱，买雀以赠先生。因以手抚其面曰：“孺子记吾言：

须拂领，其时入圣境。须至上丹毫，其时结圣胎。须至下丹田，其时圣果圆。”

又嘱曰：“孺子当读书自爱。吾所言将来以有应验。”言讫遂去。先生感其言：自此潜心诵读，学问日进。

十三岁母夫人郑氏卒。先生居丧哭泣甚哀。父有所宠小夫人，待先生不以礼。先生游于街市，见有缚鸮鸟一只求售者。先生出钱买之，复怀银五钱赠一巫妪，授以口语，“见庶母如此恁般。”先生归，将鸮鸟潜匿于庶母床被中。母发被，鸮冲出绕屋而飞，口作怪声。小夫人大惧，开窗逐之。良久方去。俗忌野鸟入室。况鸮乃恶声之鸟，见者以为不祥，又伏于被中。曲房深户重帷锦衾，何自而入。岂不是大怪极异之事。先生闻房中惊诧之声，佯为不知，入问其故。小夫人述言有此怪异。先生曰：“何不召巫者询之。”小夫人使人召巫妪。巫妪入门便言：“家有怪气。”既见小夫人，又言：“夫人气色不佳。当有大灾晦至矣。”小夫人告以发被得鸮鸟之异。巫妪曰：“老妇当问诸家神。”即具香烛，命小夫人下拜。索钱楮焚讫。巫妪即谬托郑夫人附体，言曰：“汝待我儿无礼。吾诉于天曹，将取汝命。适怪鸟即我所化也。”小夫人信以为真，跪拜无数。伏罪悔过言：“此后再不敢。”良久，媼苏曰：“适见先夫人。意色甚怒，将托怪鸟啄尔生魂。幸夫人许以改过，方才升屋檐而去。”小夫人自此待先生加意有礼。先生尚童年，其权术已不测如此矣。

先生十四岁，习学弓马，留心兵法，多读韬铃之书。尝曰：“儒者患不知兵。仲尼有文事，必有武备。区区章句之儒，平时叨窃富贵，以词章粉饰太平，临事遇变，束手无策，此通儒之所羞也。”

十五岁，从父执游居庸三关，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。一日梦谒伏波将军庙，赋诗曰：

卷甲归来马伏波，早年兵法鬓毛皤。

云埋铜柱雷轰折，六字题文尚不磨。

其时地方水旱，盗贼乘机作乱。畿内有石英王勇，陕西有石和尚刘千斤。屡屡攻破城池，劫掠府库。官军不能收捕。先生言于龙山公，“欲以诸生上书请效终军故事，愿得壮卒万人，削平草寇，以靖海内。”龙山公曰：“汝病狂耶。书生妄言取死耳。”先生乃不敢言。于是益专心于学问。

弘治元年，先生十七岁，归余姚，遂往江西就亲，所娶诸氏夫人，乃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公之女也。既成婚。官署中一日信步出行，至许旌阳铁柱宫，于殿侧遇一道者。庞眉皓首，盘膝静坐。先生叩曰：“道者何处人。”道者对曰：“蜀人也。因访道侣至此。”先生问其寿几何。对曰：“九十六岁矣。”问其姓。对曰：“自幼出外，不知姓名。人见我时时静坐，呼我曰无为道者

。”先生见其精神健旺声如洪钟，疑是得道之人。因叩以养生之术。道者曰：“养生之诀，无过一静。老子清静，庄生逍遥。惟清静而后能逍遥也。”因教先生以导引之法。先生恍然有悟。乃与道者闭目对坐。如一对槁木。不知日之已暮。并寝食俱忘之矣。诸夫人不见先生归署。言于参议公，使衙役遍索不得。至次日天明，始遇之于铁柱宫中。隔夜坐处尚未移动也。衙役以参议命促归。先生呼道者与别。道者曰：“珍重珍重，二十年后，当再见于海上也。”

”先生回署。署中蓄纸最富。先生日取学书。纸为之空。书法大进。先生自言吾始学书。对摸古帖，止得字形。其后不轻落纸。凝思于心久之始通其法。明道程先生有曰：“吾作字甚敬。非是要字好。只是此学。”夫既不要字好，所学何事。只不要字好一念，亦是不敬。闻者叹服。

明年己酉，先生十八岁，是冬与诸夫人同归余姚。行至广信府上饶县，谒道学娄一斋。（名谅）语以宋儒格物致知之义。谓，“圣人必学而可至。”先生深以为然，自是奋然有求为圣贤之志。平日好谐谑豪放。此后每每端坐省言曰：“吾过矣。蘧伯玉行年五十，而知四十九之非，何其晚也。”

弘治五年壬子，先生年二十一岁，竹轩翁卒于京师。龙山公奉其丧以归。是秋先生初赴乡试场中，夜半巡场者见二巨人。一衣绯，一衣绿，东西相向立，大声言曰：“三人好做事。”言讫忽不见。及放榜，先生与孙忠烈燧，胡尚书世宁同举。其后宁王宸濠之变，胡发其奸，孙死其难，先生平其乱。人以为三人好做事。此其验也。

明年癸丑春，会试下第。宰相李西涯讳东阳，时方为文章主盟。服先生之才。戏呼为来科状元。丙辰再会试，复被黜落。同寓友人以不第为耻。先生曰：“世情以不得第为耻。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。”友人服其涵养。时龙山公已在京任。先生遂寓京中。

明年丁巳，先生年二十六岁，边任报紧急。举朝仓皇，推择将才，莫有应者。先生叹曰：“武举之设，仅得骑射击刺之士，而不可以收韬略统驭之才。平时不讲将略，欲备仓卒之用，难矣。”于是畱情武事。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研熟讨。每遇宾客宴会，辄聚果核为阵图。指示开阖进退之方。一夕梦威宁伯，王越解所佩宝剑为赠。既觉喜曰：“吾当效威宁以斧钺之任，垂功名于竹帛。吾志遂矣。”

弘治十二年己未，先生中会试第二名。时年二十八岁，廷试二甲，以工部观政进士。受命往浚县督造威宁伯坟。先生一路不用肩舆。日惟乘马。偶因过山马惊，先生坠地吐血。从人进轿，先生仍用马。盖以此自习也。既见威宁子弟，问先大夫用兵之法。其家言之甚悉。先生即以兵法部署造坟之众。凡在役者更番休息。用力少，见功多。工得速完。其家致金帛为谢。先生固辞不受。

后乃出一宝剑相赠曰：“此先大夫所佩也。”先生喜其与梦相符，遂受之。复命之日，值星变达虏方犯边。朝廷下诏求直言。先生上言边务八策。言极剴切。明年授官刑部主事。又明年奉命审录江北。多所平反，民称不冤。事毕遂游九华山历无相化城诸寺，到必经宿。时道者蔡，蓬头踞坐堂中。衣服敝陋，若颠若狂。先生心知其异人也。以客礼致敬，请问神仙可学否。蔡摇首曰：“尚未尚未。”有顷先生屏去左右，引至后亭再拜。复叩问之。蔡又摇首曰：“尚未尚未。”先生力恳不已。蔡曰：“汝自谓拜揖尽礼。我看你一团官相，甚说神仙。”先生大笑而别。游至地藏洞，闻山岩之巔，有一老道，不知姓名。坐卧松毛，不餐火食。先生欲访之，乃悬崖板木而上，直至山巔。老道蹉足熟睡。先生坐于其傍，以手抚摩其足。久之老道睡方觉，见先生惊曰：“如此危险，安得至此。”先生曰：“欲与长者论道，不敢辞劳也。”因备言佛老之要。渐及于儒。曰：“周濂溪，程明道，是儒者两个好秀才。”又曰：“朱考亭是个讲师，只未到最上一乘。”先生喜其谈论，盘桓不能舍。次日再往访之。其人已徙居他处矣。

有诗为证。

路入岩头别有天，松毛一片自安眠。

高谈已散人何处，古洞荒凉散冷烟。

弘治十五年，先生至京复命。京中诸名士俱以古文相尚，立为诗文之社，来约先生。先生叹曰：“吾焉能以有限精神，作此无益之事乎。”遂告病归余姚，筑室于四明山之阳明洞。洞在四明山之阳，故曰阳明。山高一万八千丈。周二百一十里。道经第九洞天也。为峰二百八十有二。其中峰曰芙蓉峰，有汉隶刻石于上曰四明山心。其右有石牕四面玲珑如户牖，通日月星辰之光。先生爱其景致，隐居于此。因自号曰阳明。思铁柱宫道者之言：乃行神仙导引之术。月余觉阳神自能出入，未来之事便能前知。一日静坐谓童子曰：“有四位相公来此相访。汝可往五云门迎之。”童子方出五云门，果遇王思舆等四人。乃先生之友也。童子述先生遣迎之意。四人见先生问曰：“子何以预知吾等之至。”先生笑曰：“只是心清。”四人大惊异。述于朋辈，朋辈惑之。往往有人来叩先生以吉凶之事。先生言多奇中。忽然悟曰：“此（簸）弄精神。非正觉也。”遂绝口不言。思脱离尘网，超然为出世之事。惟祖母岑太夫人与父龙山公在念，不能忘情。展转踌躇，忽又悟曰：“此孝弟一念，生于孩提。此念若可去，断灭种性矣。此吾儒所以辟二氏。”乃复思三教之中，惟儒为至正。复翻然有用世之志。

明年迁寓于钱塘之西湖。怎见得西湖景致好处。有四时《望江南》词为证

:

西湖景，春日最宜晴。花底管弦公子宴，水边罗绮丽人行，十里按歌声。
西湖景，夏日正堪游。金勒马嘶垂柳岸，红妆人泛采莲舟，惊起水中鸥。
西湖景，秋日更宜观。桂子冈峦金谷富，芙蓉洲渚丝云间，爽气满前山。
西湖景，冬日转清奇。赏雪楼台评酒价，观梅园圃订春期，共醉太平时。

又有林和靖先生《咏西湖》诗一首：

混元神巧本无形，幻出西湖作画屏。

春水净于僧眼碧，晚山浓似佛头青。

桡桡粉堵摇鱼影，兰社烟丛阁鹭翎。

往往鸣榔与横笛，斜风细雨不须听。

那西湖。又有十景。那十景：

苏堤春晓。平湖秋月。麴院风荷。段桥残雪。雷峰夕照。南屏晚钟。雨峰出云。三潭印月。柳浪闻莺。花港观鱼。

先生寓居西湖，非关贪玩景致。那杭州乃吴越王钱氏及故宋建都之地。名山胜水，古刹幽居，多有异人栖止。先生遍处游览，真有所遇。一日往虎跑泉游玩。闻有禅僧坐关三年。终日闭目静坐，不发一语，不视一物，先生往访。以禅机喝之曰：“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，终日眼睁睁看甚么。”其僧惊起作礼，谓先生曰：“小僧不言不视已三年于兹。檀越却道口巴巴说甚么，眼睁睁看甚么。此何说也。”先生曰：“汝何处人。离家几年了。”僧答曰：“某河南人。离家十余年矣。”先生曰：“汝家中亲族还有何人。”僧答曰：“止有一老母。未知存亡。”先生曰：“还起念否。”僧答曰：“不能不起念也。”先生曰：“汝既不能不起念，虽终日不言：心中已自说着。终日不视，心中自看着了。”僧猛省合掌曰：“檀越妙论更望开示。”先生曰：“父母天性，岂能断灭。你不能不起念，便是真性发现。虽终日呆坐，徒乱心曲。俗语云，爹娘便是灵山佛。不敬爹娘，敬甚人。”言未毕，僧不觉大哭起来曰：“檀越说得极是。小僧明早便归家省吾老母。”次日先生再往访之。寺僧曰：“已五鼓负担还乡矣。”先生曰：“人性本善，于此僧可验也。”于是益潜心圣贤之学。读朱考亭语录反覆玩味。又读其上宋光宗疏，有曰：“居敬持志，为读书之本。循序致精，为读书之法。”掩卷叹曰：“循序致精渐渍沕浹，使物理与吾心混合无间，方是圣贤得手处。”于是从事于格物致知，每举一事，旁喻曲晓，必穷究其归，至于尽处。

弘治十七年甲子，山东巡按御史陆偁，重先生之名，遣使致聘，迎主本省乡试。先生应聘而往，得穆孔晖为解元。后为名臣。是省全录，皆出先生之手。其年九月改兵部武选司主事。先生往京都赴任。谓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之末，不知身心之学为何等。于是首倡讲学之事。闻者兴起。于是从学者众。先生

俨然以师道自任。同辈多有议其好名者。惟翰林学士湛甘泉（讳若水）深契之，一见定交，终日相与谈论。号为莫逆。

弘治十八年孝宗皇帝宴驾。武宗皇帝初即位。宠任阉人刘瑾等八人。号为八党。那八人：

刘瑾谷大用马永成张永魏彬罗祥丘聚高凤

这八人自幼随侍武宗皇帝，在于东宫游戏，因而用事。刘瑾尤得主心。阁老刘健与台諫合谋去之，机不早断。以致漏泄。刘瑾与其党，泣诉于上前。武宗皇帝听其言：反使刘瑾掌司礼监。斥逐刘健杀忠直内臣王岳。繇是权独归瑾，票拟任意。公卿侧目。

正德元年，南京科道官戴铣，薄彦徽等，上疏言。皇上新政宜亲君子远小人。不宜轻斥大臣。任用阉寺。刘瑾票旨，铣等出言狂妄纽解来京勘问。先生目击时事，满怀忠愤抗疏救之。略曰：“臣闻，君仁则臣直。今铣等，以言为责。其言如善，自宜嘉纳。即其未善，亦宜包容以开忠谏之路。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。在陛下不过少事惩戒，非有意怒绝之也。下民无知妄生疑惧。臣窃惜之。自是而后虽有上关宗社安危之事，亦将缄口不言矣。伏乞追回前旨，俾铣等仍旧供职，明圣德无我之公，作臣子敢言之气。”疏既入触瑾怒。票旨下先生于诏狱。廷杖四十。瑾又使心腹人监杖。行杖者加力。先生几死而苏。谪贵州龙场驿驿丞。龙山公时为礼部侍郎。在京喜曰：“吾子得为忠臣垂名青史，吾头足矣。”

明年先生将赴龙场。瑾遣心腹人二路尾其后，伺察其言动。先生既至杭州，值夏月天暑。先生又积劳致病。乃暂息于胜果寺。妹婿徐曰仁来访。首拜门生听讲。又同乡徐爱（衍字），蔡宗，朱节，冀元亨，蒋信，刘观时等皆来执贽问道。先生乐之。

居两月余，忽一日午后，方纳凉于廊下。苍头皆出外，有大汉二人矮帽窄衫，如官较状腰悬刀刃，口口吐北音，从外突入，谓先生曰：“官人是王主事否。”先生应曰：“然。”二较曰：“某有言相告。”即引出门外，挟之同行。先生问何往，二较曰：“但前行便知。”先生方在病中。辞以不能步履。二较曰：“前去亦不远，我等左右相扶可矣。”先生不得已，任其所之。约行三里许，背后复有二人追逐而至，先生顾其面貌，颇似相熟。二人曰：“官人识我否。我乃胜果寺邻人沉玉，殷计也。素闻官人乃当世贤者，平时不敢请见，适闻有官较挟去。恐不利于官人。特此追至看官人下落耳。”二较色变，谓沈，殷二人曰：“此朝廷罪人。汝等何得亲近。”沈，殷二人曰：“朝廷已谪其官矣。又何以加罪乎。”二较扶先生又行。沈，殷亦从之。天色渐黑，至江头一空室中，二较密谓沈，殷二人曰：“吾等实奉主人刘公之命，来杀王公。

汝等没相干人。可速去。不必相随也。”沉玉曰：“王公今之大贤。令其死于刃下，不亦惨乎。且遗尸江口，必累地方。此事决不可行。”二较曰：“汝言亦是。”乃于腰间解青索一条长丈余，授先生曰：“听尔自缢，何如。”沉玉又曰：“绳上死与刀下死同一惨也。”二较大怒，各拔刀在手厉声曰：“此事不完，我无以复命。亦必死于主人之手。”殷计曰：“足下不必发怒，令王公夜半自投江中而死，既令全尸，又不累地方。足下亦可以了事归报。岂不妙哉。”二较相对低语。少顷乃收刀入鞘曰：“如此庶几可耳。”沉玉曰：“王公命尽此夜。吾等且沽酒共饮，使其醉而忘。”二较亦许之。乃锁先生于室中。先生呼沈，殷二人曰：“我今夕固必死。当烦一报家人收吾尸也。”二人曰：“欲报尊府，必得官人手笔，方可准信。”先生曰：“吾袖中偶有素纸，奈无笔何。”二人曰：“吾当于酒家借之。”沉玉与一较同往市中沽酒，殷计与一较守先生于门外。少顷沽酒者已至，一较启门，身边各带有椰瓢。沉玉满斟送先生，不觉泪下。先生曰：“我得罪朝廷，死自吾分，吾不自悲。汝何必为我悲乎。”引瓢一饮而尽。殷计亦献一瓢。先生复饮之。先生量不甚弘。辞曰：“吾不能饮矣。既有高情。幸转进于远客。吾尚欲作家信也。”沉玉以笔授先生。先生出纸于袖中，援笔写诗一首。诗曰：

学道无成岁月虚，天乎至此欲何如。

生曾许国惭无补，死不忘亲恨有余。

自信孤忠悬日月，岂论遗骨葬江鱼。

百年臣子悲何极，日夜潮声泣子胥。

先生吟兴未已，再作一：

敢将世道一身担，显被生刑万死甘。

满腹文章宁有用，百年臣子独无惭。

涓流裨海今真见，片雪填沟旧齿谈。

昔代衣冠谁上品，状元门第好奇男。

二诗之后尚有绝命辞。甚长，不录。纸后作篆书十字云，阳明已入水，沉玉，殷计报。二较本不通文理。但见先生手不停挥，相顾惊叹以为天才。先生且写且吟，四人互相酬劝，各各酩酊。

将及夜半。云月朦胧，二较带着酒兴，逼先生投水。先生先向二较谢其全尸之德，然后迳造江岸。回顾沈，殷二人曰：“必报我家，必报我家。”言訖从沙泥中步下江来。二较一来多了几分酒，二来江滩潮湿不便相从。乃立岸上，远而望之。似闻有物堕水之声。谓先生已投江矣。一响之后寂然无声。立了多时，放心不下。遂步步挣下滩来。见滩上脱有云履一双。又有纱巾浮于水面曰：“王主事果死矣。欲取二物以去。”沉玉曰：“畱一物在，使来早行人人

见之，知王公堕水。传说至京都，亦可作汝等证见也。”二较曰：“言之有理。”遂弃履，只捞纱巾带去，各自分别。至是夜，苍头回胜果寺，不见先生。问之主僧亦云，“不知。”乃连夜提了行灯，各处去（找）寻了一回。不见一些影响。

其年丁卯乃是乡试之年，先生之弟守文在省应试。仆人往报守文。守文言于官，命公差押本寺僧四出寻访。恰遇沈，殷二人亦来寻守文报信。守文接了绝命词及二诗，认得果其兄亲笔，痛哭了一场。未几又有人拾得江边二履报官。官以履付守文。众人轰传以为先生真溺死矣。守文送信家中。合家惊惨自不必说。龙山公遣人到江边遗履之处，命渔舟捞尸。数日无所得。门人闻者无不悼惜。惟徐爱言：“先生必不死。”曰：“天生阳明，倡千古之绝学。岂如是而已耶。”

却说先生果然不曾投水。他算定江滩是个绝地没处走脱。二较必然放心。他有酒之人，怎走得这软滩。以此独步下来，脱下双履，畱做证见，又将纱巾抛弃水面，却取石块向江心拗去。黄昏之后，远观不甚分明。但闻扑通声响，不知真假。便认做了事。不但二较不知，连沉玉，殷计，亦不知其未死也。先生却沿江滩而去，度其已远，藏身于岸坎之下。次日趁个小船。船子怜其无履，以草履赠之。七日之后，已达江西广信府。行至铅山县。其夜复搭一船。一日夜到一个去处。登岸问之，乃是福建北界矣。舟行之速，疑亦非人力所及。巡海兵船见先生状貌不似商贾，疑而拘之。先生曰：“我乃兵部主事王守仁也。因得罪朝廷受廷杖，贬为贵州龙场驿丞。自念罪重。欲自引决，投身于钱塘江中，遇一异物。鱼头人身，自称巡江使者，言奉龙王之命前来相迎。我随至龙宫。龙王降阶迎接。言我异日前程尚远，命不当死，以酒食相待。即遣前使者送我出江，仓卒之中附一舟至此。送我登岸，舟亦不见矣。不知此处离钱塘有多少程途。我自江中至此。才一日夜耳。”兵士异其言：亦以酒食款之，即驰一人往报有司。

先生恐事涉官府，不能脱身，捉空潜遁，从山径无人之处，狂奔三十余里，至一古寺。天已昏黑，乃叩寺投宿。寺僧设有禁约，不畱夜客歇宿。寺傍有野庙久废。虎穴其中。行客不知，误宿此庙，遭虎所啖。次早寺僧取其行囊，自利以为常事。先生既不得入寺。乃就宿野庙之中。饥疲已甚。于神案下熟寝。夜半群虎绕庙环行，大吼。无敢入者。天明寂然。寺僧闻虎声，以为夜来借宿之客，已厌虎腹。相与入庙，欲简其囊。先生梦尚未醒。僧疑为死人，以杖微击其足。先生蹙然而起。僧大惊曰：“公非常人也。不然岂有入虎穴而不伤者乎。”先生茫然不知。问，“虎穴安在。”僧答曰：“即此神座下是矣。”僧心中惊异，反邀先生过寺早餐。餐毕，先生偶至殿后。先有一老道者打坐

。见先生来即起相讶曰：“贵人还识无为道者否。”先生视之，乃铁柱宫所见之道者，容貌俨然如昨。不差毫发。道者曰：“前约二十年后相见于海上。不欺公也。”先生甚喜。如他乡遇故知矣。因与对坐，问曰：“我今与逆瑾为难，幸脱余生。将隐姓潜名，为避世之计。不知何处可以相容。望乞指教。”道者曰：“汝不有亲在乎。万一有人言汝不死，逆瑾怒逮尔父。诬以北走胡，南走越。何以自明。汝进退两无据矣。”因出一书示先生。乃预写就者。

诗曰：

二十年前已识君，今来消息我先闻。

君将性命轻毫发，谁把纲常重一分。

寰海已知夸令德，皇天终不丧斯文。

英雄自古多磨折，好拂青萍建大勋。

先生服其言：且感其意。乃决意赴谪。索笔题一绝于殿壁。

诗曰：

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

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

先生辞道者欲行。道者曰：“吾知汝行资困矣。”乃于囊中出银一锭为赠。先生得此盘缠，乃从间道游武夷山，出铅山，过上饶，复晤娄一斋。一斋大惊曰：“先闻汝溺于江。后又传有神人相救。正未知虚实。今日得相遇，乃是斯文有幸。”先生曰：“某幸而不死。将往谪所。但恨未及一见老父之面。恐彼忧疑成病。以此介介耳。”娄公曰：“逆瑾迁怒于尊大人，已改官南京宗伯矣。此去归途便道可一见也。”先生大喜。娄公留先生一宿，助以路费数金。先生迳往南京，省觐龙山公。父子相见出自意外。如枯木再花。不胜之喜，居数日不敢久留。即辞往贵州，赴龙场驿丞之任。携有仆从三人。始成行李模样。

龙场地在贵州之西北。宣慰司所属。万山丛棘中，蛇虺成堆，魍魉昼见，瘴疠蛊毒，苦不可言。夷人语言：又皆鸩舌难辩。居无宫室，惟累土为窟，寢息其中而已。夷俗尊事蛊神，有土中人至，往往杀之以祀神，谓之祈福。先生初至。夷人欲谋杀先生，卜之于神不吉。夜梦神人告曰：“此中土圣贤也。汝辈当小心敬事听其教训。”一夕而同梦者数人。明旦转相告语。于是有中土往年亡命之徒能通夷语者，夷人央之通语于先生，日贡食物。亲近欢爱如骨肉。先生乃教之范木为塹（音激），架木为梁，刈草为盖，建立屋宇。人皆效之。于是一方有栖息之所。夷人又以先生所居湫隘卑湿，别为之伐木构室，宽大其制。于是有寅宾堂，何陋轩，君子亭，玩易窝。统名曰龙冈书院。翳之以桧竹，蒔之以卉药。先生日夕吟讽其中，渐与夷语相习。乃教之以礼义孝悌

，亦多有他处夷人特来听讲。先生息心开导略无倦怠之色。

久之得家信言逆瑾闻先生不死，且闻父子相会于南都，益大恚忌，矫旨勒龙山公致仕还乡。先生曰：“瑾怒尚未解也。得失荣辱，皆可付于度外。惟生死一念，自省未能超脱。”乃于居后凿石为椁，昼夜端坐其中。胸中洒然，若将终身夷狄患难俱忘之矣。仆人不堪其忧，每每患病。先生辄宽解之，又或歌诗制曲，相与谐笑，以适其意。因思设使古圣人当此，必有进于此者。吾今终未能免排遣二字，吾于格致工夫未到也。忽一夕梦谒孟夫子。孟夫子下阶迎之。先生鞠躬请教。孟夫子为讲良知一章。千言万语指证亲切，梦中不觉叫呼。仆从伴睡者俱惊醒。自是胸中始豁然大悟。叹曰：“圣贤左右逢源，只取用此良知二字。所谓格物，格此者也。所谓致知，致此者也。不思而得，得甚么。不勉而中，中甚么。总不出此良知而已。惟其为良知。所以得不繇思，中不繇勉。若舍本性自然之知，而纷逐于闻见，纵然想得着，做得来，亦如取水于支流，终未达于江海。不过一事一物之知，而非原原本本之知。试之变化，终有窒碍。不繇我做主。必如孔子从心不踰矩，方是良知满用。故曰：无入而不自得焉。如是又何有穷通荣辱死生之见，得以参其间哉。”于是嘿记五经，以自证其旨，无不吻合。因着五经臆说。水西安宣慰，闻先生之名，遣使馈米肉。又馈鞍马金帛。先生俱辞不受。夷人传说，益加敬礼。时正德三年，先生三十七岁事也。

明年癸巳，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号元山，亦究心于理学。素重先生之名，特遣人迎先生入于省城。叩以致知力行，是一层工夫，还是两层工夫。先生曰：“知行本自合一，不可分为两事。就如称其人知孝知弟，必是已行过孝弟之事，方许能知。又如知痛，必然已自痛了，知寒必然已自寒了。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工夫。古人只为世人贸贸然胡乱行去，所以先说个知。不是画知行为二也。若不能行，仍是不知。”席公大服，乃建立贵阳书院，身率合省诸生以师礼事之，有暇即来听讲。先生乃大畅良知之说。

正德五年，安化王置鐮反，以诛刘瑾为名。朝廷遣都御史杨一清，太监张永率师讨之。未至而置鐮已为指挥使仇针用谋擒缚。一清因献俘，阴劝张永以瑾恶密奏。永从之。武宗皇帝听张永之言：族瑾家，并诛其党张文冕等。凡因瑾得官者尽皆罢斥，召复直諫诸臣。先生得升庐陵县知县。临行之际，缙绅士民送者数千人俱依依不舍。过常德辰州，一路讲学从游者甚众。有睡起写怀诗为证：

红日熙熙春睡醒，江震飞尽楚山青。
闲观物态皆生意，静悟天机入杳冥。
道在险夷随地乐，心忘鱼鸟自流形。

未须更觅羲皇事，一曲沧浪击壤听。

先生时年三十九岁。既至庐陵，为政不事刑威。惟以开导人心为本，慎选里正三老坐申明亭，凡来讼者使之委曲劝谕。百姓有盛气而来，涕泣而归者。繇是囹圄日清风俗大变。城中失火。先生公服下拜。天为之反风。乃令城市各辟火巷。火患永绝。

是冬入覲馆于大兴隆寺，与湛甘泉，储柴墟（诤）等，讲致良知之旨。进士黄宗贤等，闻其说而叹服，遂执贄称门生听讲。十二月，升南京刑部主事。湛甘泉恐废讲聚，言于冢宰杨一清。明年正月即调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。时有吏部郎中方叔贤诤献夫位在先生之上。闻先生论学有契，遂下拜，事以师礼。先生赠以诗云，

休论寂寂与惺惺，不妄繇来即性情。

却笑殷勤诸老子，翻从知见觅虚灵。

是年十月。升文选司员外。明年三月升考功司郎中。弟子益进。如穆孔晖，冀元亨，顾应祥，郑一初，王道，梁谷，万潮，陈鼎，魏廷霖，萧鸣凤，林达，黄绾，应良。皆一时之表表者，余人不可尽述。徐爱等亦至京师，一同受业。先生尝言：“格物是诚意的工夫。明善是诚身的功夫。穷理是尽性的功夫。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。博文是约礼的功夫。惟精是惟一的功夫。”诸如此类，乍闻之，亦自骇然。其后思之既久，转觉亲切不可移动。十二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。驻扎滁州，专督马政。便道归省。未几至滁州。门人从者颇众。地僻官闲。日与门人游遨琅琊（山在州城）瀼泉（即六一泉）之间。月夕则环龙潭（在龙蟠山）而坐者数百人。歌声振谷。诸生随地请益。先生就眼前点化。各有所得。于是从游益盛。

正德九年四月，升南京鸿胪寺卿。滁阳诸友送至江浦。不忍言别。遂各赁居，候先生渡江。先生以诗促之使归。诗曰：

滁之水入江流，江潮日复来滁州。相思若潮水，来往何时休。空相思亦何益，欲慰相思情，不如崇令德。掘地见泉水，随处无不得。何必驱驰为，千里道远相即。君不见尧羹与舜墙。又不见孔与跖，对面不相识，逆旅主人多殷勤，出门转盼成路人。

五月至南京。徐爱等相从。又有黄宗明，薛侃，陆澄，季本，萧惠，饶文璧，朱虎等二十余人，一同受业。正德十年。先生念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，思一修觐，乃上疏请告，不允。时汀漳各郡皆有巨寇。兵部尚书王琼特举先生之才，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南赣，汀漳等处。先生因得归省岑太夫人及龙山公。

正德十二年正月，赴任南赣。道经吉安府万安县。适遇流贼数百，肆劫商

舟。舟人惊惧，欲回舟避之，不敢复进。先生不许。乃集数十舟，联络为阵势。扬旗鸣鼓，若将进战者。贼见军门旗号，知是抚院，大惊，皆罗拜于岸上，号呼曰：“某等饥荒流民，求爷赈济活命。”先生命将船从容泊岸，使中军官传令谕之曰：“巡抚老爷知汝等迫于饥寒。一到赣后，即差官抚插。宜散归候赈。若更聚劫乡村，王法不宥。”贼俱解散。既抵赣。即行牌所属，分别赈济，招抚流民。置二匣于台前，榜曰：

“求通民情，愿闻己过。”

因漳贼詹师富，温火烧等连年寇盗，其势方炽，移文湖广，福建，广东三省，克期进剿。赣民多受贼贿为之耳目。官府举动，贼已先觉。先生访知军门有一老隶奸狡尤甚，忽召入卧室，谓之曰：“有人告尔通贼。罪在必死。若能改过，悉列通贼诸奸民告我，我当赦汝之命。”老隶叩头悉吐其实。备开奸民姓名。先生俱密拿正法。又严行十家牌法。其法十家共一牌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日轮一家，沿门诘察，遇面生可疑之人，即时报官，如或隐匿，十家连坐。所属地方，一体遵行。又以向来远调狼达上军，动经岁年，糜费钜万，骄横难制，有损无益。乃使各省兵备官，令府州县挑选本地真正骁勇。每县多者十人，少者七八人。大约江西，福建二省，各以五六百名为率，广东，湖广二省，以四五百名为率，其间有魁杰出群通晓韬略者署为将领。所募骁勇，随各兵备官屯劄训练，无事拨守城隘。有事应变出奇。

到任十余日，调度略毕。即议进兵。兵次长富村，遇贼大战。斩获颇多。贼奔至象湖山拒守。我兵追至地名莲花石，与贼对垒。会指挥覃桓率广东兵到，与贼战，小胜遂进前合围。贼见势急，溃围而出。覃桓马蹶，为贼所杀。县丞纪用亦同时被害。诸将气沮，谓：“贼未可平，请调狼兵俟秋再举。”先生阳听其说，进屯汀州府上杭县，宣言大犒三军，暂且退师蓄锐，俟狼兵齐集征进。密遣义官曾崇秀觇贼虚实。回言贼还据象湖只等官军一退，复出劫掠。先生乃责各军以失律之罪，使尽力自效。分兵为二路。俱于二月廿九日晦日，出其不意，衔枚并进，直捣象湖夺其隘口。众贼失险，复据上层。峻壁四面，滚木礮石，以死拒战。先生亲督兵士奋勇攻之。自辰至午，呼声震地。三省奇兵从间道攀崖附木，四面蚁集。贼惊溃奔走。官军乘胜追剿，贼兵大败。先生乃分遣福建僉事胡璉，参政陈策副使唐泽等，率本省兵攻长富村，广东僉事顾应祥，都指挥杨懋等，率本省兵攻水竹大重坑。先生自提江西兵，往来接应。不一月，福建兵攻破长富村巢穴三十余处，广东兵攻破水竹大重坑巢穴十三处。斩首从贼詹师富，温火烧等七千余名，俘获贼属及辎重无算。漳南数十年之寇至是悉平。以二月出师，四月班师。成功未有如此之速者。

先生驻军上杭。久旱不雨。师至之日，一雨三日。百姓歌舞于道。先生因

名行台之堂曰时雨堂。取王师若时雨之义也。先生谓，“习战之方，莫要于行伍，治众之法，莫先于分数。”每每调集各兵，二十五人编为一伍，伍有小甲。五十人为一队，队有总甲。二百人为一哨，置哨长一人，协哨一人。四百人为一营，置营官一人，参谋二人。一千二百人为一阵，阵有偏将。二千四百人为一军，军有副将。偏将无定员，临事而设。小甲选于各伍中，总甲又选于小甲中，哨长选于千百户义官中。副将得以罚偏将，偏将得以罚营官。营官得以罚哨长，哨长得以罚总甲，总甲得以罚小甲，小甲得以伍兵，务使上下相维，如身臂使指。自然举动齐一，治众如寡。编选既定。每伍给一牌，备列同伍姓名。谓之伍符。每队各置两牌，编立字号，一付总甲，一藏本院。谓之队符。每哨各置两牌，编立字号，一付哨长，一藏本院。谓之哨符。每营各置两牌，编立字号，一付营官，一藏本院。谓之营符。凡遇征调发符比号而行，以防奸伪。又疏请申明赏罚。兵士临阵退缩者，领兵官即军前斩首。领兵官不用命者，总兵官即军前斩首。其有擒斩功次，不论尊卑，一体升赏。生擒贼徒，勘明决不待时。夫盗贼之日滋，繇招抚之太滥。招抚之太滥，繇兵力之不足。兵力之不足，繇赏罚之不行。乞假臣等，以令旗令牌，使得便宜行事。又议割南靖漳浦之地，建立县治于大洋波，又添立巡简司，协同镇压。兵部王琼以先生之言为然，覆奏俱依拟，赐县名曰清平，改巡抚为提督军务，给旗牌假便宜，仍论平漳寇，功加俸一级。先生益得发舒其志。

再说南赣西接湖广、桂阳，有桶冈横水诸贼巢。东接广东龙川，有洸头诸贼巢。横水贼首谢志珊桶冈贼首蓝天凤，洸头贼首池仲容，俱僭号称王，伪署官职，拥众据险，出入无常。屡调狼兵进讨，不能取胜。谢志珊自号征南王，闻督府方讨漳寇，乃大修战具，并造吕公车若干，欲乘隙先破南康，乘虚入广。时湖广巡抚都御史陈金，疏请三省之师夹攻桶冈。先生曰：“桶冈，横水，左溪诸贼荼毒三省，其患虽同，而事势各异。论湖广则桶冈为腹心之疾，论江西则横水为腹心之疾。今不去江西腹心之疾，而欲与湖广夹攻桶冈，失缓急之宜矣。湖广克期以十一月朔日会集。今尚在十月。横水贼闻湖广合剿之信，必谓我先攻桶冈。又见我兵未集。师期尚远，心不准备。若出其不意，进兵疾击，可以得志。已破横水，移兵桶冈，此破竹之势也。”先生恐征横水时，洸头贼乘机扰乱，乃为告谕一通，具述利害，遣报效生员黄表，义民周祥等，招抚池仲容等，劝之立功自赎，且各赐银布，以安其心。一时贼党见谕词诚恳。莫不感动。酋长黄金巢，刘逊，刘粗眉，温仲秀等，随黄表等各引部下出投，情愿杀贼立功。先生用好言抚慰，选其精壮五百人为兵，随军征进。余老弱散遣之。先生已定出师之期，预先分定哨道密授方略。那几处哨道：

一哨，江西都司都指挥许清，率兵一千，自南康县所溪入，攻白蓝，与本

院会于横水。

二哨，赣州府知府邢珣，率兵一千，自上犹县石人坑入，协攻白蓝，会于横水。

三哨，南赣守备郑文，率兵一千。自大庾县义安入，合攻左溪，会于横水。

四哨，汀州府知府唐淳，率兵一千，自大庾县聂都入，合攻左溪，会于横水。

五哨，南安府知府季敦，率兵一千，自大庾县稳下入，合攻左溪，会于横水。

六哨，南康县县丞舒富，率兵一千，自上犹县金坑入，径攻左溪，会于横水。

七哨，赣州卫指挥余恩，率兵一千，自上犹县独孤岭入，径攻左溪，会于横水。

八哨，宁都县知县王天与，率兵一千，自上犹县官隘员坑入，进屯横水。

九哨，吉安府知府伍文定，率兵一千，搜剿稽芜等处贼巢，进屯横水。

十哨，广东潮州府程乡县知县张戡，率兵一千，搜剿黄雀坳等贼巢，进屯横水。

分拨十路军马，限定十月初七日各哨齐发，又拨兵备副使杨璋，分守参议黄宏，监督各营官兵，往来给饷。先生暗谕本院标下将领，同时进发。号令虽出，衙门中寂然无闻。先生在赣院，左有旁门，通射圃。暇即与诸生讲学其中，或习射。每至夜分而散。次早则诸生入院揖谢。以此为常。出兵之前一日与诸生夜坐谈论。诸生以先生坐久，请休息。先生乃回院。及明旦诸生集于院门，欲进谢。守门者辞曰：“公进院未几。即领兵出城去。不知何往。度此际可行二十余里矣。”其神机不测如此。

先生于十月初九日兵至南康。有人出首义官李正岩，医官刘福泰，素与贼通者。先生召二人。至。以首状示之。二人力辩无有。先生曰：“即有之姑释汝罪。乃皆留于幕下，戴罪立功。”景晚李正严，刘福泰，稟有机密事求见。先生召入，密叩之。二人齐声稟称，“欲攻桶冈必经繇十八面地方。此乃第一险要去处。乱山环拱，岭峻道狭。从来官军不能入。今有木工张保久在蛮中凡建立栅寨皆出其手。要知地利。非得此人不可。”先生问，“张保何在。”二人曰：“某等，蒙老爷不杀之恩，誓欲报效。天幸遇着张保已拘留在辕门之外。未奉呼唤，不敢擅自引入。”先生即令二人出外，同张保入见。务要隐密不得声张其事。当下李刘二人引张保直至后堂叩头。先生曰：“闻蛮贼建立栅寨，皆出汝手。汝罪当死。”张保连连叩头答曰：“小人手艺为活。误入贼穴一

时贪生伯死，受其驱使。实非得已。”先生曰：“我且不计较汝。但彼立寨之处，必然选择险要。汝在彼中，亦必备知。可细细开明左右前后大小出入之道。贼破之日，一例叙功。”张保欣然。遂请求笔砚。先生分付李刘二人监押，教他安坐开写，自己退回卧房，使亲随门子以酒食劳之。张保感激，即备细开出。某贼寨在某山，某处是进路，某处是退路，某处山头与某寨相对，路平路险。如何上山，如何下山。恰像写卖山文契的。四趾分明，滴水不漏。门子禀道，“木工开写已完。”先生复召见亲自收取看了一遍，再把好言抚慰，即留三人于内堂厢房安歇，次早皆授义官名色。

初十日，兵进至南坪地方。使李正岩，刘福泰引着间谍，四路分探回报。众贼不虞官兵猝至。各巢皆鸣锣聚众，往来呼噪，为分头御敌之计。势甚张皇。各险隘皆设有滚木礮石。已做准备。先生乃乘夜疾进。

十一日，离贼巢三十里下寨，使人伐木立栅开堑设堠，示以久屯之形。使报效听选官雷济，义民萧度，分率乡兵及樵竖善登山者四百人，各给旗一面，赍铙炮，钩镰，枪，使繇间道，攀崖悬壁而上，分伏各山顶高处，预堆积茅草，约定次日官军进攻各山头，将旗竖立举炮燃火相应。

十二日，官军至十八面隘。贼方据险迎敌。忽闻远近山顶炮声如雷。烟焰四起，官军呼噪奋勇，炮箭齐发。贼惊惶失措。以为巢穴已破。遂弃险奔溃。先生预遣千户陈伟，高睿分率壮士数十悬崖而上，夺其险隘，尽发其木石，官军乘胜急进，呼声震天。指挥谢昶，冯廷瑞，繇间道先入放火焚贼巢。贼退无所据。乃大败，四散奔走。遂连破长龙十八面隘等七巢。贼首谢志珊与萧贵模计议，谓：“横水居众险之中，可倚以自固。”及闻官军四进，仓卒分众阨险出御。见横水烟焰障天，铙炮之声，摇撼山谷，心胆愈裂，弃险而逃。时各哨官兵陆续俱到。邢珣兵破磨刀坑等三巢，王天与破樟木坑等二巢，许清破鸡湖等三巢，俱至横水来会。唐淳破羊牯脑等三巢，并破左溪大巢，郑文破狮寨等三巢，余恩破长流坑等三巢，舒富破箬坑等三巢，季敦破上西峰等三巢，俱至左溪。守巡各官亦随后而至。是日斩大贼钟明贵，陈曰能等数人。从贼首级千余。其自相蹂践堕崖填谷而死者，不计其数。贼于入路皆刊崖倒树，设阱埋签。官军昼夜涉深涧，蹈丛棘，遇险绝，则挂绳于崖树鱼贯而上，猿攀而下。往往失堕深谷，不死为幸。各兵至横水左溪者，皆疲困不能驱逐。会日暮，传令收兵屯劄。

至次日，大雾咫尺不辩，先生令各营，休兵享士，使乡导数十，分探溃贼何在。并未破巢穴动静。连日雾雨至十五日，尚蒙蒙不开。各乡导回报，言诸贼预于各山绝险崖壁立寨为退保计，亦有并聚于未破各巢者。诸将皆曰：“会剿桶冈期在十一月朔，日已迫矣，奈何。”先生曰：“此去桶冈，尚百余里

，山路绝险，三日方达。若此处之贼未能扫尽而移兵桶冈，瞻前顾后，备多力分，非计之得也。”适搜山者擒一贼至。问之，乃是桶冈贼遣至横水探信者，姓钟名景。先生曰：“吾兵所向皆克，灭桶冈只待旦夕。汝若肯留吾麾下效用，当赦汝罪。”钟景叩头愿降。先生因叩桶冈地利。钟景言之甚详。兼能识横水各巢路道。先生遂解其缚，赐以酒食，留于帐下。于是传令各营，皆分兵为奇正二哨，一攻其前一袭其后，冒雾疾趋。

十六日，邢珣攻破旱坑等二巢，季敦同郑文攻破稳下等二巢。十七日唐淳攻破茅坝巢。十八日许清攻破朱雀坑等四巢。十九日余恩攻破梅坑等二巢。二十日邢珣又破白封龙等二巢。王天与破黄泥坑。二十二日舒富破白水洞巢。是日伍文定，张戢兵亦至。二十四日伍文定破寨下巢，张戢破杞州坑巢。二十五日张戢又破朱坑巢，伍文定破杨家山巢。二十六日季敦又破季坑巢，许清又破川坳巢。二十七日郑文又攻破长河洞巢，俘斩无数。谢志珊谋遁桶冈，被邢珣活捉解来。先生奉新奏准事例，即命于辕门梟首。临刑，先生问曰：“汝一介小民。何得聚众如此之多。”志珊曰：“此事亦非容易。某平日见世上有好汉，决不肯轻易放过，必多方钩致，与为相识，或纵其饮，或周其乏。待其感德，然后吐实告之。无不乐从矣。负千斤气力者五十余人，今俱被杀，束手就缚，乃明天子之洪福也。又何尤哉。”因瞑目受刑。先生他日述此事于门人曰：“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，亦当如此。”后人论此语。不但学者求朋友当如此。虽吏部尚书为天下求才，亦当如此。有诗四句云：

同志相求志自同，岂容当面失英雄。

秉铨谁是怜才者，不及当年盗贼公。

考陆天池《史余》上说，先生微服与木工同入贼寨，自称工师，兼通地理。贼喜其辩说，礼为上客。先生周行其穴，密籍其险要可藏之处，给贼以五百人随出，约伏官军营侧，克期出兵为应。贼从其计。先生至军中，悉配其人于四郊，各不相通。自选精卒千人诈降，密携火器埋之贼境又辞归。至期率兵数万而进。贼启关出迎。洞中火炮大发。精卒从夹击，贼惶惑不能支遂大败。平贼后取五百人者，剜其目睛而全其命。

今按先生年谱，自起兵至平贼才二十日耳，如疾雷雷霆，安得有许多曲折。且自称工师，往来诱敌，旷日持久，亦非万全之策。此乃小说家传言之妄。当以年谱为据。

再说是日，诛了谢志珊。诸将遂请乘胜进攻桶冈。先生询访钟景等已知地势之详。谓诸将曰：“桶冈天险四寨，其出入之路，惟锁匙龙，葫芦洞，茶坑，十八磊，新池五处。然皆架栈梯壑，一人守之，千人难过。止有上章一路稍平，非半月不可达，奔驰之际彼已知备矣。莫若移屯近地，休兵养威，谕以祸

福。彼见吾兵累胜必惧而请服。如其迟疑当进而袭之。”乃遣戴罪义官李正岩，医官刘福泰并降贼钟景，于二十八夜往桶冈，招安蓝天凤等，如果愿降待以不死。期定于十一月初一日上午，至锁匙龙送款。话分两头。却说浚头贼首池仲容绰号池大髯，原是龙川县大户出身。因被仇家告害，官府不明，一时气愤，与其弟仲宁仲安聚起家丁庄户，杀了仇家一十一口，遂招集亡命，占住三泖落草。屡败官军，渐渐势大，自号金龙霸王，伪造符印，以兵力胁远近居民，壮者收为部下，富者借贷银米，稍有违抗，焚杀无遗。

龙川大姓卢珂，郑志高，陈英三人颇有本事，各聚众千余，保守乡村。仲容欲招至入伙，卢珂等不从，互相仇杀。先生檄岭东兵备道，先招卢珂等三家。三家遂奉约束，愿出力剿贼。遂留本村，与龙川县协同备御。仲容深恨之。及黄金巢等出降，众贼俱有纳款之意。惟池仲容不肯。谓众贼曰：“我等作贼，已非一年。官府来招，亦非一次。其言未足凭信。且待黄金巢等到官后果无他说，我等遣人出投。亦未为晚。”及闻十月十二日官兵已破横水，仲容始有惧色。适先生又使黄金巢等作书往招。仲容乃谓其党高飞甲曰：“官军既破横水，必乘胜直捣桶冈，次即及浚头矣，奈何。”高飞甲曰：“前督抚曾遣人来招安，且闻黄金巢等已蒙署官录用，不若亦遣一人出投。一则缓其来攻，二则窥覷虚实。若官军势果强盛，招安果系实情，又作计较。不然，留仲安在彼处亦好潜为内应，一面拨人守险，多备木石，以防掩袭。”仲容以为然。乃遣其弟仲安，率老弱二百余人，往至横水投降情愿随众立功。时横水贼已全平矣。先生谓曰：“汝既是真心纳降，本院即日加兵桶冈。汝可引本部兵往上新地屯劄。如桶冈贼奔逸，到彼用心截杀，将首级来献，便算你功。”那上新中新下新三巢，是桶冈西路，去浚头甚远。先生故意调开使其难归。外示委用以安其心。此是先生妙计。

再说李正岩等至桶冈，先述督抚兵威，后述招抚之期。蓝天凤大喜，情愿就抚，方召其党商议此事。横水贼萧贵模逃入桶冈，来见天凤曰：“征南王不知守险。使官军潜入内地。是以溃败。若加意堤防，虽有百万之众，岂能飞入。今锁匙龙各隘，地皆绝险，其所收横水余兵，尚有千余。足可助桶冈为守。奈何自就死地如猪羊入屠人之手乎。”天凤意不能决。乃令各寨头目俱至锁匙龙聚议。先生遣县丞舒富率数百人，逼锁匙龙下寨，连连遣使催取天凤等款状，一面密使邢珣兵入茶坑，伍文定兵入西山界，唐淳兵入十八磊，张戢兵入葫芦洞，立限三十日，乘夜各至分地。

是夜大雨不得进。初一日早，雨犹未止。各军冒雨而入。天凤见屡使催款，正在商量。又见大雨，料难进兵，防备就懈弛了。忽闻四路兵已大进，惊曰：“王公用兵真如神矣。”急收拾兵众千人，据内隘绝壁，隔水为阵，以拒官

军。邢珣率兵渡水前击。张戡之兵冲其右，伍文定又自戡兵之右，悬崖而下，绕贼傍合攻。贼不能支，且战且却，及午雨止。各兵奋击，贼大败。王天与，舒富两路兵，闻官军已入前山，亦从锁匙龙并登。各军乘胜奋击，贼悉望十八磊奔逃。正遇唐淳之兵严阵以待，又大战一场，会日暮暂息。贼犹扼险相持。

次早诸军复合势剿杀，贼遂大败。凡破十三巢擒斩无数。初五日至十三日，陆续又破上新，中新，下新等十巢，斩萧贵模于阵。蓝天凤率败兵欲于桶冈后山，乘飞梯直入范阳大山，却先被官军把守，前后困围，计无复之，乃投崖而死。梟其首以献。岩谷溪壑之间，僵尸填满。于是桶冈之贼略尽。据先生报二处捷数目。捣过巢穴共八十四处：

擒斩大贼首谢志珊，蓝天凤等八十六名。从贼首级三千一百六十八名。俘获贼属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。夺回被虏男妇八十三名口。牛马驴一百八只。赃杖二千一百三十一件。金银一百一十三两八钱一分。

时湖广军门已遣参将史春统兵前来会剿，行至彬州，接得先生钧牌，知会桶冈贼巢俱已荡平，不必复劳远涉。史春大惊曰：“向议三省合剿打帐一年，尚恐未能尽殄。今王督院之兵，朝去夕平。如扫秋叶。真天人也。”

先生奏凯班师。百姓扶老携幼，手香罗拜言：“今日方得安枕而卧。”所经州县关隘，各立生祠，远乡之民肖像于家堂供养。岁时尸祝。

先生谓横水桶冈各贼寨，散在大犹庾岭之间。地方穹远，号令不及。议割三县之地。建立县治，及增添三处巡司，设关保障。疏上悉依议，赐县名曰宗义。附江西南安府，赐敕奖谕。

浚头贼闻桶冈复破，愈加恐惧，乃分兵为守隘拒敌之计。先生先谕黄金巢等，密遣部下散归贼巢左近，俟官兵一到。即据险遏贼，再谕卢珂，郑志高等，用心提备。然后遣生员黄表，义民周祥等，赍牛酒复至浚头，赏劳各酋长。并诘其分兵守隘之故。池仲容无词可解，乃诈称龙川义民卢珂，郑志高素有仇怨：“今不时引兵相攻。若一撤备，必被掩袭。某等所以密为之防，非敢抗官兵也。”遂遣其党鬼头王，随黄表等回报。请宽其期，“当悉众出投。尽革伪号止称新民。”先生阳信其言：遂移檄龙川，使察卢珂等擅兵仇杀之实，谓鬼头王曰：“卢珂等本院已行察去讫，如情罪果真，本院当遣大军往讨。但须假道浚头，汝等既降，先为我伐木开道，以候官军，不日征进。”鬼头王回报。池仲容且喜且惧。所喜者，督院嗔怪卢珂等，堕其术中。所惧者，恐其取道浚头，不是好意。复遣鬼头王来谢，且禀称。“卢珂等某自当悉力捍御。不敢动劳官军。”恰遇卢珂，郑志高，陈英亲到督院具状，辩明其事。状中备述池仲容等平昔僭号设官。今又点集兵众号召远姓各巢贼酋，授以总兵都督等伪官

，准备抗拒官军。先生大怒曰：“池仲容已自投招，便是一家。汝挟仇，擅自仇杀，罪已当死。又造此不根之言：乘机诬陷，欲掩前罪。本院如见肺肝。那池仲容方遣其弟池仲安领兵报效，诚心归附。岂有复行抗拒之事。”遂扯碎其状，谄之使出，“再来渎扰必斩。”却教心腹参谋，密向他说，“督府知汝忠义，适来佯怒，欲哄诱浚头自来。你须是再告。告时受杖三十，暂系数旬，方遂其计。”卢珂等依言：又来告辩。先生益怒喝，令缚珂等斩首来报。标下众将俱为叩头讨饶。先生怒犹未解。将卢珂责三十板。喝令监候。池仲安等在幕下，闻珂等首辩，心怀惊惧。及见先生两次发怒，然后大喜，率其党欢呼罗拜，争诉珂等罪恶。先生曰：“本院已体访明白。汝可开列恶款来。待我审实后。当尽收家属处斩，以安地方。”仲安益大喜，作家书付鬼头王，回报其兄仲容去讫。卢珂等既入监。先生又使心腹参随，只说，“要紧人犯在监”。不放心教他巡阅。却暗地致督府之意，安慰珂等。说，“事成之日，当有重用。你可密地分付家属，整顿人马，伺候军令差遣。”珂等感泣曰：“督府老爷为地方除害。若用我之时，虽肝脑涂地，亦无所恨。”先生又使生员黄表，听选官雷济，安慰池仲容，说督府已知卢珂等仇杀之情。汝等勿以此怀疑。仲容大排筵席，管待黄表，雷济二人。坐中夸督府用兵如神，更兼宽宏大量，来者不拒。黄金巢等俱授有官职。“你等若到麾，自当题请重用。”仲容拱手曰：“全仗先生们提挈。”黄表因私谓所亲信贼酋曰：“卢珂等说令兄恶迹多端，无非是妒忌之意。虽然督府不信。令兄处也该自去投诉。”仲宁唯唯言于仲容。仲容迟疑不行。

十二月二十日先生大军已还南赣。各路军马俱已散遣。回归本处。先生乃张乐设饮。大享将士。示谕城中云：

“督抚军门示：向来贼寇抢攘，时出寇掠，官府兴兵转饷，骚扰地方，民不聊生。今南安贼巢，尽皆扫荡，而浚头新民皆又诚心归化，地方自此可以无虞。民久劳苦，亦宜暂休息为乐。乘此时和年丰，听民间张灯鼓乐，以彰一时太平之盛。”

先生又曰：“乐户多住龟角尾。恐有盗贼藏匿。仰悉迁入城中以清奸藪。”于是街巷俱燃灯鸣鼓，倡优杂沓游戏为乐。先生又呼池仲安至前谓曰：“汝兄弟诚心向化，本院深嘉。闻卢珂党与最众，虽然本身被系，其党怀怨或掩尔。不虞事不可知。今放尔暂归浚头帮助尔兄防守。传语尔兄，小心严备不可懈弛失事。”仲安叩头感谢。先生又使指挥俞恩护送仲安，并赍新历颁赐诸酋。诸酋大喜，盛筵设款。仲安又述督府散兵安民，及遣归协守之意。无不以手加额，踊跃谢天。

时黄表，雷济，尚畱寨内会饮。中间仲容说道。“我等若早遇督府，归正

久矣。”表，济曰：“尔辈新民，不知礼节。今官府所以安辑劳来尔等甚厚，况且遣官颁历（历），奈何安坐而受之。论礼亦当亲往一谢。”余恩曰：“此言甚当。况卢珂等日夜哀诉，说你谋反有据。官府若去拘他，他断然拒命不来。何不试拘对理。看他来与不来即此可证反情之实。”仲容曰：“若督府来唤对理，岂有不去之理。”表，济又曰：“今若不待拘唤，竟往叩谢。须便就诉明卢珂等罪恶。官府必益信尔无他。珂等诈害是实，杀之必矣。”所亲信贼酋，亦从中力劝。仲容以为然，乃谓其众曰：“若要伸，先用屈。输得自己，赢得他人。赣州伎俩，亦须亲往勘破。”遂定计，选麾下好汉并所亲信者共九十三人，亲至赣州，来见督府。仲宁，仲安留于本寨。余恩等先驰归报。先生乃密遣人传谕属县。“勒兵分哨付本院，不时檄到即发。”又遣千户孟俊，先至龙川，督集卢珂郑志高陈英三家兵众。又以路从浚巢经过，恐其起疑，于是另写一牌。牌上开写“卢珂等擅兵仇陷过恶，仰龙川县，密拘三家党属，解至本院问究。”却将真牌藏于贴肉秘处。孟俊行至浚头。贼党一路盘问。俊出牌袖中示之，故意嘱他。“此官府秘密事情万勿泄漏。”贼皆罗拜，争献酒肉为之向导。先出浚巢一路上。其党自相传说，无不欢喜。孟俊到了龙川，方出真牌，部勒三家兵众。巢中诸贼传闻，皆以为拘捕其党。并不他疑。

仲容等到于赣州，正似猪羊近屠户之家，一步步来寻死地。仲容把一行人众，营于教场，单引亲信数人进院参谒。先生用好言抚慰，问此来许多人众。仲容禀曰：“随从不过九十余人。”先生曰：“既是九十余人，必须拣个极宽的去处安顿。”方好问中军官“何处最为宽闲。”中军官禀道。“惟有祥符寺。地最宽厂，房屋亦俱整齐。”先生曰：“就引至祥符寺居住罢。”又问，“众人今在何处。”中军官不等仲容开口，便禀道，“众人见屯教场。”先生伪变色曰：“尔等皆我新民，不来见我，而营于教场，莫非疑心本院么。”仲容惶恐叩首曰：“就空地暂息，听老爷发放。壹有他意。”先生曰：“本院今日与你洗雪，复为良民也非容易。你若悔过自新，学好做人，本院还有扶持你处。”仲容叩谢而出。既至祥符寺，见宫室整洁，又有参随数人为馆伴，赐以米薪酒肉，标下各官俱来相拜。各有下程相送。欢若同僚，喜出望外。时乃闰十二月二十三日也。参随等日导众贼，游行街市。见各营官军果然散归，街市上张灯设戏，宴饮嬉游。信以为督府不复用兵矣。又密赂狱卒，私往覘卢珂等动静。果然械系深固。狱卒又说：“官府已行牌，拘其家属，一同究问不日取斩。”仲容大喜曰：“吾事今日始得万全也。”先生复制长衣油靴，分给众贼使参随教之习礼。一日又漫给布帛，未曾开明分别赏赐，于是老少互争。参随禀知。先生曰：“本院多事，未及细开，何不教他开一花名手本。下次，照依次序给赏，老少不乱。岂不便乎。”仲容依言：开手本送上。于是尽得

其九十三人名姓。

过五日。仲容等辞归。先生曰：“自此至泐有八九日程途。即今往不能到家过岁矣。新春少不得又来贺节，多了一番跋涉。况赣州今岁灯事颇盛。在此亦不寂寞。何不以正月回去。”贼中少年喜观灯，日得游于娼家，参随复借贷银钱。诸贼皆欣然忘归。

至元旦随班入贺行礼。下午仲容复入辞，先生曰：“汝谒正，尚未犒赏。奈何就去。初二日本院尚未得暇。初三日当有薄犒。”次日令有司送酒于寺馆，参随官携妓女陪侍。众贼欢饮竟日。预悬牌于辕门。牌上写道，“泐头新民池仲容等，次日齐赴军门领赏，照依花名次序不许搀前哗乱。领赏过，三叩头即出，齐赴兵备道叩谢，事毕迳回，不必又辞。”本院参随官抄写牌面与众贼看了。无不欢喜。是夜先生密谕守备郑文，令拨经战甲士六百人，分作二十队，伏于射圃，候本院犒赏贼酋，每五名一班，鼓吹送出院门过射圃，则以甲士一队，擒而杀之。大约六人制一人度无不胜。事了之后，只用一人在龙县丞处回话。

龙县丞者名光。原是正途出身，为吉安县丞，因不善逢迎，上司不喜，要赶逐他。太守伍文定察其人可用，言其冤于先生，畱作参随。先生又召龙光分付。“汝可引甲士一队，妆做衙门公役。各藏暗器，立于大门昭墙之下，如贼党中有强力难制者，你令手下甲士上前相帮。若了事时，你便遥立屏墙，使我望见以慰我心。倘有他变，趋入报我。”又分付有司，“预备花红，羊豕，坛酒，历日，银两之类，院内军将随常排列，自有规矩。”亦密谕中军官，“只等本院号令，一齐下手。”

至初三日侵早，军门上已吹打过二次，各官俱集。池仲容引着九十三人，都穿着军门颁赐长衣油靴整整齐齐，来至院前。见巡捕官在院门上结彩，问其缘故。答道，“今日老爷犒赏新民，乃是地方吉庆之事，如何不挂彩。”须臾屠户率许多猪羊来到。参随指与仲容道，“这都是你们的赏物。”众贼预先欢喜。须臾三通吹打，放铙开门，文武属官进院作揖。仲容等亦随入叩头，礼毕。先生先唤池仲容到前说，“你自头目，倡率归顺。与众不同。”将案上大葵花银杯，赐酒三大杯，草花一对，红绢二段缠身，犒银三两，大饍饍一盘，羊肉豚肉各五斤，酒二坛，分付，“你且站在一边。看本院赏完众人。拨门上家下一名送你归寺。”仲容复叩头称谢。此时天门二门两班乐人，大吹大擂。阶下屠户杀猪宰羊，论斤分剁，好不热闹。仲容双花双红，立于泊水檐下。何等荣耀，便似新得了科第一般。不胜之喜，众贼候赏的一个个伸头舒颈，在阶下专听唱名。先生将花名手本付与中军，分付道：“依次唱名，每五名做一班，鼓乐导出。也教百姓看见，晓得从顺的好处四方传说。”中军官领诺，手

执手本，高唱某某。众贼答应，每五名做一字脆着。每名草花一对，红布一匹，都是中军官与他插缠。亦各赐热酒二杯，犒赏银一两，大饕饕十枚，羊豕肉各一斤，酒一小坛。贼人要將饕饕银封置于袖中。中军官道：“你若藏了不见督府老爷的恩典。须是放在外面，教众百姓们大家观看。”乃教他将衣兜子兜起饕饕，右手抱着酒坛，手中就捻着银封，左手提着猪羊肉，东脚门进，西脚门出，刚到射圃前。那三十名甲士先在那里挨次伺候，六人伏侍一个。已自众寡不敌。况且没心人对了有心人。双手又拿着许多赏物，身上穿着长衣，又被红布缠住脚下。油靴底滑，许多不方便。虽有强悍有本事的，也灭了数分。不消得十分费力，便都了当。就将五个银封缴到龙县丞处为信。这里杀人，里面热闹之际，那得知道。一五一十，只管送将出来。龙县丞在屏墙下，数过第十七队，已了过八十五人矣。算道：“院内连池仲容只有九人，不足为虑。”乃走入院门，意欲回复。先生遥见龙光走进，疑外厢有变，注目视之，见龙光行步甚缓，知其无他，心下方才安稳。龙县丞步至堂，取茶一瓿，送至先生案前，密禀曰：“都了却。”先生以头麾去。中军官又唤五名，已跪下领赏。先生曰：“汝等俱是少年后辈，前日何得与年长者争赏。须挪出捆打二十，以示教诲。”因指未赏者三人曰：“汝亦是争赏者，且只教诲你八个人。”中军官及两班勇士一齐上前挪缚。池仲容色变，肚中如七八个吊桶一上一落。好不安稳。一时在他矮檐下。怎敢不低头。先生见各贼挪完，唤池仲容到前。说，“汝虽投顺，去后难保其心。”仲容方欲启口分辨。先生喝声中军官也与我挪着。就于袖中出卢珂等首状，当面逐款质问。“伪檄上金龙霸王印信从何而来。”仲容顿口无言。惟有叩头请死。先生命押付辕门，同八人斩首号令。仲容到辕门之外方知领赏众贼俱已杀完。悔之无及。瞑目受刑。正是：

人恶人怕天不怕。人善人欺天不欺。

善恶到头终有报。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先生用计，不动声色。除了积年的反贼。满城官吏士民无不称快。犒贼之物，一毫不失。即以赏有功甲士。狱中放出卢珂郑志高陈英，厚加赏赐，不在话下。

时日已过午，先生退堂。一个头旋昏倒在地。左右慌忙扶起，呕吐不止。众官俱至私衙问安。先生曰：“连日积劳所致，非他病也。”幸食薄粥，稍静坐片时，安然如故矣。是夜先生发檄催各路兵。期定本月初七日，于三泖到相会，一同捣巢。那几路，从广东惠州府龙州县入者，共三路。

知府陈详兵从和平都入，

指挥姚玺兵从乌虎镇入，

千户孟俊兵从平地水入。

从江西赣州府龙南县入者，共四路。

指挥余恩兵从高沙堡入，

推官危寿兵从南平入，

知府邢珣兵从太平堡入，

指挥郑文兵从冷水迳入。

从赣州府信丰县入者，共二路。

知府季敦兵从黄田冈入，

县丞舒富兵从乌迳入。

先生自率帐下官兵，从龙南冷水迳直捣下泷大巢。

却说巢中诸贼先前得池仲容书信，说“赣州兵俱已散归，督府待之甚厚。不日诛卢珂等。”传去各巢人人信以为真，各自安居不做准备。初闻官兵四路并进，怪仲容无信到，尚不以为然。比及打听得实，官兵已至龙子岭，去贼巢甚近了。一时惊惶失措，乃悉其精锐，据险设伏，并势迎敌。官军聚为三冲，犄角而前。指挥余恩兵首先遇贼。百长王受奋勇前进，与贼大战。约莫三十余合，贼兵稍却。王受追赶里许，贼伏四起。将王受围困垓心，左冲右突，不能出去。忽闻东角头鼓噪之声。一队官军杀将入来。乃是惠州府推官危寿部下义官叶芳也。伏兵见有接应，正欲分兵迎敌。千户孟俊兵又从冈后杀到，横冲贼伏，与王受合兵。

三路军马同时剿杀，呼声震天。贼大奔溃。官军乘胜逐北。三泷大巢俱不能守。各路兵闻大巢已破，心胆益壮。各自奋勇立功，连破五花障白沙赤唐等巢穴十一处。斩级无数，其夜败贼复奔铁石障尺八岭等巢穴。

次早先生传令各哨官兵，探贼所往，分投急击。初九日知府陈祥破铁石障巢，斩池仲宁，获金龙霸王伪印，及违禁旗炮各物，于是复克羊角山等巢穴二十三处，擒斩更多。各巢奔散之贼，其精悍者尚有八百多人。高飞甲等率之，复哨聚于九连山。那九连山高有百仞，横亘数百余里，俱是顽石卓立，四面抖绝。止东南崖壁之下，一条线路可通。贼又将木石堆积崖上，只等我兵到时，发石滚木，百无一全。先生传选精锐七百人，将所获贼人号衣穿着，假作奔溃之贼，乘夜直冲崖下涧道而过。贼认做各巢败散之党，于崖上招呼。我兵亦佯与呼应。贼遂不疑。我兵已度险，遂扼断其后路。

次日黎明我兵放起炮来。贼方知是官军，并势来攻。我兵所据反在贼崖上面，从上击下。贼不能支。遂退。高飞甲与池仲安商义，分队潜遁。先生预令各哨官兵，四路埋伏。贼遇伏辄败。又杀五百余人。池仲安中箭而死，高飞甲率残党三百余人，分逃上下坪黄田坳等处。各哨官兵复约会搜捕，见贼便杀。高飞甲亦为守备郑文所斩。有名贼徒剿灭殆尽。惟张仲全等二百余人，聚于九

连谷口，呼号痛哭，自言：“本是龙川良民，被池仲容等迫胁在此，与他搬运木石，只因贪恋残生受其驱役。并不曾见阵厮杀，求开生路。”先生遣报效生员黄表往验，果然。俱是老弱且从贼未久。其情可怜，乃使赣州邢知府往抚其众，籍其名数，安插于白沙地方，复为良民。此蕃用兵自正月初七日起，至三月初八日止。通计两月内：

捣过巢穴三十八处，
斩大贼首二十九名颗，
次贼首三十八名颗，
从贼二千零六名颗，
俘获贼属男妇八百九十名口，
夺获牛马一百二十二只匹，
器械赃仗二千八百七十件，
赃银七十两六钱六分。

先生上疏奏捷。请于和平峒添设县治，以扼三省之冲。得旨准添设，名和平县。升先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荫一子锦衣卫世袭千户。辞免不允。时正德十三年也。

诸贼既平。地方安靖，乃得专意于讲学。大修濂溪书院，将古本大学朱子晚年定论付梓。凡听教者悉赠之。时门人徐爱亦举进士。刻先生平昔问答行于世。命曰传习录。海内读其书，无不想慕其人也。江西名士邹守益等，执贽门下，生徒甚盛。先生尝论三教同异。曰：“仙家说到虚，圣人岂能于虚上加一毫实。佛家说到无，圣人岂能于无上加一毫有。但仙家说虚从养生来，佛家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来。却于本体上，加却这些子意在。良知之虚，便是天之太虚，良知之无，便是太虚之无形。日月风雷，山川民物，凡有象貌形色。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为天障碍。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。天地万物皆在于我。”正是：

道在将兴逢圣世，文当未丧出明师。

人人有个良知体，不遇先生总不知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江西南昌府宗藩宁王，乃是太祖高皇帝第十七子。名权。初封大宁因号宁王。高皇帝诸子中，只有燕王善战，宁王善谋。故封于北边以捍御北虏。后燕王将起兵靖难。以大宁降胡所聚。以计劫宁王，与之同事，富贵共之。后燕王既登大宝，改元永乐。是为成祖文皇帝。以大宁故地置朵颜三卫，欲封宁王于川广。宁王自择苏杭二处请封。文皇帝不许。宁王大恚。遂出飞旗。令有司治驰道。文皇怒。宁王不自安。屏去从人，独携老监数人，自南京竟走至江西省城，称病卧于城楼之上。布按三司奏闻。文皇帝不得已，以南

昌封之。仍号宁王。数传至于臞仙。修真好道礼贤下士。号为贤藩。

臞仙传惠王，惠王传靖王，靖王传康王。康王中年无子。悦院妓冯针儿，畱侍宫中，呼为冯娘娘。针儿有娠，康王梦蟒蛇一条飞入宫中，将一宫之人，登时啖尽，又张口来啗康王。康王大呼一声，猛然惊醒。侍儿报冯娘娘已生世子矣。康王恶其不祥，命勿畱养。遂匿于伶人秦荣之家。既长归宫。康王心终不喜。临薨时，不令入诀。

濠性聪慧，通诗史，善为歌词。然轻佻无威仪。喜兵嗜利。既袭位，愈益骄横。术士李自然言其有天子骨相，渐有异志。辇金于都下，先结交内侍李广，正德初又结交刘瑾等八党为之延誉。又贿买诸生，举其孝行。朝廷赐玺书褒奖。又谋广其府基，故意于近处放火延烧，假意救灭，折毁其房。然后抑价以买其地。又置庄于赵家园地方，多侵民业，民不能堪。每收租时，立塞聚众相守。又畜养大盗胡十三凌十一闵廿四等，于鄱阳湖中劫掠客商货物，预蓄军资。先是胡世宁为江西兵备副使。洞察其恶，乃上疏奏闻。语甚激切。宸濠亦奏，“世宁离间骨肉。”辇金遍赂用事太监，及当道大臣。都察院副都御史丛兰尤与濠密。反劾世宁狂率，拿送锦衣卫，谪戍沈阳。于是宸濠得志。凡仕江右者，俱厚其交际之礼，朝中权贵无不结交。又这人于各处访求名士，聘为门客。锦衣千户朱宁者，小名福宁儿。云南李巡简家生子也。太监钱能镇守云南，因以为养子，名钱宁。因刘瑾得引见，武宗皇帝仗侍踢毬，以柔佞得幸，赐姓朱。冒功拜官。宁转荐伶人臧贤，亦得宠。二人招权纳贿，家累巨万。宸濠俱结为心腹。武宗皇帝屡幸臧贤之家。贤于家中造成复壁。外为木橱，橱门用锁。门内潜通密室。每每驾到预藏宁府使者于复壁中，窃听。一言一动无不悉知。

安福县举人刘养正，字子吉。幼举神童。既中举不第。不复会试。制隐士服，以诗文自高，三司抚按折节其门，以得见为幸。濠以厚币招致，岁时馈问不绝。遂与濠匿。

李士实繇翰林官，至侍郎致仕。与濠为儿女亲家。士实颇有权术，以姜子牙，诸葛孔明自负。濠用为谋主。又以承奉刘吉术士李自然徐卿等，党与甚众。因武宗皇帝无子，濠谋以其子二哥为皇嗣。朱宁，臧贤与诸大阉，力任其事。朝中六部九卿。科道官员亦多有为之左右者。因其事重大，未敢发言。

李士实为濠谋通于兵部尚书陆完，题复宁府护卫一面使南京镇守大监毕真，倡率南边官员人等，保举宁王孝行。及陆完改吏部，王琼代为兵部尚书。琼策濠必反谓陆完曰：“祖宗革去护卫，所以杜藩王不轨之谋。正是保全他处，宁王再三要复护卫，不知他要兵马何用。异日恐有他变必累及公矣。”陆完大悔，写书于濠欲其自以己意缴还护卫。濠不从。借护卫为名，公然招募勇健

，朝夕在府中使枪弄棒。

先生闻濠歹谋，乃因其贺节之礼，使门人冀元亨往谢。元亨字惟干，钱塘举人，为人忠信可托。先生聘为公子正宪之师。故特遣行，使探听宁王举动。却说宸濠有意结交先生。闻元亨是先生门人，甚加礼貌，渐渐言及于外事。元亨佯为不知。与谈致知格物之学，欲以开导宁王，止其邪心。濠大笑曰：“人痴乃至此耶。”立与绝。元亨归赣，述于先生。先生曰：“汝祸在此矣。汝留此，宁王必并煤孽及我。”遂遣人卫之归家。

再说宁府典宝阎顺，内官陈宣刘良，见濠所为不法，私诣京师出首。朱宁与陆完隐其事，使人报濠。濠疑承奉周仪所使，假装强盗，尽杀其家。又杀典仗查武等数百人，复犍金京师，遍赂权要，求杀阎顺等。顺等亡命远方，乃免。于是逆谋益急。

宁王之妃娄氏，素有贤德。生下三子。大哥三哥四哥。宁王最敬重之。娄妃察宸濠有不轨之志，乃于饮宴中间，使歌姬进歌劝酒，欲以讽之。曲名《梧叶儿》云：

争甚么名和利，问甚么咱共伊。一霎时转眼故人稀，渐渐的朱颜易改，看看的白发来催，提起时好伤悲。赤紧的可堪，当不住白驹过隙。

宸濠听此词，有不悦之色，娄妃问曰：“殿下对酒不乐何也。”宸濠曰：“我之心事非汝女流所知。”娄妃陪脸笑曰：“殿下贵为亲王，锦衣玉食，享用非常。若循理奉法，永为国家保障，世世不失富贵。此外更有何心事。”宸濠带了三分酒意，叹口气道，“汝但知小享用之乐。岂知有大享用之乐哉。”娄妃曰：“愿闻如何是大享用小享用。”宸濠曰：“大享用者，身登九五之尊，治临天下，玉食万方。吾今位不过藩王。治不过数郡。此不过小享用而已。岂足满吾之愿哉。”娄妃曰：“殿下差矣。天子揔揽万几，晏眠早起，劳心焦思，内忧百姓之失所，外愁四夷之未服。至于藩王，衣冠宫室，车马仪仗，亚于天子。有丰享之奉，无政事之责。是殿下之乐过于天子也。殿下受藩镇之封，更思越位之乐。窃恐志大谋疎。求福得祸。那时悔之晚矣。”宸濠勃然变色，掷杯于地而起。有诗为证：

造谋越位费心机。逆耳忠言苦执迷。

天位岂容侥幸取。一朝势败悔时迟。

娄妃复戒其弟娄伯将，勿从王为逆。伯将亦不听。宸濠起造阳春书院，僭号离宫，用酖酒毒死巡抚王哲。守臣无不悚惧。讽有司参谒俱用朝服。各官惧其势焰，亦多从之。

时鄱阳湖中屡屡失盗。尽知是宁府窃养，吞声莫诉。娄妃屡諫不听。兵部

尚书王琼预忧其变，督责各抚臣，训兵修备，又以承奉周仪等之死，责江西抚臣严捕盗贼。南昌府获盗一颗，内有凌十一。有人认得是宁府中亲信之人。抚台孙燧密闻于王琼。宸濠使其党于狱中强劫以去。叛谋益急。

约定八月乡试时，百官皆进科场。然后举兵。王琼闻凌十一被劫，怒曰：“有此贼正好做宁府反叛证见，如何容他劫去了。”责令有司，立限缉获。濠恐事泄，复讽南昌诸生，颂己贤孝，迫挟抚按具奏，为之解释。按察副使许逵劝发兵围宁府，搜获劫盗，若拿出一二人，究出谋叛之情，请旨迫夺，免得养成其患。燧犹豫不决。被濠屡次催促，巡抚孙燧不得已，随众署名，乃别奏濠不法事。列款有据。濠亦虑及此。预布心腹勇健，假装响马于北京一路，但有江西章奏尽行劫去。

燧七次奏本都被拦截，不得上闻。止有保举孝行的表章。濠使心腹林华同赉上京。直达天聪。时江彬新得宠幸，冒功封平虏伯。太监张忠与朱宁有隙。遂附江彬，每欲发宁王之事，以倾朱宁，未得其便。及保奏表至，武宗皇帝问于张忠曰：“保官好升他官职。保亲王意欲何为。”忠对曰：“王上更无进步。其意未可测也。”

先是宸濠结交臧贤，伪使伶人秦荣就学音乐，谢以万金及金丝宝壶一把。忽一日武宗皇帝驾幸臧贤家。贤注酒献上。武宗皇帝见壶，惊曰：“此壶光泽巧丽，我宫中亦无此好物。汝何从得此。”臧贤恃上之爱宠，且欲表宸濠之情，遂以实对曰：“不敢隐瞒。赖万岁洪福。此乃宁殿下所赐也。”武宗皇帝曰：“宁叔有此好物，何不献我。乃赐汝耶。”其时优人中有小刘者。亦新得宠，独未得濠贿赂。心中怏怏。及大驾回宫，又夸金壶之美。小刘笑曰：“宁殿下不思爷爷物足矣。爷爷尚思宁殿下乎。昨保举贤孝。爷爷岂遂忘之。今朱宁臧贤日夕与宁府交通，所得宝货无算。藏纳奸细于京中，不计其数。外人无不知，独爷爷不知耳。”

武宗皇帝遂疑臧贤，有旨遣太监萧疏搜索贤家。又降旨各藩使人，无事不许擅留京师。试御史萧淮遂直攻宁王，并参李士实，毕真等。给事中徐之鸾御史沈灼等，连章复上，朝廷准奏。念亲亲之情，不忍加兵。遣驸马都尉崔元，都御史颜颐寿及太监赖义，往谕革其护卫。

宁府心腹林华先在复壁中，听知金壶之语，用心打探。及闻京师挨缉奸细，又有诏使遣至江西，遂于会同馆取快马，昼夜奔驰。在路才十八日。便至南昌。

其日乃是六月十三日。正宸濠诞辰，诸司入贺。濠张宴款待。林华候至席散，方才禀奏。濠谓李士实，刘养正等曰：“凡抄解宫眷，始用驸马亲臣。今诏使远来，事可疑矣。若待科场之事，恐诏使先到，便难措手。今当如何。

”养正曰：“事急矣。明旦诸司谢酒，便当以兵威胁之。”士实曰：“须是假传太后密旨。如此恁般，方好商量停当。”时闵廿四，凌十一，吴十三等，亦以贺寿毕集。夜传密信，令各飭兵伺候。及旦，诸司入谢，礼毕。濠出坐立于露台之上，诈言于众曰：“昔孝宗皇帝为太监李广所误，抱养民间子。我祖宗不血食者，今十四年矣。太后有密旨，命寡人发兵讨罪，共伸大义。汝等知否。”巡抚孙燧挺身出曰：“既然太后有旨，请出观之。”濠大声曰：“不必多言。我今往南京去。汝愿保驾否。”燧曰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这才是大义。此外非某所知。”濠戟手怒曰：“汝既举保我孝行。如何又私遣人诬奏我谋为不轨。如是反覆岂知大义。”叱左右与我挪了。按察副使许逵，从下大呼曰：“孙都御史，乃钦差大臣。汝反贼敢擅杀耶。”濠怒喝令并缚之。逵顾燧曰：“我欲先发，公不听我言。今果受制于人。尚何言哉。”因大骂，“宸濠逆贼，今日汝杀我等，天兵一到你全家受戮，只在早晚。”濠令较尉火信拽出于惠民门，斩首示众。比及娄妃闻信。急使内侍传救，已无及矣。阳明先生有《哭孙许二公》诗二首。

其一云：

丢下乌纱做一场，男儿谁敢堕纲常。
肯将言语阶前屈，硬着肩头剑下亡。
万古朝端名姓重，千年地里骨头言。
史官漫把春秋笔，好好生生断几行。

其二云：

天翻地覆片时间，取义成仁死不难。
苏武坚持西汉节，天祥不受大元官。
忠心贯日三台见，心血凝冰六月寒。
卖国欺君李士实，九泉相见有何颜。

时佥事潘鹏自为御史时，先受宁王贿赂。与之交通。至是率先叩头呼万岁。参政王伦，季敦（敦为南安知府从先生平贼有功升参政）惧祸，亦相继拜伏。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杨璋，副使唐锦都指挥马骧，各各以目相视不敢出声。濠大喝曰：“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。”四人不觉屈膝。镇守太监王宏，巡按御史王金，奉差主事马思聪，金山，布政使胡濂，参政程杲，刘斐，参议许效廉，黄宏，佥事赖凤，佥书郑文（以指挥从先生征贼有功升今任）都指挥许清，白昂，初皆不屈。濠令系狱三日，俟其改口愿附。方释之。惟马思聪与黄宏终不肯服。不食而死。真忠臣也。濠即日伪置官属，以吉暨，涂钦，万锐等为御前太监，尊李士实为太师，刘养正为国师，刘吉为监军都御史，参政王纶授兵部尚书。季敦等各加伪职，大盗闵廿四，吴十三，凌十一等，俱授都指挥等

官。南昌知府郑璫，知县陈大道，俱愿降。复职管事如故。其时有瑞州知府姓王名以方，湖广黔阳人，素知宸濠必叛，练卒葺城，为守御计。宸濠慕其才能。屡次遣人送礼，欲招致之。以方拒而不受。至是适有公事到于省城，逆党擒送宁府。宸濠命降，以方不从。系之于狱。宸濠又传檄远近，革去正德年号。拟改顺德二字。只待南京正位，即便改元。又造伪檄，指斥乘輿极其丑诋。时濠畜养死士二万，招诱四方盗贼渠魁四万余，又分遣心腹娄伯将王春等，肆出收兵。合护卫党与并胁从之人。共六七万余人。军势甚盛。又用江西布政司印信公文，差人遍行天下布政司，告谕亲王三司等官举兵之意，一面修理战具。此一塲，闹动了江西省城百姓。后人诗叹云：

宁藩妄想动兵戎。枉使机关指日穷。

可叹古今兴废迹。鄱阳湖水血流红。

是时福州三卫军人进贵等，聚众鼓噪。朝廷命阳明先生往勘。先生以六月初九日启行。亦要赶十三日，与宁王拜寿，此乃常规。临发时，参随官龙光等，取敕印作一扛，畱于后堂。轿出仓卒封门，忘其所以。行至吉安，先生登岸取敕印，方省不曾带来。乃发中军官，转回赣州取扛。以此沿途迟畱。待扛至方行。六月十四日午后，刚刚行至礼城。此正孙都堂，许副使遇害之日也。若非忘记敕印，迟此数日，亦在入谢班中同与孙，许之难矣。岂非天乎。

正是万般皆是命，果然半点不由人。

却说礼城县，离省城仅一百二十里，宁王杀害守臣不过半日，便有报到礼城了。知县顾佖谒见先生，将省中之事禀知，兼述所传闻之语。“宁府已发兵千余，邀取王都堂，未知果否。”先生分付顾佖，“你自去保守地方，那宁王反情，京师久已知道，不日大兵将至。可安慰百姓。不必忧虑，本院亦即日起兵来矣。”顾佖辞去。先生急召龙光问曰：“闻顾知县语否。”光对曰：“未闻。”先生曰：“宁王反矣。”龙光惊得目瞪口呆。先生曰：“事已至此。惟走为上策。自此西可入瑞州，到彼传檄起兵讨贼。别无他策。”分付管船的快快转船，连夜行去。艄子听说反了宁王，心胆俱裂，意不愿行。来禀道，“来时顺风顺水，今转去是上水。又是大南风甚逆。难以移动。便要行，且待来早看风色如何。”先生命取辨香，亲至船头，焚香望北再拜曰：“皇天若哀悯生灵，许王守仁匡扶社稷，愿即反风。若天心助逆，生民合遭涂炭。守仁愿先溺水中，不望余生矣。”言与泪下，从者俱感动。祝罢南风渐息，须臾艖竿上小旗飘扬，已转北风。艄子又推天晚不行。先生大怒，拔剑欲斩之。众参随跪劝。乃割其一耳。于是张帆而上。行不止二十里。日已西沈。先生见船大行迟，使参随潜觅渔舟。先生微服过舟，惟龙光，雷济相从，止带敕印随身。其衣冠仪仗并畱大船，分付参随萧禹在内，随后而至。渔舟惯在波浪出入，拽起蓬

来，梭子般去了。

却说宸濠打听南赣军门起马牌，是六月初六日发的，旧规三日前发牌。算定初九日准行。如何还不见到。难道迳偷过了，或者半途晓得风声，走转去了。也不可。此人是经济之才，若得他相助，大事可就。遂分付内官喻才，以划船数十只追之。行至地名黄五脑（属礼城县），已及大船，拿住萧禹。禹曰：“王都爷已去久矣。拿我何益。”喻才乃取其衣冠，回复宁王去了。正是：鳌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

先生乘渔舟，迳至临江。有司惧不知。先生使龙光登崖，索取轿伞。临江知府戴德孺急来迎接款留先生，入城调度。先生曰：“临江大江之滨，与省城相近，且居道路之冲，不可居也。”德孺曰，“闻宁王兵势甚盛，何以御之。”先生曰：“濠出上策，乘其方锐之气，出其不意直趋京师，则宗社危矣。若出中策，则迳攻南京，大江南北亦被其害。但据江西省城，则勤王之师四集，鱼游釜中，不死何为。此下策矣。”德孺曰：“以老大人明见度之当出何策。”先生曰：“宁王未经战阵中情必怯。若伪为兵部恣文发兵攻南昌彼必居守，不敢远出。旬日之间王师四集，破之必矣。”德孺请先生更船，先生辞之。只取黄伞以行。

至新淦，于船中张伞。知县李美有将才。素练士卒有精兵千余。至是来迎先生固请登城。先生曰：“汝意甚善。然弹丸之地，不堪用武。”李美具站船。始更舟，先后共行四昼夜，方至吉安。知府伍文定闻先生至大喜急来谒见。先生欲暂回南赣征兵。伍文定曰：“本府兵粮俱已勉力措置。亦须老大人发号施令。不必又回。稽误时日。”先生乃驻扎吉安，上疏告宁府之变，请命将出师以解东西倒悬之苦。并请留两广差满御史谢源，任希儒，军前纪功，一面请致仕。卿官王懋中等，与知府伍文定，及门人卿官邹守益等，一同商议，遵便宜之制，传檄四方，暴濠之罪状，征各郡兵勤王。又遣龙光于安福，取刘养正家小，至吉安城中，厚其供给，遗书养正，以疑宁贼之心。

寻访着李士实家属，谬托腹心，语之曰：“吾只应敕旨聚兵为名而已。宁王事成败未卜。吾安得遽与为敌乎。”又令参随雷济，假作南赣打来报单。内开报兵部准令，许泰邵永分领边军四万从凤阳，刘晖桂勇分领京边官军四万从徐淮，水陆并进，王守仁领兵二万，杨旦等领兵八万，陈金等领兵六万，分道夹攻南昌。原奉机密敕旨，各军缓缓而行，只等宸濠出城，前后遮击，务在必获。又伪作两广机密火牌，内云，都御史颜咨奉兵部咨，率领狼达官兵四十八万，前往江西公干。先生又自作文书各处投递，说，各路军马俱于南昌取齐。本省各府县速调集军马，刻期接应。又于礼城县张疑兵，作为接济官兵之状。又取新淦优人十余名，各将约会公文一角，并抄报，卑火牌缝于衣袂之中，厚

赐路费，纵之南行，被宁府伏路小军所获，解至王府。

原来李士实，刘养正等，果劝宸濠繇蕲黄，直趋北京。不然亦须先据南京。根本既定，方可号召天下。宸濠初意欲听其谋。因搜优人身伴见了督府公文。以为王师大集，旦暮且至。遂不敢出城。但多备滚水磊石，为守城之计。李士实复言于宸濠曰：“朝廷方遣驸马。安得遽发边兵。此必守仁缓兵之计也。王负反叛之名，不务风驰雷击，而困守一隅，徐待四方兵集，必无幸矣。宜分兵一支，打九江府。若得此郡，内有二卫军足可调用，再分兵一支，打南康府，殿下亲率大军直趋南京，先即大位，天下之贪富贵者，翕然来归。大业指日可定也。”

宸濠意尚犹豫。一面打探官军消息，一面先遣闵廿四，吴十三等，各帅万人，夺官民船装载，顺流去打南康。知府陈霖遁走，城遂陷。进攻九江府。知府汪颖，知县何士凤，及兵备副使曹雷亦遁。九江百姓开门以纳贼兵。闵廿四，吴十三分兵屯守，飞报捷音。宸濠大喜曰：“出兵才数日，连得二郡，又添许多钱粮军马。吾事必成矣。”遂遣贼将徐九宁守九江，陈贤守南康，俱冒伪太守之号。闵廿四，吴十三撤回，随大军征进。因遣使四出，招谕府属各县，降者复官如故。恰好打探官军一的回报道：“火牌报单，都是军门假造出来的，各路军马并无消息，王都堂安坐吉安府中。闻说已发牌属郡，约会军马，尚未见到。”

宸濠谓投降参政季敦曰：“汝曾与王守仁同在军中。能为我往吉安，招降守仁，汝功不浅。”季敦不敢推托。即同南昌府学教授赵承芳，及旗校等十二人，赍伪檄榜文，来谕吉安府，并说先生归顺宁王。先生先有文移。各路领哨官把守信地，如有宁府人等经过，不拘何人，即行挪送军门勘究。敦等行至墨潭地方，被领哨官阻住。季敦喝曰：“我乃本省参政，汝何人，敢来拦截。”领哨官曰：“到此何事。”季敦曰：“有宁府檄文在此。”旗校将檄文牌面，与领哨官观看。领哨官遂将旗校拿住。季敦慌忙回船逃去。领哨官晓得参政是个大官，不敢轻动。止将旗校五名，连檄榜，解至军门来。先生问，“季敦何在。”领哨官曰：“已逃矣。”先生叹曰：“忠臣孝子与叛臣贼子，只在一念之间。季敦向日立功讨贼。便是忠臣。今日奉贼驱使。便是叛臣。为舜为跖，毫厘千里，岂不可惜。”先生欲将旗校斩首，思量恐有用他之处，乃发临江府监候，遂将伪檄具疏驰奏。略曰：

“陛下在位一年，屡经变难，民心骚动，尚尔巡游不已。致使宗室谋动干戈。且今天下之覬觐，岂特一宁王，天下之奸雄，岂特在宗室。言及至此，慄骨寒心。昔汉武帝有轮台之悔，而天下向治。唐德宗下奉天之诏，而士民感泣。伏望皇上痛自克责，易辙改弦，罢黜奸谀，以回天下豪杰之心，绝迹巡游

，以杜天下奸雄之望，则太平尚可图。臣不胜幸甚。”

知府伍文定请先生出兵征进。先生曰：“彼气方锐未可急攻。必示以自守不出之形，诱其离穴。然后尾其后而图之，先复省城以捣其巢。彼闻必回兵来援。我因邀而击之。兵法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。”乃敛兵自守，使人打听南昌消息。

再说娄伯将回进贤家中募兵。知县刘源清，捕而斩之，尽召城外巨室，入城垒其三门，誓众死守。又贼党有船数只。为首者自称七殿下，往龙津夺运船。驸丞孙天佑禀余干知县马津。津使率兵拒战，射杀数人。七殿下麾舟急退。又贼党袁义官，自上流募兵百余，还过龙津。亦被天佑追杀，焚其船。濠怒将先取进贤，余干然后东下。李士实曰：“若大事既定，彼将焉逃。”濠乃止。于是二府之民不尽从贼，皆二县三人之力也。

再说季敦自墨潭逃回，未见宁王，述旗较被擒之事。宸濠大怒，乃问王守仁出兵消息。季敦惧罪乃答曰：“王守仁只可自守。安敢与殿下作敌。”濠信之。以王师未集，乃伏兵万余，命宜春王拱樛，同其子三哥。四哥，与伪大监万锐等分付，坚守省城，多设灰瓶火炮滚粪石弩之类，又伏兵一枝于城外，以防突城。自与娄妃及世子大哥，宗室拱楨，刘养正，李士实，杨璋，潘鹏等，择七月初二日，发兵东下，伪封宗弟宸濠，为九江王，使率百舟前导。

是早宸濠入宫，请娄妃登舟。娄妃尚未知其意。问曰：“殿下邀妾何往。”宸濠曰：“近日太后娘娘有旨，许各亲王，往南京，祭祖。我同汝一往，不久便回。”娄妃半信半疑，只得随行。

濠登舟之时，设坛祭江，命斩端州知府王以方，以之代牲。方奠牲之时，几案忽折，以方头足自跳跃覆地。宸濠命弃之于江。舟始发，天忽变。云气如墨，疾风暴雨，雷电大作。前舟宸濠，被霆震而死，濠意不乐。李士实曰：“事已至此。殿下能住手否。天道难测。不足虑也。”濠索酒痛饮。即醉卧于椅上，梦见揽镜，其头尽白如霜。猛然惊醒。唤术士徐卿问之。卿叩首称贺曰：“殿下贵为亲王。而梦头白，乃皇字也。此行取大位必矣。”时兵众有六七万人，号为十万，尽夺官民船只装载。旌旗蔽江而下，相连六十余里，有诗为证：

杀气凄凄红日蔽，金鼓齐鸣震天地。
朦朧压浪鬼神惊，旌旆凌空彪虎聚。
流言管蔡似波翻，争锋楚汉如儿戏。
难将人力胜天心，一朝扫尽英雄气。

贼兵一路攻掠沿江各县，将及安庆。知降僉事潘鹏安庆人。先遣鹏持伪檄往安庆谕降。太守张文锦，召都指挥杨锐，问计。锐曰：“王都堂前有牌面来

。分付紧守信地。大兵不日且至。今潘鹏来谕降，当力拒之。”杨锐登城楼，谓潘鹏曰：“僉事乃国家宪臣。奈何为反贼奴隶传语。宁王有本事，来打安庆城便了。”潘鹏曰：“汝且开城门，放我进来，有话商量。”杨锐曰：“要开门，除是逆濠自来。”遂弯弓搭箭，欲射潘鹏。潘鹏羞惭满面而退，回报宸濠。宸濠怒曰：“谅一个安庆，有甚难打。”李士实谏曰：“殿下速往南都，正位。何愁安庆不下。”宸濠嘿然。船过安庆城下，杨锐曰：“若宁王直走南京，便成大势。当以计留之。”乃建旗四隅，大书剿逆贼三字。濠闻而恶之。锐又使军士及百姓环立城头，辱骂宸濠。“反贼，不日天兵到来，全家剿灭。千反贼万反贼”的骂。宸濠在舟中听得外面喧嚷，问其缘故。潘鹏曰：“此即指挥杨锐使军民辱骂殿下。”宸濠大怒曰：“我且攻下安庆，杀了杨锐，然后往南京未迟。”乃掠其西郭，遂围正观集贤二门。濠乘黄舰，泊黄石矶，亲自督战。安庆城池坚固，又兼张文锦和杨锐料理已久，多积炮石及守城之器。军卫卒不满百人，乘城者皆民兵。阖户调发。老弱妇女，亦令馈饷。登城者必带石块一二，石积如山。又暑渴置釜于城上，煮茶以饮之，贼攻城辄投石击之，或沃以沸汤，贼不敢近。贼拥云楼瞰城中将乘城。城中造飞楼数十，从高射贼，贼多死。夜复募死士缒城，焚其楼。贼又置云梯数十，广二丈高于城外，蔽以板，前后有门，中伏兵。城上束藁沃膏，燃其端俟梯至，投其中燥木着火即燎，贼多焚死。锐又射书贼营，谕令解散。贼兵转相传语，多有逃去者。锐又募死士，夜劫其营，贼众大扰。至晓始定。濠问篙工曰：“此地何名。”对曰：“黄石矶也。”黄石矶音声与王失机相近。濠恶其言：拔剑斩之，谓其党曰：“一个安庆，且不能克，安望金陵哉。”于是亲自运土填堑。期在必克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先生所差探听南昌消息的，引着安庆逃回被掳船户，一同回报。打听得宁王于七月初二日起大兵，从水路而下，见今围住安庆城攻打，势甚危急。其南昌守备甚固，闻说城外又有伏兵，未知何处。先生发放船户，重赏探子，着再去打探伏兵的实信回话。众将请救安庆。先生曰：“今九江南康，皆为贼所据，而南昌城中精悍尚且万余，食货重积，我兵若抵安庆，贼必回军死斗。安庆之兵，仅足自守，必不能援我于湖中。南昌之兵绝我粮道，而九江南康之贼令势挠掇。四方之援又不可望，大事去矣。今各郡官兵渐次齐集。先声所加，城中必已震慑。因而并力以攻省城，其势必下。既破南昌。贼先丧胆，彼欲归救根本，则安庆之围自解。而濠亦可擒矣。”遂以本月十三日，自吉安起马，与诸将刻期于十五日，齐会于临江府漳淞地方。于是各属府县兵将并至。初欲登台担师，先生以积劳病发。勉强书一牌。呼知府伍文定，邢珣，徐珪，戴德孺四人授之。牌上写云：“伍不用命者斩队将。队将不用

命者斩副将。副将不用命者斩主将。”先生曰：“军中无戏言：此是实语，不相诳也。”文定等皆暗暗吐舌。大军行至礼城。南昌府推官徐文英，因查盘在外，独不与难。奉新知县刘守绪，皆引兵壮来会。悉畱军前听用。先生病亦稍可。乃分军为十三哨，各示以进攻屯守之宜：

第一哨。吉安府知府伍文定，统部下官军兵快四千四百二十一员名，进攻广润门，就畱兵防守本门，直入布政司屯兵，分兵把守王府内门。

第二哨。赣州府知府邢珣，统部下官军兵快三千一百三十余员名，进攻顺化门，就畱兵防守本门，直入镇守府屯兵。

第三哨。袁州府知府徐璉，统部下官军兵快三千五百三十员名，进攻惠民门，就畱兵防守本门，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。

第四哨。临江府知府戴德孺，统部下官军兵快三千六百七十五员名，进攻永和门，就畱兵防守本门，直入都察院提学分司屯兵。

第五哨。瑞州府通判胡尧元，童琦，统部下官军兵快四千员名，进攻章丘门，就畱兵防守本门，直入南昌卫前屯兵。

第六哨。泰和县知县李缉，统部下官军兵快一千四百九十二员名，夹攻广润门，直入王府西门屯兵。

第七哨。新淦县知县李美，统部下官军兵快二千员名，进攻德胜门，就畱兵防守本门，直入王府东门屯兵。

第八哨。中军赣州卫都指挥余恩，统部下官军兵快四千六百七十员名，进攻进贤门，直入都司屯兵。

第九哨。宁都县知县王天与，统部下官军兵快一千余员名，夹攻进贤门，就畱兵防守本门，直入钟楼下屯兵。

第十哨。吉安府通判谈储，统部下官军兵快一千五百七十六员名，夹攻德胜门，直入南昌左卫屯兵。

第十一哨。万安县知县王冕，统部下官军兵快一千二百五十七员名，夹攻进贤门，就把守本门，直入阳春书院屯兵。

第十二哨。吉安府推官王暉统部下官军兵快一千余员名，夹攻顺化门，直入南新二县儒学屯兵。

第十三哨。抚州府通判邹琥，傅南乔，统部下官军三千余员名，夹攻德胜门，就畱兵防守本门，随于城外天宁寺屯兵。

先生分拨已定。期定十九日至市汊。二十日黎明，各至信地。临发挪不用命者数人斩首以徇。各军无不股栗。不知所斩者，乃密取临江府监候赍伪檄之旗较也。先生权术不测，类如此。

再说宸濠攻打安庆，十有八日，城中随机应变，并无挫折。宸濠正在心焦

，忽接得南昌告急文书，说，“王都堂大军已至礼城，将及省下。城中军民震骇。乞作急分兵归援。”宸濠大惊，便欲解围而归。李士实曰，“若殿一回，则军心离矣。”宸濠曰：“南昌我之根本，如何不救。”刘养正亦曰：“今安庆音问不通。破在旦夕，得了安庆，以为屯止之所，然后调集南康，九江之兵，齐救省城，官军见我兵势浩大，不战而退矣。”濠张目视曰：“汝家属受王守仁供养。欲以南昌奉之耶。”二人乃不敢复言。

先生先遣探卒打探得南昌伏兵千余，在新旧坟厂地方。乃使奉新县知县刘守绪，同千户徐诚，领精兵四百，从间道袭之，出其不意。伏兵一时溃散，齐奔南昌城来。城中骤闻王都堂兵至，杀散伏兵，人人惊骇。传相告语，俱怀畏避之意。

二十五日，五更。各哨俱照依派定信地进发。先生复申明约束。一鼓附城，再鼓登城，三鼓不克，诛其伍，四鼓不进，诛其将。各哨统兵官，知先生军令严肃，一闻鼓声，呼噪并进。伍文定兵，梯絙先登。守贼军士见军势大，皆倒戈狂走。城中喊声大振，四下鼎沸。砍开城门，各路兵俱入，遂擒宜春王拱樛。及宁王之子三哥四哥，并伪太监万锐等，共千有余人。宫眷情急。纵火自焚。可怜眷属百数，化作一阵烟灰哀哉。火势猛烈。延烧居民房屋。先生统大队军兵入城，传令各官分道救火，抚慰居民。火熄后，伍文定等都来参，见，将捉到人犯押跪堂下。先生审明发监，封其府库搜获原收大小衙门印信九十六颗。人心始安。于是胁从官胡濂（原布政）刘斐（原参政）许效廉（原参议）唐锦（原副使）赖凤（原佥事）及南昌知府郑璫，同知县何继周，通判张元澄，南昌知县陈大道，新建知县郑公奇，皆自投首，先生俱安慰之。有诗为证：

皖城方逞螳螂臂。谁料洪都巢已倾。

赫赫大功成一鼓。令人千载羡文成。

先生又打探得宁王已解安庆之围，移兵于沅子港，先分兵二万遣凌十一闵廿四分率之，疾趋南昌，自帅大军随后而进。时乃二十二日也。先生闻报大集众将问计。众皆曰：“贼势强盛。今既有省城可守。且宜敛兵入城。坚壁观衅，俟四方援兵至，然后图之。”先生笑曰：“不然。贼势虽强，未逢大敌。惟以爵赏诱人而已。今进不得逞。退无所归。其气已消沮。若出奇兵击其惰归，一挫其锐，将不战自溃。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。”

适抚州知府陈槐，送贤知县刘源清，各引兵来助战。先生乃遣伍文定，邢珣，徐璉，戴德孺各领兵五百，分作四路并送。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来于潘阳湖上，诱致贼兵。又遣陈槐，胡尧元，童琦，谈储，王暉，徐文英，李美，李楫，王冕，王轼，刘守绪，刘源清等，各引兵百余，四面张疑设伏，候文定等

交锋，然后合击。分布已定。乃开仓大赈城中军民人等。又虑宗室郡王将军或为内应生变，亲自慰谕，以安其心。出告示云：

督府示谕省城七门内外军民裸役人等。除真正造逆不赦外。其原役宁府被胁伪授指挥千百户较尉等官，及南昌前卫一应从乱裸色人役，家属在省城者，仰各安居乐业，毋得逃窜，父兄子弟有能寄信本犯，迁善改过，擒获正恶，诣军门报捷者，一体论功给赏。逃回投首者，免其本罪。其有收藏军器，许尽数送官。各宜悔过毋取减亡。特示。

写下二十余通，发去城内城外居民及教导人等，于七门内外各处粘贴传布，以解散其党。

二十三日，濠先锋凌十一，闵廿四，已至樵舍，风帆蔽江，前后数十里。我兵奉军令，乘夜趋进。伍文定以正兵当其前，余恩继其后，邢珣引兵绕出贼背。徐璉，戴德孺，分左右翼，各自攻击，以分其势。

二十四日早，北风大起，贼兵鼓噪，乘风而前，直逼黄家渡。离南昌，仅三十里。伍文定之兵才战，即佯为败走。余恩复战，亦佯退。贼得志各船争先趋利，前后不相连。邢珣兵从后而进，直贯其中。贼船大乱。伍文定，余恩督兵乘之。徐璉，戴德孺合势夹攻。四面伏兵纷纷扰扰，呼噪而至。满湖都是官军。正没摆布那一头处。凌十一，闵廿四，不过江湖行劫。几会见这等战阵，心胆俱落，急救回船。贼兵遂大溃，官军追赶十余里，擒斩二千余级，凌十一中箭落水，贼徒死于水者万数。闵廿四引着残卒数千，退保八字脑。手下兵士渐渐逃散。宸濠闻败大惧，尽发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师。

先生探听的实曰：“贼兵已撤，二郡空虚矣。不复九江，则南兵终不敢越九江以援我。不复南康，则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蹶贼。”乃遣抚州知府陈槐，领兵四百，合饶州知府林瑋兵，往攻九江。适建昌知府曾珣兵亦到。即遣珣卒兵四百，合广信知府周朝佐兵往取南康。

二十五日，宸濠立赏格以激励将士。当先冲锋者，赏银千两，对阵受伤者，赏银百两。传令并力大战。其日北风更大，贼船乘风奋击。伍文定率兵打头阵，因风势不顺，被杀数十人。先生望见官军将有退却之意，急取令牌，将劔付中军官。令斩取领兵官伍文定头示众。且暗嘱云：“若能力战姑缓之。”文定见牌，大惊，亲握军器立于船头，督率军士，施放铙炮。风逆火燎其须，不顾。军士皆拚命死战。邢珣等兵俱至，一齐放炮。炮声如雷震天。将宸濠副舟击破。闵廿四亦被炮打死。濠大骇，将船移动。贼遂溃败，擒斩复二千余，溺死无算。濠乃聚兵屯于樵舍，连舟结为方阵，四面应敌。尽出金银赏犒将士，约来日决一死敌。先生乃密为火攻之具，使邢珣击其左，徐璉，戴德孺击其右。余恩等各官分兵四面暗伏，只望见火发，一齐合战。

二十六日早，宸濠方朝群臣，责备诸将不能力战以致连败。喝教先将三司各官杨璋，潘鹏等十余人挪起，责他坐观成败，全不用心，欲斩之以立法。璋等立辩求免，正在争论之际，忽闻四下喊声大举。伍文定引着官军，用小船戴荻乘风纵火。火烈风猛，延烧贼船。但见：

浓烟蔼蔼，青波上罩万道乌云，紫焰烘烘，绿水中千层赤雾。三军慌乱，个个心惊胆裂。撇鼓丢锣，众将惊惶。各各魄散魂消，投戈弃甲。舢舨艖舨，一霎时变成煨烬。旗旛剑戟，须臾顷化作灰尘。分明赤壁遇周瑜，好似咸阳逢项羽。

各路伏兵望见火光，并力杀来。贼舟四面皆火，栱楫二人被火焚烧，奔出船舱，为官军所杀。王春，吴十三亦被擒获。先生使人持大牌晓谕各军。牌上写云：“逆濠已擒。诸军勿得纵杀，愿降者听。”各军闻之，信以为然，勇气百倍，濠军莫不丧气，争觅小舟逃命。

宸濠知事不济，亦欲谋遁。与姜妃泣别曰：“昔人亡国，因听妇人之言。我为不听贤妃之言：以至如此。”姜妃哽咽不能出声。但云，“殿下保重，勿以妾为念。”言毕，与宫娥数人跳下湖中而死。宸濠心如刀刺。万锐觅得划船来到。濠变服同锐下了划船，冒着兵戈而走。还带有宫女四人。

万安县知县王冕，受先生密计，假装渔船数双，散伏芦苇。望见划船有些踉蹌。慌忙摇拢来看。宁王认是渔船，唤曰：“渔翁渡我，当有厚报。”濠既下渔船。船上一声哨子，众船皆至。宸濠自知不免，亦投于水。逢浅处，立水中不死。军士用长篙，挽其衣而执之。

是时，伍文定，邢珣等，乘胜杀入，先擒世子大哥，及宫眷等。其伪党李士实，刘养正，刘吉，屠钦，熊琮，卢衍，卢璜，丁馈，秦荣，葛江，刘勋，何鏜，吴国七，火信，喻才，李自然，徐卿等数百人，前后俱被擒获，无一漏者。复执胁从王宏（原镇守太监），王金（原巡按），杨璋（原按察使），金山（原主事），程果（原参政），潘鹏（原僉事），梁宸（原布政使），郑文，马骥，白昂（俱指挥）等。王纶，季敦赴水死。擒斩共三千余人，落水者二万有余，衣甲器械财物，与浮尸横十余里。复分兵搜剿零贼于昌邑吴城，各处擒斩殆尽。

湖口县知县章玄梅迎先生坐于城中，察院王冕解宸濠入城献功。濠望见远近街衢行伍整肃，笑曰：“此是我家事，何劳王都堂这等费心。”既见先生。遂拱手曰：“濠做差了事。死自甘心。但姜妃每每苦谏勿叛。乃贤妃也。已投水而死。望善葬之。”先生即遣中军官同宫监一人前往识认。只见渔舟载有一尸。周身衣服，皆用线密密缝紧。渔人疑有宝货在身。正欲搜筒，就被宫监认出。是姜妃。取来盛殓，埋葬于湖口县之城外，至今称为贤妃墓。

是日众官俱来相见。先生下堂执伍文定之手曰：“今番破贼，足下之功居多。本院即当首列。必有不次之擢。”文定曰：“仗圣天子洪福，老大人妙算。知府何功之有。”先生曰：“斩阵先登，人所共知，不必过谦。”其余邢珣，余恩等，各以温言慰劳。众人各欢喜而退。

次日先生正在军中整理军务。中军官报单报道，“知府陈槐，曾珣等，分兵攻南康，九江，贼兵出战，俱为官军所败。陈槐阵上斩了徐九宁，知县何士凤开门以迎王师，将城中余贼尽行诛剿。南康百姓闻官军薄城，共杀陈贤二郡悉平。”于是贼党俱尽。按宸濠自六月十四日举逆，至七月十六日被获，前后共四十二日，先生自七月十三日于吉安起马，至二十六日成功，才十有四日耳。自古勘定祸乱，未有如此之神速者。但见成功之易，不知先生擘画之妙也。是日门生邹守益，入见贺曰：“且喜老师成百世之功，名扬千载。”先生曰：“功何敢言。且喜昨晚沉睡。盖自闻报后，晓夜焦劳至是始得安枕矣。”先生口占一律云：

甲马秋惊鼓角风，旌旗晓拂阵云红。

勤王敢在汾淮后，恋阙真随江汉东。

群丑漫劳同吠犬，九重端合是飞龙。

涓埃未尽酬沧海，病懒先须伴赤松。

是日先生传令班师，暂回省城。城中听知王师凯旋。军民聚观者不下万数。宸濠坐在小轿之中，其余贼党俱各囚车锁押，前后军兵拥卫。一个个枪刀出鞘，盔甲鲜明。才至中街。两傍看者欢声如沸，莫不以手加额曰：“我等今日方脱倒悬之苦。皆王都爷之赐也。”先生到察院下马，大会众官商议。“除将宁王并世子，郡王，将军，仪宾，伪授大师，国师，元帅，都督指挥等官。各分别收监候解。其胁从等官，并各宗室，别行另奏。将擒斩俘获功次，发纪功。”

御史谢源伍，希儒，审验明白造册。先生于三十日上捷报。据册开：

生擒首贼，一百零四名。生擒从贼，六千一百七十五名。（内审放胁从一千一百九十三名）斩获贼级，共四千四百五十九颗。

俘获贼属男妇，二百三十八名口。宫人四十三名。夺回被胁被掳官民人等，三百八十四员名口。招抚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。

夺获符验一道。金玺二颗。金册二副。印信关防一百零六颗。

金并首饰，六百二十三两一钱二分。银首饰器皿，八万三千八百九十七两一钱五分零。

赃仗一千八百九十件。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。牛三十头。马一百九匹。驴骡十三头。鹿三只。烧毁贼船七百四十三只。

后人有诗一绝，诵先生之功云：

指挥谈笑却莱夷。千古何人似仲尼。

旬日之间除叛贼。真儒作用果然奇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兵部尚书王琼，见先生所上宁王反叛两次表章，疏请五府六部大臣，会议于左顺门。诸臣中也有曾受宁王贿赂，与他暗通的。也有见宁王势大，怕他成事的，一个个徘徊观望，尚不敢斥言濠反。王琼正色言曰：“竖子素行不义，今仓卒造乱。自取灭亡耳。都御史王守仁，据上游，必能了贼。不日当有捷报至也。其请京军，特张威耳。”乃顷刻覆了十三本。首请削宸濠属籍。正名为贼，布告天下。但有忠臣义士，能倡义旅。擒反贼宸濠者，封以侯爵。先将通贼逆党朱宁，臧贤拿送法司正罪。又传檄南京，两广，浙江，江西，各路军马，分据要害，一齐剿杀。朝廷差安边伯许泰，总督军务，充总兵官。平虏伯江彬，太监张忠，魏彬俱为提督官，左都督刘翬，为总兵官，太监张永，赞画机密，并体勘濠反逆事情。

兵部侍郎王宪，督理粮饷，前往江西征讨行至临清地方。闻江西有捷报，宁王已擒，许泰，江彬，张忠等，耻于无功。乃密疏请御驾亲征，顺便游览南方景致。武宗皇帝大喜，遂自称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，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，往江西亲征。廷臣力谏不听。有被杖而死者。车驾遂发。大学士梁储，蒋冕扈从。

九月十一日先生南昌起马，将宸濠一班逆党囚禁。先期遣官上疏。略云：

逆濠睥睨神器，阴谋久蓄。招纳叛亡，探輶轂之动静，日无停迹，广置奸细。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。发谋之始，逆料大驾必将亲征，先于沿途伏有奸党。为博浪荆轲之谋，今逆不旋踵，遂已成擒。法宜解赴阙下，式昭天讨。欲令部下各官押解。恐旧所潜布，乘隙窃发，或致意外之虞，臣死有余憾。况平贼献俘国家常典，亦臣子常职。臣谨于九月十一日，亲自量带官军，将濠并官眷逆贼情重罪犯，潜解赴阙。

先生行至常山草萍铺，闻有御驾亲征之事，大惊曰：“东南民力已竭。岂堪骚扰。”即索笔题诗于壁上，传谕次早兼程而进。诗曰：

一战功成未足奇。亲征消息尚堪危。

边烽西北方传警。民力东南已尽疲。

万里秋风嘶甲马。千山晓日渡旌旗。

小臣何事驱驰急。欲请回銮罢六师。

时圣驾已至淮徐。许泰，张忠，刘翬等，见先生疏到，密奏曰：“陛下御驾亲征，无贼可擒。岂不令天下人笑话。且江南之游，以何为名。今逆贼党与惧尽，釜中之鱼。宜密谕王守仁释放宁王于鄱阳湖中，待御驾到，亲擒之，他

日史书上传说陛下英武，也教扬名万代。”武宗皇帝原是好顽耍的，听他邪说，果然用威武大将军牌面，遣锦衣千户追取宸濠。

先生行至严州，接了牌面。或言：“威武大将军，即一今上也。牌到与圣旨一般。礼合往迎。”先生曰：“大将军品级，不过一品。文武官僚不相统属。我何迎为。”众皆曰：“不迎必得罪。”先生曰：“人子于父母乱命，不可告语。当涕泣随之，忍从谏乎。”三司官若苦（苦苦）相劝。先生不得已令参随负敕印出，同迎以入。中军禀问，“锦衣奉御差至此。当送何等样程仪。”先生曰：“不过五金。”中军官曰：“恐彼怒不纳奈何。”先生曰：“繇他便了。”锦衣千户果然大怒，麾去不受。

次日即来辞别。先生握其手曰：“下官在正德初年，下锦衣狱甚久，贵衙门官相处极多。看来未见有轻财重义如公者。昨薄物出区区鄙意。只求礼备。闻公不纳令我惶愧。下官无他长。单只会做几篇文字。他日当为公表章其事，令后世锦衣知有公也。”锦衣唯唯不能出一语。竟别去。先生竟不准其牌。不把宸濠与他。

锦衣星夜回报。许泰，江彬等大怒，遂造谤言。说，“先生先与宁王交通，曾遣门人冀元亨往见宁王，许他借兵三千，后见事势无成，然后袭取宁王以掩己罪。”太监张永素知先生之忠，力为辩雪，且请先行查访。先生至杭州，张永先在。先生与永相见。永曰：“泰彬等诽谤老先生，只因先生献捷太早，阻其南行。以此不悦。”先生曰：“西民久遭濠毒，今经大乱，继以旱灾，困苦已极。若边军又到，责以供饷，穷迫所激，势必逃聚山谷为乱。奸党群应，土崩之势成矣。更思兴兵伐之，不亦难乎。”张永深以为然徐曰：“本监此出，正为群小蛊惑圣听，欲于中调获，非掩功也。但皇上圣意，亦耻巡游无名。老先生但将顺天意，犹可挽回几分。苟逆之，徒激群小之怒，何救于大事。”先生曰：“老公所见甚明。下官不愿居功。情愿都让他们。容下官乞休而去足矣。”乃以宸濠及逆党交付张永，遂上疏乞休。屏去人从，养病于西湖之净慈寺。

张永在武宗皇帝面前，备言王守仁尽心为国之忠。江西反侧未安，全赖弹压。不可听其休致自便。诸奸捕冀元亨付南京法司，备极拷掠。并无一语波及先生。奸谋乃沮。忠泰等，又密奏，“宁王余党尚多，臣等愿亲往南昌搜捕，以张天威。”武宗皇帝复许之。比及先生赴南昌任，忠泰等亦至。带令北军二万。填街塞巷。许泰，江彬，张忠坐了察院，妄自尊大。先生往拜之。泰等看坐于傍，令先生坐。先生佯为不知。将傍坐移下，自踞上坐，使泰彬等居主位。泰彬等且愧且怒，以语讽刺先生。先生以交际事体谕之。然后无言。先生退，谓门人邹守益等曰：“吾非争主也。恐屈体于彼，便当受其节制。举动不

得自繇耳。”泰彬等托言搜捕余党，板害无辜，富室索诈贿赂，满意方释。又纵容北军占居民房，抢掠市井财物，向官府索粮要赏。或呼名谩骂，或故意冲导。欲借此生衅，与先生大闹一场。就好在皇上面前谤毁。先生全不计较，务待以礼。预令市人移居乡村，以避其诈害，仅以老羸守家。先生自出金帛，不时慰犒北军。病者为之医药，死者为之棺殓。边军无不称颂王都堂是好人。泰彬等怪先生买了军心，严禁北军，不许受军门犒劳。先生乃传示内外，北军离家苦楚。尔居民当敦主客之礼。百姓遇边军，皆致敬或献酒食。北军人人知感，不复行抢夺之事。

时十一月冬至将近。先生示谕百姓，新遭濠乱，横死甚多。深为可悯。今冬节在迩。凡丧家俱具奠如礼，如在官人役，给暇三日。于是居民家家上坟酬酒。哀哭之声，远近相接。北军闻之。无不思家，至于泣下。皆向本官叩头求归。分明是：

楚歌一夜起。吹散八千兵。

张忠，许泰，属翬等，自恃北人所长在于骑射，度先生南人决未习学，一日托言演武，欲与先生较射。先生谦谢不能，再四强之。先生曰：“某书生何敢与诸公较艺。”诸公请先之。刘翬以先生果不习射矣。意气甚豪。谓许泰，张忠曰：“吾等先射一回，与王老先生看。军士设的千一百二十步外。三人雁行叙立。张忠居中，许泰在左，刘翬在右。各逞精神施設。北军与南军分别两边，擡头望射。一个个弓弯满月，箭发流星，每一发矢，叫声着。一会箭，九枝都射完了。单只许泰一箭射在鹄上，张忠一箭射着鹄角，刘翬射个空回。他三个都是北人，惯习弓矢，为何不能中的。一来欺先生不善射，心满气骄了。二来立心要在千人百眼前逞能炫众。就有些患得患失之心。矜持反太过，一箭不中。便着了忙，所以中的者少。三人射毕，自觉出丑，面有愧色。说道咱们自从跟随圣驾久不曾操弓执矢。手指便生疏了。必要求老先生射一回赐教。”先生复谦让。三人越发相强。务要先生试射。射而不中，自家便可掩饰其惭。先生被强不过，顾中军官取弓箭来，举手对泰彬等曰：“下官初学，休得见笑。”先生独立在射棚之中。三位武官太监环立于傍。光着六只眼睛含笑观看。先生神闲气定。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儿。飏的一箭。正中红心。北军连声喝采，都道：“好箭射的准射的准。”泰彬等心中已自不快了。还道，“是偶然幸中。”先生一连又发两矢。箭箭俱破的。北军见先生三发三中，都道，“咱们北边到没有恁般好箭。”欢呼动地。泰等便执住先生之手，说道到。“是老先生久在军中，果然习熟。已见所长，不必射了。”遂不乐而散。

是夜刘翬私遣心腹窥探北军口气，一个个都道，“王都堂做人又好，武艺

又精，咱们服事得这一位老爷，也好建功立业。不枉为人一世。”刘鞏闻之，一夜不睡。次早见许泰，张忠曰：“北军俱归附王守仁矣。奈何。”泰忠乃商议班师。前后杀害良民数百，皆评为逆党，取首级论功。北军离了西江省城，百姓始复归乐业。

时武宗皇帝大驾自淮阳至京口，馆于前大学士杨一清之家。泰等来见，但云，“逆党已尽。”遂随驾渡江，驻驂南都，游览江山之胜。三人乘间谗谤先生，说，“他专兵得众。将来必有占据江西之事。”赖张永力周旋，上信永言：付之不问。泰等又遣心腹屡矫伪旨，来召先生。只要先生起马，将近南都，遂以擅离地方驾罪。先生知其伪，竟不赴。

正德十五年正月，先生尚畱省城。泰等三人因侍宴武宗皇帝，言及天下太平。三人同声对曰：“只江西王守仁早晚必反。甚是可忧。”武宗皇帝问曰：“汝谓王守仁必反，以何为验。”三人曰：“他兵权在手，人心归向。去岁臣等带领边兵至省城。他又私恩小惠，买转军心。若非臣等速速班师，连北军多归顺他了。皇爷若不肯信，只须遣召之，他必不来。”武宗皇帝果然遣诏召先生面见。张永重先生之品，又怜先生之忠，密地遣人星夜驰报先生，尽告以三人之谋。先生得诏，即日起马，行至芜湖。张忠闻先生之来，恐面召时有所启奏，复遣人矫旨止之。先生畱芜湖半月，进退维谷。不得已，入九华山，每日端坐草庵中。日微服重游化城寺，至地藏洞。思念二十七岁时，于此洞见老道，共谈三教之理。今年四十九岁。不觉相隔二十二年矣。功名霸绊不得自繇。进不得面见圣上，扫除奸佞。退不得归卧林泉。专心讲学。不觉凄然长叹，取笔砚题诗一首。将曰：

爱山日日望山时。忽到山中眼自明。

鸟道渐非前度险。龙潭更比旧时清。

会心人远空遗洞。识面僧来不记名。

莫谓中丞喜忘世。前途风浪苦难行。

又见山岩中有僧危坐问，“何时到此。”僧答曰：“已三年矣。”先生曰：“吾儒学道之人，肯如此精专凝静，何患无成。”复吟一诗云：

莫怪岩僧木石居。吾侪真切几人如。

经营日夜身心外。剽窃糠粃齿颊余。

俗学未堪欺老衲。昔贤取善及陶渔。

年来奔走成何事。此日斯人亦启予。

张忠等既阻先生之行，反奏先生不来朝谒。武宗皇帝问于张永。永密奏曰：“王守仁已到芜湖，为彬等所拒。彼忠臣也。今闻众人争功。有谋害之意，欲弃其官入山修道。此人若去，天下忠臣更无肯为朝廷出力者矣。”武宗皇

帝感动，遂降旨，命先生兼江西巡抚，刻期速回理事。先生遂于二月还南昌，以祖母岑太夫人鞠育之恩，临终不及面诀，乃三疏请归省葬。惧不允。

六月复还赣州。过泰和，少宰罗整庵（讳钦顺弘治癸丑榜眼）以书问学。先生告以学无内外，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。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。以理之凝聚而言：则谓之性。以其主宰而言：则谓之心。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。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：则谓之知。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：则谓之物。故就物而言：谓之格。就知而言谓之致。就意而言：谓之诚。就心而言：谓之正。所谓穷理以尽性。其功一也。天下无性外之理，即无性外之物。学之不明，皆繇世儒认理为内，认物为外。将反观内省与讲习讨论分为两事，所以有朱陆之岐。然陆象山之致知，未尝专事于内。朱晦庵之格物，未尝专事于外也。整庵深叹服焉。

是年秋七月，武宗皇帝尚在南都。许泰，江彬欲自献俘以为己功。张永曰：“不可。昔未出京时，宸濠已擒。献俘北上，过玉山，渡钱塘，在杭州交割于吾手，经人耳目，岂可袭也。”于是用威武大将军钩帖，下于南赣，令先生重上捷音。先生乃节略前奏，尽嵌入许泰，江彬，张忠，魏彬，张永，刘翬，王宪等扈驾诸官，疏中言逆濠不日就擒，此皆总督提督诸臣，密授方略所致。于是群小稍稍回嗔作喜。止将冀元亨坐濠党系狱。先生遂得无恙。后世宗皇帝登极。先生备咨刑部，为元亨辩冤。科道亦交章论之，将释放。而元亨死。同门陆澄，应典辈备棺盛殓。先生闻讣，为设位恸哭之。此是后话。

是年九月先生再至南昌。檄各道院，取宸濠废地，改易市廛，以济饥代税。百姓稍得苏息。时有泰州王银者，服古冠，执木简，写二诗为贄，以宾礼见。先生下阶迎之。银踞然上坐。先生问，“何冠。”曰：“有虞氏之冠。”又问“何服。”曰：“老莱氏之服。”先生曰：“君学老莱乎。”对曰：“然。”先生曰：“君学老莱，止学其服耶。抑学其上堂诈跌为小儿啼也。”银不能答。色动，渐将坐椅移侧。及论致知格物，遂恍然悟曰：“他人之学，饰情抗节，出于矫强。先生之学，精深极微，得之心者也。”遂反常服，执弟子之礼。先生易其名为艮，字曰汝止。同时陈九川，夏良胜，万湖，欧阳德，魏良弼，李遂，裘衍日侍讲席。有洙泗杏坛之风。是年冬，武宗皇帝自南京起驾，行至临清，将宸濠一班逆贼，并正刑诛。人心大快。

正德十六年春正月，武宗皇帝还京，三月晏驾。四月世宗皇帝登极，改元嘉靖。诛江彬，许泰，张忠，刘翬等诸奸，录先生功降敕召之。先生以六月二十日起程，方至钱塘。科道官迎阁臣意，建言国丧多费，不宜行宴赏之事。先生复上疏乞便道省亲。得旨。升南京兵部尚书。赐蟒玉，准其归省。

九月至余姚，拜见龙山公。公当宸濠谋逆时，有言先生助逆者。公曰

：“吾儿素在天理上用工夫，必不为此。”又或传先生与孙许同被害者。公曰：“吾儿得为忠臣，吾复何忧。”及闻先生起兵讨濠，又传言：濠怒先生，欲遣人来刺公，公宜少避。公笑曰：“吾儿方举大义。吾为国大臣。恨年老不能荷戈同事。奈何先去以为民望乎。”怡然不变。至是相见，欢如再生。值龙山公诞日，朝廷存问适至。先生服蟒腰玉，献觞称贺。至明旦，谓门人曰：“昨日蟒玉，人谓至荣，晚来解衣就寝，依旧一身穷骨头，何曾添得分毫。乃知荣辱原不在人。人自迷耳。”乃吟诗一首云：

百战归来白发新。青山从此作闲人。

峰攒尚忆冲蛮阵。云起犹疑见虏尘。

岛屿微茫沧海暮。桃花烂熳武陵春。

而今始信还丹诀。却笑当年识未真。

先生日与亲友及门人辈宴游山水，随地指点良知。一时新及门就学者七十四人。是年十二月，朝廷论江西功，封先生为新建伯，食禄一千石。荫封三代。少时梦威宁伯王越解劔相赠，至是始验。

明年正月，先生疏辞封爵，不允。时龙山公年七十有七，病笃在床。将属纊。闻部咨已至，促先生及诸弟出迎曰：“虽仓遽，乌可以废礼。”少顷问，已成礼否。家人曰：“诏书已迎至矣。乃瞑。”先生戒家人勿哭。加新冕服，挽绅，事毕。然后举哀。一哭顿绝，病不能胜。门人子弟纪丧。因才任使。仙居，金克厚典厨，内外井井。先生以先后平贼，皆赖兵部尚书王琼从中主持。又同事诸臣多有劳绩，己何敢独居其功。再上疏辞爵，归功于琼。时宰方忌琼。并迁怒于先生。御史程启充，给事中毛玉，相率论劾先生指为邪学。先生讲论如故。门人尚谦临去，先生赠诗云：

珍重江船冒暑行。一宵心话更分明。

须从根本求生死。莫向支离辩浊清。

久奈世儒横臆说。竞搜物理外人情。

良知底用安排得。此物繇来是浑成。

嘉靖三年，海宁董萝。号萝石。以能诗闻于江湖。年六十八，来游会稽。闻先生讲学，戴笠携瓢，执杖来访。入门长揖上坐。先生敬异之。与语连日夜。萝言下有悟。因门人何秦请拜先生门下。先生以其年高不许。归家与其妻织一缣以为贄，复因何秦来强。先生不得已。与之徜徉山水间。萝日有所闻。欣然而忘归。其乡之亲友。皆来欢之还乡。曰：“翁老矣。何自苦如此。”萝曰：“吾今方扬髻于渤海，振羽于云霄。安能复投网罟而入樊笼乎。去矣。吾将从吾所好。”遂自号从吾道人。

时郡守南大吉，先生所取士也。以座主故拜于门下。然性豪旷不羈，不甚

相信。遣弟南逢吉觐之。归述先生讲论如此数次。大吉乃服，始数来见。且曰：“大吉临政多过失。先生何无言。”先生曰：“过失何在。”“大吉历数某事某事。”先生曰：“吾固尝言之矣。”大吉曰：“先生未尝见教也。”先生曰：“吾不言：汝何以知之。”大吉曰：“良知。”先生笑曰：“良知非我常言而何。”大吉笑谢而去。

于是辟稽山书院。聚八邑彦士讲学。璆萧，杨汝荣，杨绍芳等，来自湖广。扬仕鸣，薛宗铠，黄梦星等，来自广东。王艮，周冲等，来自南直。何秦，黄竹纲等，来自南赣。刘邦采，刘文敏等，来自安福。曾扑来自泰和。魏良政，魏良器等，来自新建。宫剝卑隘，至不能容。每一发讲，环而听者，三百余人。一日讲君子喻义小人喻利章。众人俱发汗泣下。邑庠生王几与魏良器相厚。每言妨废举业，劝勿听讲。及是日闻讲，自悔失言：即日执贽为弟子。

嘉靖四年。门人辈立阳明书院于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之西。明年正月，邹守益以直谏谪判广德州。筑复古书院，集生徒讲学。先生为书赞之。四月南大吉入觐。被黜，略无愠色。惟以闻道为喜。其得力于先生之薰陶者多矣。是夏御史聂豹，巡按福建，特渡钱塘来谒先生，听讲而去。时席书为礼部尚书。特疏荐先生。御史石金等，亦交章庐荐，不报。

嘉靖六年，广西田州岑猛作乱。提督都御史姚镛征之，擒猛父子。未几，其头目卢苏，王受构众复乱，攻陷思恩。镛复调四省兵征之，弗克。阁老张璁，桂萼共荐先生起用，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。先生闻命力辞，不允。乃于九月起马，繇杭衢，历常山南昌吉安诸处。一路门人迎接者，动数百人，不必细说。

十一月至梧州。先生以土官之叛，皆繇流官掊克所致，乃下令尽撤调集防守之兵，使人招卢苏，王受，喻以属祸福。二人见守兵尽撤，遂自缚谢罪。先生杖而释之。抚定其众，凡七万余人。不动声色，一境悉平。时八寨，断藤峡等处，自韩都堂雍平定以后，至是复遽险作乱。先生因湖广归师之便，密授方略，令袭之。卢苏，王受请出兵饷。当先效力，三月之间，斩首三千余级，扫荡其巢而还。朝中当事大臣，犹以先生擅兵讨贼为罪。赖学士霍韬力诵其功，乃得免议。止以招抚恩田之功颁赐奖赏。

先生一日谒伏波将军庙，（庙在梧州），拜其像。叹曰：“吾十五岁梦谒马伏波。今日所见，宛如梦中。人生出处岂偶然哉。”因赋诗云：

四十年前梦里诗。此行天定岂人为。

徂征敢倚风云阵。所过须同时雨师。

尚喜远人知向望。却渐无术救疮痍。

从来胜算归廊庙。耻说兵戈定四夷。

先生大兴恩田学校。广西士民始知有理学。十月先生以积劳成疾。病剧。上疏乞休。不候旨遂发。布政使王大用，亦先生门人。备美材以随。十一月廿五日，踰梅岭，至南安登舟。南安府推官门人周积来见。先生犹起坐，咳喘不已。犹以进学相勉。廿八日晚泊船。问，“何地。”侍者对曰：“青龙舖。”明日召周积至船中。积拱俟良久。先生开目视曰：“吾去矣。”积泣下。问，“有何遗言。”先生笑曰：“此心光明，复何言哉。”少顷瞑目而逝。时廿九日也。享年五十七岁。南赣兵备门人张思聪，进迎于南野驿，用王布政所赠美材制棺。周积就驿中堂沐浴衾殓如礼。明日为十二月朔。安成门人刘邦采适至。同官属师生设奠入棺。初四日輿衬登舟。士民远近遮道，哭声震地。如丧考妣。舟过地方，门生故吏连路设祭哭拜。

将发南昌，东风大逆，舟不能行。门人越渊祝于柩前曰：“先生岂为南昌士民留耶。越中子弟门人相候已久矣。”祝毕忽变西风。舟人莫不惊异。门人王几等数人，以会试起身。闻先生讣音。还舟执丧。二月抵家。子弟门人辈，奉柩于中堂，遂饰丧祀，妇人哭于门内，孝子及亲族子弟哭于幕外。门人哭于门外。每日四方门人来者，百余人。十一月葬横溪。先生所自择地也。先是前溪水入怀，与左溪会。冲啮右麓。术者心嫌，欲弃之。有山翁梦见一神人，绯抱玉带立于溪上，曰：“吾欲还水故道。”明日雷雨大作，溪水泛滥，忽从南岸而行。明堂周阔数百丈。遂定穴。门人李珙等，更番筑治，昼夜不息。月余墓成。会葬者数千人，门人中有自初丧迄葬不归者。即孔门弟子之怀师，亦不是过矣。御史聂豹，原未拜门下。及闻讣之后。遣吊奠，亦称门人。盖素佩先生之训，中心悦而诚服也。

后十二年浙江巡按御史周汝贞，亦先生门人。为建祠于阳明书院之楼前。扁曰：“阳明先生祠”。各处书院，俱立先生牌位，朝夕瞻礼。比于仲尼，今子孙世世，袭爵为新建伯不绝。先生幼时常言：“一代状元不为希罕。”又言：“须作圣贤，方是人间第一流。”斯言岂妄发哉。先生歿后，忌其功者或斥为伪学，久而论定。至今道学先生尊奉阳明良知之说。圣学赖以大明。公议从祀圣庙。后学有诗云：

三言妙诀致良知。孔孟真传不用疑。

今日讲坛如聚讼。惜无新建作明师。

又髯翁有诗云：

平蛮定乱奏奇功。只在先生掌握中。

堪笑伪儒无用处。一张利口快如风。

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

诗曰：

裂风掀番出爱缠，金田得入效金仙。
发随刀落尘根净，衣逐云生顶相圆。
悟处脱离烦恼海，定来超出死生关。
皇恩佛德俱酬足，一朵争开火里莲。

此八句诗，见三教中，惟禅最妙，能离凡证圣，亦能临凡显圣。话说南宋光宗时，浙东台州府天台山国清寺，有一长老，名一本，号法空，乃累劫修来活佛。时值年终，密布彤云，扬扬飞雪。长老在方丈中独坐，令厨下整晚饭。一声云板，众僧皆集，至斋堂。饭罢，长老仍于方丈禅椅上坐，侍者进茶。忽闻一声响如霹雳。长老曰：“是甚么响？”乃与侍者同行至法堂，转上佛殿，入罗汉堂，见一罗汉连椅仆地，惟长老阴知，佯曰：“另作理会。”回至方丈，令寺者拈香点烛。此时雪下愈大，有诗云：

姑射真人宴紫薇，双成击碎玉琉璃。
朗然宇宙难分辨，大地众生正路迷。

长老危坐禅椅，闭口垂眉入定。少顷回来，曰：“也去不远。”众僧曰：“某等心愚道浅，不谙禅机，愿闻其详。”长老道：“便说无妨。适来紫脚罗汉，厌静思动，已投胎去了。异日你等亦有知者。老僧待一月余，亲往吩咐吩咐他一言。”众各散讫。

且说台州府天台县，有一人姓李，名茂春，乃高宗朝李驸马之后，官拜春坊赞善，为人纯厚，不愿为官，辞职隐于天台山。止有夫人王氏，年三十余，未曾生养，每每祈神求佛。忽一夜，王夫人梦吞日光，自此得孕，十月分娩。时值宋光宗三年十二月初八日，一更时分，产得一男，俗名踏莲花而生，双手合掌，红光满室，瑞气盈门。赞善大喜。渐至月余，有国清寺长老来谒。赞善迎接上堂。茶毕，长老曰：“近闻相公弄璋，特来拜贺，就求一观。”赞善曰：“承吾师盛意。奈小儿离胎日浅，身体未净。”长老曰：“愿见何妨。”赞善曰：“吾师少坐。”即入内宅来问妻兄王安世，道：“国清寺长老欲见小儿，不知可否？”安世曰：“向闻此僧道高德厚，欲见此儿，君勿吝也。”赞善乃令丫鬟捧出。长老忙接过手曰：“你好快脚，不要走差了路头。”儿但微笑。长老看讫，递与丫鬟曰：“此子日后通天达地，入圣超凡，老僧送一名曰修元，令他修本命元辰。”赞善起谢，长老作别。赞善曰：“本留吾师素斋，奈舍下葷筵，尚容叩刹。”长老曰：“老僧来年正月西归，大人不弃，愿一送为感。”赞善曰：“吾师春秋未盛，正当安享清福，何故遽发此言？”长老道：“时至难留。”当下相别回寺。赞善是日广设华筵，管待亲友，到晚而散。

长老回寺，光阴荏苒，不觉已至来年正月，时届上元。长老于法堂升坐，击鼓三通，众僧云集，鱼贯焚香，两行排立，大众静听。长老云：

正月半，放华灯，黎民处处乐升平。

元辰令节无敷演，归去来兮话一声。

既归去，弗来兮，自家之事自家知。

若使他人知得此，定被他人说是非。

故不说，只成呆，生死事，不须猜。

山僧二九西归去，待报诸山次第来。

话生死，谁谙悟，个个原来有此路。

光阴趲过几多人，绿水青山还似故。

山色清，水光绿，阎罗老子无面目。

寄与大众早修行，来此同登极乐国。

长老念罢，众皆跪下，告曰：“我师愿再留数十载。”长老曰：“死是定数，焉可稽留。”众僧泪下。长老令侍者抄录法语，速报诸山，令十八日午时来送我。是日长老下法座，遂令置龕毕。至十八日，诸山人等咸至，李赞善亦来。斋罢，入方丈相见。长老嘱赞善曰：“令公子诚非官吏，但可为僧。倘若出家，可投印别峰远瞻堂为师。”赞善应允。长老沐浴更衣，到安乐堂禅椅上危坐。诸山和尚一应人等，左右站立，后先发进。长老呼五弟子，吩咐衣钵之类。”若等均派监寺可记数，若等五人各宜谨慎为人，毋得放肆。”弟子大恸。长老曰：“时候已至。”急焚香点烛，众僧辞拜，同声诵经。长老令取纸笔，遂作一绝云：

耳顺之年又九，事事性空无丑。

今朝撒手西归，极乐国中闲走。

书毕，正值午时，下目垂眉圆寂讫。众各举哀，请法身入龕。后二月初九日，已三七矣。是日天朗气清，远近毕至送殡，乃请祇园寺道清长老指路。长老立于轿上曰：“大众听着：

柳媚花娇二月天，绮罗绵绣簇名园。

士人不爱春光好，撒手西归返本源。

恭惟国师长老，性空和尚觉灵，本性妈蓉，事情可有。争奈禅心，明明不朽。经诵《楞严》，字书蝌蚪。佛氏为亲，泉石为友。六十九年，无妍无丑。天命临终，自知弗守。约死期生，果然应口。稳坐龕中，便不须走。休得痴呆，听吾指剖。

咦！西方是你旧路，弗用弥陀伸手。”

赞罢，众人悒悒不已，迤迳而行，到山化局，停下龕子，松林深处，五弟

子遂请寒石岩长老下火。长老立于轿下，手执火把曰：“大众听着：

火光焰焰号无名，若坐龕中惊不惊。

回首未知非是错，了然何必问他人。

恭惟圆寂紫霞堂上性空大和尚，本公觉灵，原是南昌儒裔，皈依东土禅宗，脱离尘俗性皆空，真是佛家之种，无喜无嗔和气，有才有学从容，名山独占乐其中，六十九年一梦。咦！

不随流水入天台，趁此炎光扫净土。”

念罢，举火烧着，舍利如雨，火光中现出一和尚，腾空而去。观者无不嗟叹。

赞善蒙长老临终之嘱，折折不忘。不觉修元年登八岁，有舅王安世一子名王全，年十岁，赞善与世安共延师教子。修元入学读书，过目成诵。读毕，静坐终日不言。自小会饮酒，父母禁之，故不至醉。年十二，吟诗作对，举笔成章，时时偷看佛门经典，累夜不倦。小时听人述性空和尚之语，欲见印别峰远睹堂，无由相会。节届清明，先生假馆，赞善令二子送先生回家。转来，在祇园寺门首经过，修元拉王全同进寺中游玩。二人携手入寺，升阶登殿，遍绕回廊，遂入方丈。但见一床于中，左坐一官，右坐一僧，两边排立数十行童，各执纸笔。修元向前揖曰：“许多行童在此何为？”长老曰：“在此争功。”修元曰：“学生年幼，不识所争何功？”长老曰：“此位大人乃王太尉，因下海至黑水洋，蓦然波浪狂起，许出一愿，方得平安。还家乃舍财一千贯，请道度牒，开剃一僧。为见行童多杂，乃成一对对得好者，便剃为僧。”修元曰：“对在何处？见赐一观。”王太尉因见修元人物俊雅，语言洒落，遂取所出对与修元看之。对云：

茫茫欲界，总□□水狂波，谁人脱离。

修元不假思索，即援笔对曰：

攘攘浮生，只有青山净土，凭我逍遥。

王太尉并长老一见骇然，便请修元、王全坐定。长老曰：“二位小官人请问姓名居住。”修元曰：“表兄王全，学生乃李赞善之子李修元。”长老曰：“可知可知。十余年前，国清寺长老归天之日，曾与尊府言，公子只可出家。今日既成此对，理合剃为僧矣。”修元曰：“出家亦美事，但未奉父命，不敢自专。”长老曰：“贫僧自造宅见令尊大人礼请，今日岂敢造次。”二子告别，长老送出山门，回方丈对王太尉曰：“此子慧性非凡，异日不可量也。倘剃度得此子，山门有幸。明日且看赞善主意如何。”

且说修元兄弟二人回府，参见父母。赞善曰：“汝二人归来何晚？”修元将祇园寺作对之事叙了一遍。赞善曰：“天台山有三百僧众，曩时国清寺长老

性空禅师，并寒岩和尚皆已西归，近今却尊祇园寺长老，孩儿不可轻薄。”修元道：“孩儿随口一对，四坐皆惊。那长老约明日来见父亲，要孩儿出家。待他来时，孩儿自有答应。”是夜无话。

次早，忽报祇园寺长老至。赞善出迎，相见礼毕。长老曰：“日昨敝寺考对，令公子佳对先成，度牒有分。但不知大人肯舍令嗣出家否？”赞善曰：“荷上人厚德，奈下官只此一子，难以奉命。”长老曰：“谚云，一子出家，九族升天。况且十余年前性空长老之言，大人何故顿忘。”话间，忽屏风后走出修元，向前行礼毕，曰：“感蒙长老盛情，学生有三事，难以出家。”长老曰：“那三事？”修元曰：“一者学生年未及冠，不谙正事；二者父母在堂，乏人奉养；三者天台僧众无可为师。有此三事，难以奉命。”长老曰：“贫僧年老，岂不能为汝师？”修元曰：“学生有名言语，动问长老，如说得明白，愿为弟子。”长老道：“你且说来。”修元曰：“长老高寿？”长老曰：“年六十二矣。”修元曰：“年既六十二岁，不知前此一点灵光在于何处？”长老赧然无答。良久，修元曰：“只此一句，尚未省悟，焉能为我师乎。”长老惶愧，置身无地。赞善留斋，长老紧辞还寺，于心不乐，连卧三昼乃起。

忽报观音寺长老道净相探。坐定茶罢，道净曰：“闻知师兄清体不快，特来拜访。不知因何染病？”道清曰：“多感雅意，一言难尽。”遂叙李公子之话。道净曰：“若此何难。”道清曰：“贤弟毋得小视此子，才学诚然拔萃。”话间，又报李赞善及子二人来访。长老曰：“请进。”礼毕，献茶。赞善曰：“小儿昨日狂妄冒犯尊师。释怒为爱。”道清曰：“惶恐惶恐。”道净曰：“此间公子就是？”道清曰：“然。”道净曰：“公子甚表？”元曰：“名修元。”道净曰：“字号修元，本命元辰修未易”修元勃然曰：“名为道净，净生极乐道须成。”二上人悚然起敬。道清待斋罢，赞善辞别回家。

修元每日在书院吟咏，不觉年已二九。岂料夫人王氏卧病不起，时年五十一岁而亡。比及母服方阕，乃继父丧。倏忽三年服满，母舅王安世累与元言婚事，元不肯依，时往诸寺，但觅印别峰远瞻堂二长老，不知下落。又过半年，始知音耗。印别峰和尚在临安径山寺住持，远瞻堂先在苏州虎丘住持，今在灵隐。修元稟知母舅，欲去寻师。王安世再三苦谏，修元执意要行，收拾随身细软，约有千金，其余财产，尽付表兄王全。择二月十三日，拜别起行。安世曰：“我已年迈，可令王全送去。”元曰：“不劳贤兄，只带一二侍者足矣。”王安世嘱付道：“贤甥早去早回。”不觉泪下，修元全然不顾。

迤邐过钱塘江，登岸入城，径到新宫桥客店安歇。问主人曰：“久仰临安胜概，小子特来闲玩。”主人曰：“此城市中，无非官府衙门，街坊市店，有

何好处。若要闲戏，可往西南二山诸寺。西湖胜景，天下罕有。”元曰：“有一灵隐寺却在何处？”主人曰：“此寺正在西山飞来峰对过。”元曰：“路从何达？”主人曰：“出一塘门，便是西湖。过保叔塔下，沿湖北山，至岳武穆王坟，入西，乃是灵隐寺。前有石佛洞、冷泉亭、呼猿洞，无穷佳景，水明山秀。”元曰：“此寺有几多僧众？”主人曰：“约有三五百僧。上年歿了住持长老，往姑苏虎丘山请得一僧，名远瞎堂。此僧善知过去未来之事。”元曰：“来早即当往见。”元乃扮一秀士，同侍者沿路出钱塘门。时当三月，风日晴和。元顾谓侍者曰：“闻说杭州西湖景致，果然不谬。”入昭庆寺，见大悲像，颂曰：

一手动手千手动，一眼观时千眼观。

既是名为观自在，何须拈弄几多般。

题毕，行至大佛寺，见大佛半身，颂曰：“背倚寒岩，面如满月，尽大地人，只见半截。”题毕，迤迤过飞来峰，坐冷泉亭。元观亭侧，有唐白乐天诗曰：

朔月凛凛雪漫漫，未比清泉一道寒。

六月炎天不飞雨，请君就此倚栏干。

修元称羨好景不已。但见许多和尚随一长老径进寺去，惟一僧在后。修元急向前施礼曰：“适此长老从何而来？”和尚曰：“是本寺新住持远瞎堂长老。因径山寺印别峰西归，请去下火方回。”元曰：“学生欲见长老，敢烦引进。”和尚向前复长老。长老令请进。元乃进见，行礼毕，长老曰：“秀才何来？”元曰：“弟子李修元，天台县人，系出李驸马之裔，赞善之子。不幸父母双亡，一意出家。近闻我师飞锡，特来拜投。”长老道：“你未知出家容易坐禅难。彼此天台山三百余寺，何为舍近而趋远？”元曰：“幼奉国清长老遗言，故特投礼。”长老曰：“后侍者谁也？”元曰：“弟子家中携带贱仆。”长老曰：“人有贵贱，佛性一般，急可遣还。”元乃取出所带钱钞，付了仆人归途之资，其余尽数纳付长老，以为度牒常住公用等费。元发付仆人曰：“你只合速回，传语舅氏，我在杭州灵隐寺出家。”二仆劝元回家，不从，流涕而别。

且说长老在方丈中，令侍焚得点烛，危坐禅椅，入定半晌，乃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此种姻缘，却在斯乎。”遂拣吉日修斋，请度牒。斋完，鸣钟击鼓，会众于法堂。长老令元跪在法座下，曰：“出家容易还俗难，汝知之乎？”元曰：“弟子诚然心悦，非勉强也。”遂将发分绾五髻。长老曰：“此五发，前是天堂，后是地狱，左为父，右为母，中者本命元辰也。”元曰：“弟子已理会矣。”方落发毕，长老摩顶受记，名为道济。长老曰：“汝受三皈五

戒，杀盗淫酒气，自后俱要除下，每日在云堂坐禅。”道济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长老令监寺送道济入云堂。道济坐定，监寺吩咐曰：“汝宜谨慎，休得跌地。”道济坐至三更，身渐疲困，忽从禅床跌下，连声叫苦，头上跌起一大疙瘩。监寺曰：“道济汝何故跌下，姑恕这次。倘后定行痛治。”道济起来再坐，睡意昏昏，甚难消遣，连跌二次。监寺只做不知。少顷又跌，如此三次，跌得七头八块。监寺曰：“道济新剃光头，正好吃几竹篦。”道济曰：“跌了许多疙瘩，又加一竹篦，打一大块，我去告诉师父。”监寺曰：“我看你新来只打一下，你倒要去告诉师父。”道济曰：“阿哥，是我不是。”监寺含笑而去。渐渐天明，道济起来，头上摸着疙瘩，连声叫：“苦恼苦恼！坐得一夜，头上许多块起，若坐几月，头上块子无处安顿了。”只得又熬两月。

道济暗思：“未出家时，大块肉，大碗酒，任我意吃。如今只是粥菜，要多吃半碗，也不能够，身渐黄瘦，如何受得过。不如辞别长老，还俗去罢。”于是急跳下禅床，走至云堂门首。二监寺曰：“适间已去小解，今何又去？”道济曰：“牢里罪人，也放水火，你何多管闲事。”监寺道：“放你去便来。”道济出得云堂门，径入方丈。先是伽蓝已告知长老，言天台山出家的罗汉，近差念头。我师可点化他，休得放去。只见道济已到面前问讯。长老曰：“道济，你不坐禅，来此何干？”道济曰：“告我师，弟子出家不得，正欲还俗。”长老曰：“快休出此言。我前日曾与你说，出家容易还俗难，汝既出家，岂有还俗之理。”道济曰：“都是弟子不是，望我师慈悲，看弟子苦恼面，饶了。”长老曰：“有甚苦恼？熬守二年，管职事。”道济曰：“弟子守不过，寺中酒肉不曾见面，粥又吃得不饱，禅床上坐不稳，跌下来，又被监寺大竹篦打，遍身黄瘦，如何熬得过。”长老道：“我吩咐监寺不打你便了。”道济曰：“便打几下无妨，只是无东西吃，熬不过。弟子有两句佛语。”长老曰：“说与我听。”道济曰：“一块两块，佛也不怪，一星两星，佛也不嗔，一碗两碗，佛也不管。”长老道：“你凑得虽好，不要差了念头。”正说间，只见斋堂敲云板。长老令侍者将粥来，就令道济同吃。道济见长老变无受用，碗内只有些粗麸筋，余外是黄酸齑菜，道济遂念四句云：

小黄碗内几星麸，半是酸齑半是瓠。

誓不出生违佛教，出生之后碗中无。

长老曰：“善哉善哉，汝却晓得。”道济曰：“晓便晓得，只是熬不过。”

”长老乃吟四句：

月白风清凉夜何，静中思动意差讹。

云山巢顶芦穿膝，铁杵成针石上磨。

道济曰：“弟子自礼长老为师之后，并不曾开发，如何得成正果。”长老

曰：“汝忒性急。既如此可近前来。”道济向前被长老扯住，只一掌道：“此人必悟。”只见道济爬将起来，看看长老胸前，只一头将长老撞翻，跌下禅椅，径奔走了。长老高叫有贼，一时众僧云集，问曰：“偷去甚物？”长老曰：“禅门大宝。”众僧问：“是谁偷了？”长老曰：“道济。”众僧曰：“不妨，某等即便拿来。”长老曰：“且休，老僧明日自问他。”

众皆散讫。惟道济一径直入云堂内，口言妙妙，爬上禅床，看看上首坐的和尚，只一头撞去道：“妙妙。”和尚曰：“道济甚么道理？”道济曰：“闲耍何妨。”须臾，又将次首坐的和尚，亦撞一头，道：“妙妙，好耍好耍。”众僧曰：“道济疯了。”道济曰：“我痴则痴，自家知。”是夜，道济在禅床上戏了一夜，监寺亦不能禁约。次早，长老方丈独坐，寻思道济虽如此，未知他参得透否，且问他几句佛语，便知端的。遂令侍者往云堂内擂鼓敲钟会众。长老升法座，念了一遍净土咒，众僧焚香。长老曰：“众僧听着：

昨夜三更月正明，有人晓得点头灯。

蓦然思起当时事，大道方知一坦平。

念罢，道：“大众，有记得当时事者么？”道济此时在浴堂洗浴，听得了，连忙系了浴裙，穿上直掇，直奔入云堂，问讯道：“弟子记得当时事。”长老曰：“既然晓得，何不在大众之前发露。”道济就法座前打一筋斗，正露出当中物事。众僧掩口而笑。长老曰：“真乃吾家之种。”遂下法座，众僧都散。长老入方丈中，只见监寺等职事僧，皆侍于前。长老曰：“汝等何事？”监寺曰：“告我师，适间道济已犯禅门正法，该责二十下，特取我师法旨。”长老曰：“单子在何处？”首座呈上单子。长老接过手，令取文房四宝，乃于单子后面批十字云：“禅门广大，岂不容一颠僧。颠者乃真字也。”批讫，付与首座。首座接与众僧看曰：“长老何亦护短如此！”自后众僧都叫他做济颠。每日发疯恼得满寺僧也无奈何，难过活。或告长老，长老只是护短，济颠越疯起来，常去呼猿洞引猿猴翻筋斗，引小儿们上酒店唱山歌。有时众僧在殿看经接施主，他却托着一盘肉，手敲引磬儿，搅在众内，口唱山歌，塌地坐在佛殿上吃肉。众僧告长老。长老曰：“他是疯子，汝等休得与他一般见识。”忽一日，长老在方丈中坐，只见颠济手拿着一顶伞儿灯，引着七八个小儿，口内唱山歌曲儿，舞将入来。长老曰：“道济，你没正经，连累老僧忍气。”济颠曰：“我师不可信这干贼秃，做一路，只顾难为我。今日是正月半元宵，因此闲戏。”长老曰：“今日既是正月半，令侍者擂鼓撞钟。”须臾众僧俱到法堂焚香。长老升座，念净土文曰，大众听着：

闲处莫入头，静处着眼看，明暗不相干。比各分一半，一半作贵人，教谁卖柴炭，不可毁，不可赞，望着虚空无边岸。相呼相唤去来休，看取明年正月

半。

长老念罢，下法座大众都散。

看看过了一年，又是正月半，有临安府知府来望长老，教请人来方丈相见了。长老道：“相公无事，同往冷泉亭上盘桓。”知府道好。侍者随到冷泉亭去。这灵隐寺有个金丝猿，时常侍奉长老。长老叫他做猿行，当时也立在面前。两个下了两盘棋，侍者报道：“诸山各刹长老都到，十六厅朝官，二十四太尉齐来。”长老道：“如何今日大众齐到？”侍者道：“我师只因去年正月半升法座，道相呼唤去来休，看取明年正月半。语录批了，告报诸山大刹今日都来相送。”长老道：“我又不死哩。罢了，既是众人都来了，岂可教他空回。”提起袖来，把棋子都拂在地下，念道：

一局残棋犹未了，又被波岩请涅槃。长老起身，便去出恭，洗浴，换了干净衣服，作文自赞道：“大众听着，

正月半，又见一年时节换，今年不见去年人，不觉风光似轮转。眼前大众息喧哗，且听山僧自决断。大众如何是，山僧自决断。咦！

白云吹散大虚空，皎洁一轮呈碧汉。”

长老念罢，道：“贫僧有些衣体，千万留与道济，我只要道济下火。”又对十六厅朝官、二十四太尉说：“列位官长，看道济如看贫僧。”说罢，坐化而去。

却说冷泉亭猿行听得，走到方丈中，绕着长老走三遭，立地而化。众僧大惊，合龕子盛了。看看五七日到举殡，济颠不回。却待要起龕子，只见那济公一双脚，穿着蒲鞋，一双手提着草鞋，口内唱着山歌，望冷泉亭来。侍者道：“你好放得落，你师父圆寂了，今日举殡，师父吩咐专望你来下火。”济公听得大笑。众僧却请金牛寺松隐长老挂真起龕。长老立在轿上，道大众听着：

诸佛灵山建法筵，上人特特去攀禅。

料应定入龙华会，故使丹青仔细传。

远瞎堂，远瞎堂，这般模样甚猖狂，方袍圆领如来相，皓齿明眸尊者装。无嗔怒，有慈祥，神心耿耿只如常。不但真容传得好，名字从来到处香。咦！

他年若在灵山会，认得今朝远瞎堂。

松隐赞罢，鼓乐喧天，簇拥龕子到佛国化局松柏亭下，解扛索。济公下火，手执火把，道大众听着：

师是我祖，我是师孙，着衣吃饭，尽感师恩。临行一别，弃袖断襟，火把在手，王法无亲。咦！

与君烧却臭皮袋，换取金刚不坏身。

举火烧着，舍利如雨，隐隐现远瞎堂长老凌空而去。斋毕各散。

济公从长老死后，愈加发疯。首座曰：“你师父衣钵交付与你。”济公曰：“我不要。”首座曰：“师父严命。”济公曰：“如此，且抬出来看。”首座令人一一扛出来。济公曰：“与我一一都开了锁，分作四份，把这一份送去炭桥河下沈提点弟兄分用，时常蒙他请吃酒，以后免得白吃他的。又有飞来峰门下住的张公，长桥堍下卖饅饅的王公，新宫桥下卖生药的沈公，升阳宫前开酒店的王公，望仙桥开茶店的陈干娘，还有周画工、徐裱褙，一班儿都是我朝夕吃酒吃茶之处。把这一份散与各家用度，下次好扰他。余二份，大众要的各自来抢。”说罢，众僧打成团扰做块，济公只拣光头上凿栗暴，一时把剩下的二份抢尽了。

先是有例，寺中住持若死过数日，请诸山会汤，议论别请长老住持。首座曰：“众位和尚在上，自长老西归之后，这道济越疯，搅得禅门不成规矩。今日列位在此，烦劝谏他。”监寺令侍者去寻济公时，济公在飞来峰牌楼下，引领许多小儿，在溪中摸鹅卵石。侍者曰：“济公，首座请许多和尚在方丈会汤，特令我来请你。”济公道：“必然请我吃酒。”便同侍者入方丈相见了。济公呵呵大笑曰：“你们团团坐在这里，好似子孙堂，只少个大均娘娘。”首府曰：“你且莫疯，也学做些正事，与师父争口气。”济公曰：“争气争气，你们方才会汤吃酒，便不叫我，我偏是无分子息。我若争气，与你们每日打闹。”众僧曰：“某等清净禅门，如何用得这等无正事的。”济公曰：“看你这伙秃驴，理甚正事。”众僧都忿然有不平之色。

是日，济公就收拾了包袱，拿了禅杖，别诸山和尚，师父骨塔前拜了几拜，便走离了灵隐寺。过了六条桥，径到净慈寺投宿一宵。次早到浙江亭趁船，取路回到台州。时有人报知王安世舅舅，合家来接，喜不自胜。济公拜见舅爹舅母、王全嫂嫂，都相见了。舅舅曰：“闻知你在灵隐寺出家，十分好缘，何不辑理身上，这般模样。”济公曰：“舅舅差矣。出家人要好做甚么。我只吃几碗好酒，过得终朝便了。”济公连过十余日，舅舅要做衣服与他发誓不要，只要吃酒，或往诸山寺院闲走，作些诗赋。忽一日，济公对舅氏曰：“我回天台已一年余，明日还杭州去。”舅氏曰：“你平日说与本寺僧众不睦，不如只在家。”济公曰：“这个使不得。”舅氏舅母苦劝不住，乃任他去。付与盘缠，济公并不受，曰：“出家人做甚么要银两，安在身边，到担干记。”当时辞舅氏，离了天台，趁了江船，到浙江亭上岸。济公自思：我若别处去挂褡，又不怯气。我系灵隐出身，径到那里，看这伙秃驴肯留我否。”乃过慈云岭，径投灵隐寺。到飞来峰，见一藏主，藏主曰：“济公，你回天台去许多时，寺中换了住持昌长老，混名叫做檀板头。”济公曰：“如此却难打伙。”径投寺来到山门下，见一首座曰：“济公，你来了。如今长老利害，不比你师父

。”济公道：“利害的好，不怕你们欺侮我。”首座曰：“我同你入见长老。”二人到方丈见长老。济公拜了。首座向前曰：“此僧乃先住持远长老的徒弟道济。因还天台年余才回。”长老曰：“莫不是能吃酒的济颠？”济公曰：“弟子出游一年，酒肉俱戒了。”长老曰：“若如此可挂名字，收了度牒。”济公但在云堂坐禅，闲时在殿上念经，两月余再出山门。

时值残冬大雪，济公觉身体冷，来到香积厨下向火，露出一双精腿。火工曰：“你师父有许多衣体与你，倒令人抢去，如此大雪，一双精腿，好不冷也。”济公曰：“冷冰冰受冻也无妨，只是多时不吃酒苦恼。”火工等见说得伤心，便道：“济公，我们有瓶酒在此，请你吃，只怕长老知道。”济公曰：“阿哥，难得你好心。我躲在灶下吃。”一个便遮了，一个筛酒。济公吃了，便走出厨下来。原来这酒不吃便没事，但吃便胆大，不顾长老的言语，径出山门前，恰好撞见飞来峰牌门下住的张公。张公道：“济公，多时不见你。”济公道：“阿公，说不得，自台州来，在寺多时长老拘束得紧，不敢出寺门。今日偶到厨下，火工请我吃了一瓶酒，觉有滋味，特出来寻个主人。”张公曰：“到我家吃三杯何如？”济公曰：“最好。”跟了张公，径出飞来峰。张婆在门前见老子领济公来，千欢万喜曰：“和尚多时不见了。”连忙炒两碗豆腐，烫一壶酒来。二人对坐，儿子筛酒。济公道：“阿公，难得你一家好心。”阿婆道：“和尚，别样便没，只这酒有在此，你只顾吃。”你一碗，我一碗，各吃十五六碗，觉得醉了。济公起身叫：“聒噪。”阿婆曰：“这等晚了，现今长老不许你吃酒，你今回去，倘查出来，连我也不知重。”济公曰：“阿婆说得是，我只在这里，同你儿子歇一夜。”明早，济公见天色已晴，道：“多时不入城相望朋友，今日走一遭。”在张公家吃了早饭，一径来岳坟，正撞两人对头踏过。济公立住看时乃是王太尉。济公叫：“太尉，认得李修元么？”太尉慌忙下轿，叙了寒温，问其出家之事。济公将前事细说。太尉曰：“我等承令师长老临终之嘱，还不曾看觑得。下官今日又要去天竺，不得相邀。有暇时，千万不顾。”济公道：“多感，多感。”太尉上轿，去讫。济公自入钱塘门，径到炭桥河下沈提点家。此时提点不在。管店人请济公进店吃茶。坐了一会，正欲回寺，忽然天降大雪。济公仰视，作一词，名《临江仙》：

凜冽彤云生远浦，长空碎玉珊瑚，梨花满目泛波澜。水深鳌背冷，方丈老僧寒。渡口行人嗟此境，千山变作银山，琼楼玉宇水晶盘。王维饶善画，下笔也应难。

济公就店中借宿。寻思：沈提点定在漆器桥小脚儿王行首家。

次日起早，径望漆器桥来。到了王行首家，问奶子曰：“沈提点在你家么

？”奶子曰：“方才出去洗浴。”济公曰：“如此我等他。”但上楼去，见王行首睡熟。济公轻轻揭开被儿，踏床上拿双小鞋儿，放在阴门上，便下楼。却好撞着沈提点，问：“济长老那里来？”济公曰：“特来寻你，撞碗酒吃。”提点曰：“失迎，且上楼去。”二人同上楼时，王行首正睡觉，见不便处夹这鞋，问曰：“谁上楼来？”奶子曰：“济公。”提点曰：“出家人甚么道理？”济公曰：“冲撞冲撞。不是我无礼，有一段因缘。”提点曰：“愿闻。”济公念出《临江仙》词云：

蝶恋花枝应已倦，睡来春梦难醒。罗衣卸下不随身，三魂游阆苑，七魄绕蓬瀛。故把罗鞋遮洞口，须知觉后生嗔。非因道济假人情，断除生死路，绝却是非门。

提点大笑曰：“佳作。”奶子托三碗点冻酒至，济公吃了一碗，曰：“不济事。”行首曰：“我不吃，你都吃了。”济公又吃一碗。奶子搬早饭来，二人吃了。济公曰：“多谢多谢。万松岭王太尉望我今日来，且去见他一面。”提点曰：“回到我家走一遭。”

济公径投清河坊来，行至申阳宫酒库对门，见个豆腐酒店好买卖，推出涌入。济公见雪飘将下来，且去买几碗吃。济公坐定，酒保问和尚吃多少。济公曰：“胡乱吃些。”酒保将四碟菜，一盘豆腐，一壶酒，一只碗。济公吃了一壶，觉酒有滋味，再取一壶吃了，再要一壶。酒保曰：“和尚，我家酒味重，只好吃两壶。”济公曰：“干你甚事，只顾筛来。”又吃了两壶。济公身边无一文钱，一眼只望门前施主。正值雪落，过往人少。酒保来会钱，济公曰：“我不曾带得来，且赊这一次。”酒保曰：“这和尚好没来由，认得你是何人。”济公道：“我是灵隐寺的僧，着人跟去便有。”酒保曰：“那有许多工夫。可脱这直裰来当下。”济公曰：“我叫做菜馄饨，只有这片皮包着，如何脱得。”二人在门首撕扯。对门申阳宫酒楼上人，望见酒保扯的和尚，好象济公，便令侍者去请济公上来。酒保同济公到对门楼上。济公看时，乃是沈提点兄弟沈五官，同李提点饮酒。济公曰：“好好，你在此快活，我被拖住讨酒钱。”沈五官曰：“便是望见，因此特来相请。”济公曰：“再迟些，我这片黄皮子，被脱去了。”众人大笑。沈五官吩咐酒保回去，“少的钱，我自送还。”

酒保去了。济公曰：“聒噪，阿哥解了这结。”沈五官曰：“如此大雪，同陪提点一坐。”三人从头又吃。济公已有酒，略吃几杯，便觉道醉。五官曰：“你方才吃这样亏，何不作首诗？”济公便吟四句云：

惯会饕斋觅主人，身边零钞没分文。

谁知撞见真经纪，不遇檀那怎脱身。

五官道：“你吃几碗？”济公又念四句云：

平生只爱呷黄汤，数日无钱买得尝。

今幸见君君莫阻，再求几碗润枯肠。

五官大笑，令酒保只顾筛酒。济公吃了十余碗，又作四句云：

昔日曾闻李谪仙，饮酒一丰诗百篇。

感君慨赐无慳吝，贫衲何尝出口涎。

李提点大笑。五官又斟酒与济公吃。济公大喜，又作四句云：

自来酒量无拘管，惟有穷坑填不满。

要同毕卓卧缸边，告君再觅三十碗。

五官见济公醉了，叫当直的，吩咐三个唱的来。不多时，三个唱的来到。

五官身边坐一个，李提点身边坐一个。五官曰：“济公，我见你清静，特请娘子相陪。”济公曰：“好好。”作诗一首云：

每日贪杯又宿娼，风流和尚岂寻常。

袈裟常被胭脂染，直裰时闻腻粉香。

五官曰：“这里无人，济公可同娘子一睡。”只见酒保上来道：“使不得。”济公吟诗一绝云：

满坐群芳斗色鲜，就中一朵最堪怜。

任伊万种风流态，惟有禅心似铁坚。

五官喜曰：“真佳作也。”济公又吟一绝云：

昔我父娘作此态，生我这个臭皮袋。

我心不比父娘心，我心除酒都不爱。

吟罢，又吃几碗，渐渐天晚，五官曰：“济公，晚了，回寺不得。”五官令当直扶济公下楼，与李提点别了。

二人径到新衙刘行首家。虔婆接见，十分欢喜道：“五官人，今日如何带这醉疯和尚来？”五官曰：“他晚了，回寺不得，同来借歇。”虔婆曰：“无碍。”便叫两个女儿来相见，令安排酒。五官曰：“我们已醉。”五官令大姐同济公去睡。五官与二姐睡了。大姐推济公入房中，坐在床上，关了房门，与济公脱衣裳。济公曰：“啊呀罪过。”却被大姐缠得酒醒，起身开房门欲走，又怕巡夜的捉住，只见春台畔大火箱有些热，便爬上去，放倒头睡了。大姐推唤不醒也自去睡了。

济公听得朝天门钟响，急爬起来，推窗一看，东方已动，遂题一绝云：

暂假夫屯一宿眠，禅心淫欲不相连。

睡宵姑顺君尊意，多与虔婆五贯钱。

题罢，见台子上有昨夜剩的酒一壶，乃饮毕，又吟一绝云：

从来诸事不相关，独有香醪真个贪。

清早若无三碗酒，怎禁门外朔风寒。

济公写讫，遂开大门，一径去了。虔婆听得门响，急起来看，只见台子上了一幅字纸。大姐孤身睡着。问时，大姐曰：“夜来如此如此。”虔婆曰：“好个真童男子。”须臾。五官起来问济公。虔婆曰：“早去了。桌上遗幅字纸在此。”五官看了，道：“不枉了出家人。”

却说济公踏冻出清波门，自思如今身又寒，肚又饥，且去万松岭寻个施主，讨些早饭吃。径赴王太尉府前，见门公扫地。济公曰：“烦与我通报。”门公乃丢箕帚，入报。太尉慌忙出厅。济公向前问讯。太尉曰：“如何久不下顾？”济公曰：“归家一年回寺，被长老拘束得紧。数日前，得火工三碗酒吃，吊动念头，连日在城中，只是撞酒吃。今日特到府中。”太尉大笑道：“取汤来。”济公曰：“汤不要吃。”太尉曰：“我理会得，你只要酒吃。”命当值的事治肴馔酒果。济公吃了十五六碗。太尉曰：“你身上冷否？”济公曰：“顽皮袋，由他冻。”太尉曰：“你身上穿一领破直裰，脚下着一双破僧鞋，赤条条露双腿。我今送你一匹绫子，一个官绢，做件衣服，银一两作裁缝钱。”济公曰：“无可报你，你明年冬有场大灾。你将纸笔过来，取个香盒，闲人暂退。”济公遂写字放在香盒内，如法封固，付与太尉，令安在佛前，明年有灾时，可开来看。其后太尉忽患一发背，大如茶瓶，痛不忍，百般医治不瘥，猛然思起济公留下香盒，急取来看，见盒内写着一方。太尉如法修合，遂果获效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济公得了绫子官绢银两，遂拜谢太尉出门。才下岭，见一伙乞儿冻倒在地。济公曰：“苦恼，我有些东西与你。”袖中摸出银子，连绫子官绢尽与众人。迤逦归到灵隐寺，首座曰：“你连日在何处？”济公曰：“我连日在升雁楼饮酒，新街里宿娼。”首座曰：“好你又吃酒，又宿娼。”济公曰：“我明里去，不强如你们黑地里去。”首座曰：“长老昨日问我，我说你十六斤朝官处探访，原来这样胡行！”急拖入方丈，见长老，言济公私自出去吃酒宿娼。长老大怒，令侍者打二十。众僧即忙拖倒，揭起直裰，济公却不穿裤子，转身露出面前那物事。众僧大笑。长老曰：“这厮如此无礼。”首座曰：“先师护短，容他惯了。”长老曰：“疯颠之人，不必打他，且放起来。”济公呵呵大笑，出方丈来，曰：“你们拖我见长老，却不打我，好汉子和你跌三交。”众僧曰：“不打你这疯子。”济公曰：“贼牛们，却又怕我。”自此，愈加疯颠。众僧皆来同长老计议，怎样逐得他出去。长老曰：“他是先师徒弟，如何逐得。”监寺曰：“某有一计，自然使他安身不得。”众僧曰：“却是怎么？”监寺曰：“比先寺中有个盐菜化主，每日化来常往公用。此职事最难，如

今可买一樽酒，整顿齐，使他大醉。倘若应允，后来他化不得，自羞回也。

”众僧曰：“妙计。只恐他不允。”监寺曰：“他只要酒吃。”

是日整斋置酒，叫侍者去请济公来吃。济公到方丈坐定，曰：“长老唤我做甚么？”长老曰：“众僧买酒在此请你。”济公曰：“却又蹊跷，你且说为何请我？”长老曰：“我初住持，不识前事。先是此寺有个盐菜化主，如今一向无人。今欲立个化主，要你开疏头，因此请你。”济公曰：“既在写疏，且只吃酒，若醉了，方有文章。”长老曰：“你只顾吃。”当时行童将只大碗，放在济公面前。一上吃了三十余碗，暂住。侍者遂将文房四宝，放在桌上，浓浓磨墨。济公指开纸，文不加点。

伏以终朝易过，衣食难求。空门内皆倚檀那，寺院中全凭施主。倘无施主，房子便东倒西歪；若没檀那，和尚就忍饥受饿。衣非绫锦，也须得绵布遮身；食匪珍羞，亦必用酸齏过粥。费用虽不奢华，人多也难挣挫。辄持短疏，遍叩高门，不来求施衣粮，但止化些盐菜。灶户口烧造殷勤，园圃人种栽劳碌，羞将痴脸恳求他，全仗欢欣资助我。莫怪贫僧朝朝饶舌，曾因敝寺日日用他。一碗糙米粥，无他怎送人饥肠；半碟黄菜齏，有你乃能充饿口。和尚个般苦恼子，达官普发欢喜心。日化八贯贐财供，人常住增富贵；朝参三宝圣贤，愿祈施主永安宁。谨疏。年月日。

济公写罢，济公并众僧都喝彩，令行童取酒来。济公又吃了十余碗，长老曰：“一客不烦二主，再：你做个化主。”济公曰：“我是疯子，如何做得。”监寺曰：“济公结识的十六厅朝官，十八个财主，莫言一日八贯，便是八十贯，他也化得。”长老曰：“原来恁地。”济公曰：“相识家只好求他些酒吃，如何又化他钱财。”长老曰：“你胡乱化半年，三个月，我这里别令人代换。”济公此时已醉，应道：“吃了你们酒，如何推得过。”长老大喜，便教铺香花灯烛，请济公坐了，受长老三拜。收拾斋衬，遂别长老出方丈。心内暗思：我反被局了，在这里亦不秀气，不如一发起了度牒，别处去罢。转入方丈。长老问何又回。济公曰：“我思做此化主，未免要各处去化，身边又无度牒，只道我是野和尚，那个肯舍，故此回取度牒。”长老曰：“说得是。”即令监寺取度牒付与济公，收了自去。

且说济公出山门，径到白乐桥，坐思这伙秃驴合成圈套，明是逐我出来。净慈寺德辉长老平素与我契合，我往投他，必然见留。遂望净慈寺来，入见长老问讯。长老曰：“济公何来？”济公曰：“说不得。弟子被众局我做盐菜化主，弟子初时不肯，后被他灌醉，一时应承。今思明是逐我出门，故特来投。希留为爱。”长老曰：“你是灵隐寺有分子孙，如何空身出来。”济公曰：“我不要他东西，只因被这伙欺侮过不得，望我师慈悲。”长老曰：“留自

留你。只是昌长老面上不好看。老僧明日写一柬去，他若回字来，那时收你，两家都好看。”济公曰：“我师见是。”当晚济公就方丈中暂歇。次早，长老写了书，差传使诣灵隐寺。时昌长老正在方丈中坐，侍者报净慈寺传使在此。长老教进来，传使将书呈上云：

南屏山净慈寺住持比丘德辉稽首师兄昌公法座前，即晨新篁渐长，绿树成荫，恭惟尊候，安享禅规，倍增清福。上刹散僧道济，到敝寺言，蒙差作盐菜化主，醉时应允，醒却难行，避于侧室，无面回还。特奉简板，伏望慈悲，念此僧素多酒症，倘觑薄面，明日自当送上。

昌长老一见大怒曰：“道济受某三拜，不曾化得半文钱，便来讨饶，我寺决不用他。”令侍者取笔，就简板后批八字云：

似此颠僧，无劳送至。

批罢，付与传使自回。

且说德辉长老，正与济公话间，忽见传使至前施礼，将前言细说，呈上简板。长老大怒曰：“我又不属你管，如何这等无礼。”济公曰：“便是檀板头不晓事，只为我，教长老受气。”长老曰：“济公，我收你在此。替我争气，就升你做本寺书记，一应榜文开疏俱是你。”济公谢了长老，自去选佛场，坐禅念经。

不觉已过月余，忽一日，济公闲步出山门，走至长桥堍下，只见卖饅饅儿的王公在门首播豆。王公曰：“济公多时不会。”济公曰：“我被灵隐寺赶出来，如今和你是邻舍。”王公曰：“你坐一坐，待我买卖净些，同你下棋。”就掇条凳子，在门前，安下棋盘。济公曰：“我赢得，吃一碗饅饅。若输了，你便打我一个栗暴。”王公大笑。二人下了五六盘，济公却输了一盘。王公曰：“出家人不打你，只与我写一招牌。”济公曰：“我无酒却写不得。”王公便与济公到对门方家店里。济公一下吃了十五六碗，曰：“你要写甚么招牌？”王公拿出一幅纸，济公提起笔便写下十字云：王家清油细豆大饅饅儿。写毕，济公曰：“我吃你酒，无物相谢，我将方才下棋为题，写一文在粉壁上。”词云：

无为堂上，敌手相逢，移来一座水晶盘，倾下两行碧玉子。聚三掣五，夺角争先。静悄悄向竹坞松轩，冷清清对茅亭菊槛。排成形势，黑丛丛万里干戈，摆定机关；白皎皎一天星象，休言国手，谩说神仙。遍九州，夺利于蝇头；布三路，图名于蜗角。纵横在我，敲磕由他。个中诀破看精神，要使英雄满天下。咦！除非有个神仙路，冲破从来七九关。

济公写罢，相谢出门，径往万松岭，望毛太尉。太尉却好在那里射箭。济公向前施礼，曰：“太尉射得好。”太尉急忙歇箭，曰：“何故久不会？”济

公将前事细说。太尉曰：“今日热，同你竹园中乘凉吃酒。”至晚而散，仍于府中歇住五七日。济公曰：“我还要去望陈太尉。”遂别。径到陈太尉府前，门公通报，太尉出迎。茶罢，便令安排品馔饮酒。至晚，又留在府中歇住二三日。济公猛省曰：“长老知我为人，连出来十余日，他必嗔怪。”遂别太尉，径来净慈寺。

却说德辉长老，数日不见济公，心中嗔恼，差火工四下寻觅。到长桥，只见济公在馄饨铺中。火工向前曰：“济公，长老有请。”济公便起身，入方丈见长老。长老曰：“老僧再三嘱咐，缘何不改前非？”济公跪在面前曰：“告我师慈悲。弟子许久不去望相识，偶至万松岭，蒙毛太尉留住五七日，陈太尉府里住二三日，故此担搁了。”长老曰：“我闻得二位太尉，是朝廷近侍官，如何敬你。且说你的本事，我便饶你打。”济公请纸笔，便作一词，名《临江仙》云：

粥去饭来何日了，都缘皮袋难医。这般躯壳好无知，入喉才到腹，转眼又还饥。惟有衲僧浑不管，且须慢饮三杯。冬来犹挂夏天衣，虽然容丑陋，心孔未尝迷。

长老大喜曰：“既然朝官与你好，如何做不得盐菜的化主？”济公曰：“做倒做得，争奈不怯气化来请这伙贼秃。若是长老这等相爱，休说盐菜，便一日要十个猪也有。”长老大笑道：“我寺中原有寿山福海藏殿，如今塌坏，若得三千贯钱，便可起造，你化得否？”济公曰：“非是我弟子夸口，三千贯只消三日便完。”长老便令侍者请监寺买办酒肴素食，罗列于方丈。长老亲陪济公，吃得大醉。长老曰：“要开疏头。你醉了，明日写罢。”济公曰：“我是李太白，但酒多越好。”乃令行童取过文房四宝，浓磨了墨。济公提笔，一挥而就。

伏以佛日增辉，法累长转。夫佛日者，乃佛光洞照；法轮者，是法力传流。切见南屏山净慈寺，承东土之禅宗，禀西湖之秀气，殿阁轩昂，门楼高大。近因藏殿倾颓，便觉僧家寥落，是以法轮不动，食轮怎得周全。藏殿若完，福殿自然气象，欲得寿山福海庄严，须仗达官长者欢喜，舍金赐钞。须休心下踌躇，运木担泥，且便眼前成就。轮转无休，檀那永固。募缘化主书记僧道济谨题

写罢，长老大喜。

次早济公到方丈，别了长老出门，径投万松岭来。忽听一声喝道，言太尉朝回。少顷，毛太尉近面。太尉曰：“这早何处去？”济公曰：“我早，太尉又早。”太尉曰：“我是官身，朝里去方回。你出家人，正好稳睡。”济公曰：“适有一事，睡不能熟，进府诉禀。”太尉便令整治早饭，问济公欲说甚话

。济公曰：“敝寺有座寿山福海藏殿跌倒，今欲修造，须三千贯钱，因此特来。望太尉一力完成。”将出疏簿，递与太尉。太尉曰：“我那有三千贯，少些布施使得？”济公曰：“教我再化何人？”太尉曰：“既如此，可停一两月待下官凑集。”济公曰：“这个却使不得，三日内便要。”太尉曰：“你正是疯子，三千贯钱如何便有。”济公撇了疏簿，急急起身。太尉赶出去，将疏簿丢还他。济公拿起又丢入去，一径奔走。太尉吩咐门公，今后济疯子来，休放进府。

且说济公径自回寺。首座问曰：“化得若干？”济公曰：“后日皆完。”首座曰：“今日无一文，后日那得完。”济公曰：“不要你忧，我自有道理。”首座说与长老，长老亦不信。次日，众僧咸对长老，言济公今日不出去化，只在灶下捉虱子，明日如何有。第三日，毛太尉早朝，但见一皇院子来，道娘娘有旨宣。太尉急忙到太后宫中。拜舞罢，太后曰：“毛君实，梓童夜来三更时分，见一金罗汉，言净慈寺寿山福海藏殿崩塌，化钞三千贯。再言疏头在汝家，后有名字。”太尉大惊，暗思济公，非凡人也，乃启奏曰：“娘娘，两日前，净慈寺书记道济有疏头留于臣处。”太后曰：“定库内有三千贯脂粉钱。梓童共你到净慈寺，认此金身罗汉。”太后懿旨，备办鸾驾，嫔妃彩女随往净慈寺行香，毛太尉押解三千贯钞。此日济公在房中曰：“此时将及来也。”行出房门，高叫都来接施主，便去擂鼓撞钟。长老听得，急使侍者问消息。只见门公报道：有黄门使来，说太后娘娘行香。长老忙披袈裟出方丈，引满寺五百余僧迎接。只见太后凤辇到来，长老等于山门外接见。娘娘谓长老曰：“梓童昨夜三更时分，梦一金身罗汉，来化钞三千贯，修造藏殿，今日送钞在此。梓童要认这尊罗汉。”长老见说，抬着香炉，引五百余僧，团团在佛殿上看经。此时济公夹在数内，却从面前过。太后指曰：“正是此僧。”方欲下拜，济公急忙打个筋斗，裤儿不穿，露出前面这件物事，扒起便走。长老就奏娘娘曰：“此僧平日有些疯症。”太后令毛君实将三千贯交与库师收了。太后自回。长老众僧送出山门，自回方丈，令寻济公不见。忽一侍者来曰：“济公引领一伙小儿，撑一只船到西湖采莲。长老想道：济公要这藏殿完成，一时遂显灵感。今恐被人识破，故作此态。”

济公将船划地石岩桥登岸，令小儿划船回去。却自望古荡里摸去教场桥，登东厕，只见尿缸内一个虾蟆浸得涨涨的。济公曰：“苦恼亦是轮回，我与你下火。”作颂云：

这个虾蟆，死也崛强，瞑目并牙。跌合掌，佛有大身小身，即非我相人相。一念悟来，离诸丛障。咦！

青草岸边寻不见，分明月夜梨花上。

济公念罢，只见半空中有青衣童子，叫曰：“多亏师父，已得超升。”众皆喝彩。忽一人拖住济公曰：“师父同你前面行一步。”济公回头，认得是徐提点。问曰：“你要我那里去？”徐提点曰：“西溪安乐山永兴寺长老，闻清溪道士徐公，说上人清德，累欲一见，每托小子相邀。今日有缘，且去饮三杯。”二人行过古荡，径望永兴寺来。此时长老正在山门下乘凉。济公向前施礼。长老曰：“师兄何来？”徐提点曰：“此位便是济长老。”长老大喜，请入方丈，宾主坐定。茶罢，问徐提点何处相遇。徐提点述虾蟆下火之事。长老叹羡不已，令整酒饌。济公任意饮了一夜。次日又请徐提点陪侍。长老要造安乐桥，济公开疏云：

伏以山藏古寺，水接平桥，西溪市北，安乐山桥，塌损年深，往来不便。欲建连云之势，全凭驾石之功，费金浩大，独力难成。辄持短疏，遍叩大檀。诚哉劝资，慨然乐助。叠石横空，杜预建时从古有；跨溪通道，相如题后迄今无。不惭风漱石，还爱月盈河。水流碧草环中过，人在苍龙背上行。桥梁万代，福禄无穷。

写罢，二人迤逦行至崇真寺夜宿。次日又到清溪道院。连日只在这几处盘桓，不觉过了四个月。

时值初冬天气，济公觉到身冷，思量走出来长久，须回寺去。于是别了长老并徐提点，便向石人岭来时，见上天竺忏首同一道人忙忙而走。济公认得，一把扯住，问曰：“汝等何来？”忏首曰：“你不知，我寺讲主，九月二十夜，被贼偷得一空。闻知西溪街上郑先生卜得好卦，故令我问课回来。”济公曰：“我实不知，既如此，且同你去望他。”二人落了石人岭，径至宁棘庵。讲主正在方丈中烦闷。济公向前施礼。讲主曰：“久不相会，何故来看我？”济公曰：“我今日偶遇忏首说，特来望你。”讲主曰：“老僧挣了一世，今一夜皆空。”济公曰：“出家人要财物何用，待他偷去，倒省得记挂。”讲主曰：“我积攒来，要修葺僧房，起造钟楼。今被偷去，与外人说不得，只好自知，故此烦闷。”济公曰：“如此，我作一律替你解闷。”随口题八句云：

哑吃黄莲苦自知，将丝就纵落人机。

低田缺水遭天旱，古墓安身着鬼迷。

贼去关门无物了，病深服药请医迟。

竹筒种火空长炭，夜半描龙尽向谁。

讲主大笑曰：“妙哉！双关二意。我心中多闷，你休回去，且在此相伴，闲讲一两月。”济公曰：“只怕无酒吃。”讲主曰：“别物没有，惟酒你吃不了。”济公曰：“既有酒，莫说一两月，便是一两年也在此。”众人大笑。

自此济公又在天竺过了两月。看看腊近，讲主留过年。济公曰：“这却使不得，须回寺过年。”乃别了讲主，向净慈寺来。山门口撞见监寺曰：“济公一向在何处？”济公曰：“我在老婆房里。”监寺曰：“你是疯子，我不理你。”济公径入方丈，见长老施礼。长老曰：“你不告老僧，一直出去半载，是何道理？”济公曰：“偶然闲走，望长老慈悲。”长老曰：“我却不怪，反被众人笑。”济公曰：“今后再不敢如此。”自此济公只是坐禅念经。

时值三月天气，济公对长老说：“我从归寺，并不曾出门。今欲出去望望相识，特禀长老。”长老曰：“你去只可一两日便回。”济公曰：“谨领。”乃离方丈，径投万松岭来，至毛太尉府，令门公通报。太尉忙出迎接入坐。茶罢，太尉曰：“自从同太后娘娘到你寺，已半载余矣。”济公曰：“向日深亏相公完成这桩胜事。近思饮酒，特来相探。”太尉曰：“你且坐，今日园子掘得些笋，将一半进朝，一半在此，令煮与你尝新。”济公大喜，一上吃大半碗，道：“滋味极美。佛语云一寸二寸，官员有分，一尺二尺，百姓得吃。和尚要吃，直待织壁。我亏太尉得尝新，长老在寺梦也梦不见，我且盛几块持归奉长老。”太尉道：此是残剩的，不好将去。”另取一盘来，用荷叶包固。济公提荷叶包，作谢遂行。一路向净慈寺来，山门下首座曰：“手里包的，莫非狗肉？”济公道：“不是包肉之物，你们梦也梦不见。”众曰：“却是甚么？”济公把包儿塞将过来，曰：“你们且闻一闻。”径入方丈。长老曰：“你今如何便回？”济公曰：“我一径到毛太尉府中去，却好尝新笋，便讨得一包与长老尝新。”长老曰：“难得。”济公令侍者取一盘来，将荷叶包解开，倾在盘内，托在长老面前。长老吃了三二块，侍者各分了些，众僧皆来讨笋吃。长老曰：“有数吃些，都分了。”济公曰：“我在毛太尉府中说禅机漏将笋来，你们只顾白口要吃。”长老曰：“你说甚禅机？”济公曰：“一寸二寸，官员有分，一尺二尺，百姓得吃。和尚要吃，直待织壁。”长老曰：“绝妙，绝妙！”众僧曰：“你化些来与我们尝新也好。”济公曰：“众僧有将新笋为题，作得一诗，我便化两担来。”长老便吟一绝云：

竹笋初生牛犊角，蕨芽新长小儿拳。

旋挑野菜炊香饭，便是江南二月天。

济公曰：“今日不许，明日也无，后日还你两担。”长老曰：“这新笋初生，如何论担？”济公曰：“休要管。”次日，济公径投万松岭毛太尉府里来。太尉迎到厅上坐定。济公曰：“昨日蒙赐笋，长老吃了，众僧都讨。我一时说了口，今日故来化两担缘。”太尉曰：“若过十余日出得广时便有，如今初放标，如何论担。”济公曰：“太尉只问园子自有。”太尉叫园子问时，答道：“昨夜笋都钻出来。”太尉大喜曰：“要化笋也要疏头。”济公请纸笔，一

挥而就。疏云：

锦屏破土，便宜我等斋盂；粉节出墙，已属他人风月。正好拖泥掘出，那堪带露担来。盐油锅内，炙就黄金，汤水釜中，煮成白玉。满满盛来，没底碗子，齐齐吃去，无心道人，趁嫩正好结缘，到老难得进口。味属山僧暂尔，福归施主千秋。

太尉喜曰：“今日方透芽，且养他一夜，明早掘去，还多得些。”济公曰：“正好正好。”太尉当晚留济公在府歇了。次早同济公步入竹园中，只见掘起约有五担，发五个当值人挑送。济公谢了太尉，投净慈寺来。众僧在山门下，遥见济公领五担笋来，急报长老。济公曰：“笋便化了，你等可出三百文钞，还脚钱。”长老曰：“老僧自有。”令侍者取钞五百文，送五个送笋人去讫。长老令人煮笋与众僧吃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济公猛思灵隐寺昌长老已死，不去送得丧；闻得印铁牛做长老，要去望他。离寺过六条桥，徐步至灵隐寺前。见侍者，曰：“烦希通报。”侍者入方丈曰：“净慈寺济书记来访。”长老曰：“疯子不要睬他，你回去报不在。”侍者回报济公。济公大怒，便走到西堂房里，望小西堂亦不在，问行童借笔，去冷泉亭下作诗一律云：

几百年来灵隐寺，如今却被铁牛闲。
蹄中有漏难耕种，鼻孔无皮不受穿。
道眼如何驴眼瞎，寺门常似狱门关。
冷泉有水无鸥鹭，空使留名在世间。
写罢，付行童，又于西堂粉壁题云：
小小庵儿小小窗，小小房儿小小床。
出入小童并小心，小心伏事小西堂。
济公题毕，回寺去讫。

却说灵隐寺行童将诗白知长老，长老怒曰：“临安府赵太守是我故交，：他昨去净慈寺门外两旁松树，破他风水。”德辉长老一日共济公在方丈中，忽见侍者报曰：“山门外赵太守带百余人，要砍两旁松木。”长老曰：“如何是好？”济公曰：“长老休慌，待我去见他。”长老曰：“这官十分厉害，汝去见他，须用小心。”济公曰：“我师宽心。”言讫，出山门。太守在外叫和尚。济公向前施礼。太守曰：“你便是甚么济颠。今来见我怎么？”济公曰：“闻知相公要伐敝寺松木，小僧有诗呈上。”太守曰：“久闻你善赋诗，今日且看你的诗做得如何。”诗曰：

亭亭百尺接天高，曾与山僧作故交。

满望枝柯千载茂，可怜刀斧一齐抛。

窗前不睹龙蛇影，耳畔无闻风雨号。

最苦早间飞去鹤，晚回不见上时巢。

太守见诗，默然有惭愧之心，吩咐砍木之人，且不要动手。遂谓济公曰：“此寺山环翡翠，屋隐烟霞，汝可再作一诗。”济公又呈诗云：

白石磷磷积翠岚，翠岚深处结茅庵。

煮茶迎客月当户，采药山门云满篮。

琴挂壁间鸣素志，拂悬窗左罢清谈。

今朝偶识东坡老，四大皆空不用参。

太守叹赏不已，曰：“下官亦续一律。”太守诗云：

不作人间骨肉僧，霜威隐隐骨棱棱。

金芝三秀诗檀瑞，宝树千花法界清。

得句逃禅宁缚律，即心是性不传灯。

我来问道无余事，云在清天水在瓶。

济公曰：“相公佳作，小僧诚抛砖引玉矣。”太守曰：“下官原无砍伐松树之意，只因灵隐寺印长老有言，下官特来一观。”济公曰：“君子所至，必有恩泽。敝寺松下少一条石子街，既蒙相公光临，伏乞布施。”太守大笑，便许施五百贯，写钩帖差人库上支取送寺。济公留太守素斋，须臾斋毕，太守自回。长老入方丈谓众僧曰：“今日若非济公，谁人解得此难，反得五百贯砌街。”自此，益敬济公。

一日，济公闲行至长桥，见卖饅餮儿门上贴着斗书，吃了一惊。走入，见王婆在棺材边哭。王婆曰：“阿公和你素好，后日出殡，你来送丧，就请你下火。念阿公平日之情，说两句禅机，令他西方去。”济公曰：“如此准来。”

行到长桥上坐着。只见卖萝卜的沈乙挑了空担曰：“师父多时不见，同你饮一碗何如？”济公曰：“甚好。”二人走入酒店坐定，沈乙筛酒。济公一上吃了几碗。济公曰：“难得你这片好心，我看你巴巴碌碌，何时是了，不如随我吃几碗安乐饭也罢。”沈乙曰：“我久怀此意，若师父肯提挈，今日便跟师父。”济公引沈乙来寺参见长老。济公曰：“我寻一徒弟在此，望长老容留。”长老遂与他摩顶授记，改名沈万法。次日饭后，济公令沈万法爬起火来。万法曰：“要火何用？”济公曰：“我今日闲坐，烘几个虱子。”少顷，万法掇一盆火来。济公脱下直裰，在火上一烘，两个虱子做一块儿钻出来。济公曰：“虱子也有夫妻，我欲咬死，又恐污了口，不如就火中烧化。”便放虱子火中，口念云：

虱子，听我语汝。取类虫蚁中，只与血肉处。清静不肯生，来生我裤里。

大不大如麻，亦有夫和妇。宛转如是生，咂我何时悟。我身自非久，你岂能坚固。向此一炉火，切莫生惊顾。抛却蠕动形，莫复来时路。咦！

烈焰光中爆一声，刹刹沉沉无觅处。

是日济公吩咐沈万法道：“我去长桥送王公丧了，便回。”径至长桥，丧事将起身，济公曰：“我一发替他指路。”遂念云：

饅飣儿王公，秉性最从容。擂豆擂了百来担，蒸饼蒸了千余笼。用了多少香油，烧了万千柴头。今日尽皆丢散，日常主顾难留。灵棺到此，何处相投？咦！

一阵东风吹不去，鸟啼花落水空流。

一壁起材，行至方家局烧化。济公手提火把，道大众听道：

王婆与我吃粉汤，要令王公往西方，

西方八万四千路，如今端只在余杭。

念罢，只见一后生来，在王婆面前作揖，乃是女儿的邻居。先时王婆有一女嫁在余杭，此时有孕不来送丧，昨夜五更，养得一个男儿，肋下有四朱字，写道“饅飣王公”，因此特央邻人报生。王婆听得大喜，众人大骇。济公被众人围住，便跳在桌上，打个筋斗露出下面物事来。众人大笑。济公趁笑间，一径走了。乃入清波门新官桥下，沈平斋生药铺里。他家妈妈尊敬济公，见他来，忙请入内坐定。茶罢，妈妈便令安排酒来，将一只大碗，安在济公面前。济公一上吃了十余碗，已有醉意。养娘又托出一碗辣汁鱼来。妈妈道：“再吃几碗。”济公又吃了十数碗，十分酩酊，作谢妈妈，撞到清波门，一跤跌倒。把门的并过往人围住。其中有认得的，道：“这是净慈寺济书记，能吟诗，极好，只是吃酒没正经。”济公听见说，傲起头来，曰：“谁人说人没正经？”便歌云：

本是修来四男身，疯癫作逞混凡人。能施三昧神通力，便指凡人出世津。经卷无心看，禅机有意亲。醉时喝佛骂天真，浑身不见些儿好，一点灵光绝胜人。

认得的，扶起济公，搀到十里松，又跌倒了。直到净慈寺报知长老，叫沈万法急出山门到十里松，向前道：“师父回寺去。”济公曰：“贼牛驮我去。”把沈万法吐累了一头一脸。沈万法驮到厨下面床上，放师父睡了，方去洗脸。一更时分，众人都去睡了。济公跳起来，高叫：“无名，呀呀呀！”众人都道济公酒狂，不理他。济公不住口叫：“无名发，呀呀呀！”便去敲各房门。众僧都乱起来，只见罗汉堂玻璃灯下长幡脚火起，猛火随风，焰腾腾延烧佛殿，两廊各僧房，都成灰烬。济公曰：“烧得这秃驴们好。”忽然弓兵入来，捉了两个监寺，只寻不见长老。这火直烧到次日午时，还不灭。止留得出门一境

。众僧对济公曰：“许多佛力，如何不能护持。”济公口占四句云：

无名一点起逡巡，大厦千间尽作尘。

非是我佛不灵感，故要楼台一度新。

话间，官府救灭了火，就将两个监寺枷在长桥上。众僧在火场上商议，不知长老在何处，怎生救得两个监寺。济公曰：“监寺且迟迟，寻长老要紧。”

众僧曰：“必定睡熟在方丈，被火烧死了。”侍者曰：“我们真个不曾见长老出方丈门。”济公说既然如此，且着火工去扒地。扒了多时，并无踪迹，只见一块砌平砖上面，惟留下八句云：

一生无利亦无名，圆顶方袍自在行。

道念只从心上起，禅机俱向舌根生。

百千万劫假非假，六十三年真不真。

今向无名丛里去，不遗一物在南屏。

济公曰：“长老自归天台山去了。”只令火工收拾些烧不尽木头，搭起几间茅屋，众僧安身。济公行至厨下，见一大锅热汤，高叫：“此间好热汤，且来洗面，我有一只曲儿，唱与你们听，可解闷。”

净慈寺，盖造是钱王。佛殿两廊，都烧了，止留得两个金刚。佛也闷，放起玉毫光，平空似教场。却有些儿不折本，一锅冷水换锅汤。

众僧齐笑：你便疯癫。两个监寺枷在长桥，你须救他。”济公一程走到长桥，见两个监寺枷在那里。济公曰：“你两个板里钻出头来，好像架子上安炮灯。”监寺曰：“阿哥，你不救我们，反来戏谑。”济公曰：“我救你，救你。”径投毛太尉家来。太尉接见曰：“回禄回禄。”济公曰：“说不得。”二人坐定，太尉便教安排酒吃。至半酣，济公曰：“多感太尉在此吃酒，两个监寺枷在长桥，望太尉一救。”太尉曰：“不妨。我写一封柬去与赵太守，就放。”次早，济公对太尉曰：“我且去火场上看看。”行至寺门，只见两个监寺回来，众僧大喜，问道：“如何得放。”监寺说：“亏了济公，央毛太尉一柬，吩咐赵太守，因此放回。”众僧俱谢济公。

首座曰：“兀谁做得本寺长老？”济公曰：“必须是蒲州报本寺松少林长老可做。”监寺曰：“此长老实好，只是年纪高大，如何肯来。”济公曰：“你们要他来，必须买酒请我。”监寺曰：“此系大家之事，见今无钱，那得酒请你。我自修书令人去请。”济公曰：“请不来时，休怪我笑。”一径望太尉府去了。

寺中众僧，修成书柬，令传使至蒲州报本寺，见了长老，呈上书柬。长老曰：“老僧年迈，如何去得。”传使再三求请。长老曰：“非为他故，实难行动。”命知客管待斋毕，传使辞谢。回至本寺，将前事惜陈一遍。首座曰

：“必须济公写书，再令传使去。”众僧曰：“是。”买一坛酒请济公，一上吃了十来碗。济公曰：“前日请少林长老，传使回来，如何说？”前座曰：“前日空走了一回，今特要你写书柬子？”济公笑道：“怪道你们无故请我吃酒。”即时写成封固，付与传使，起身来到蒲州投见。长老曰：“老僧前日吩咐你了，如何又来？”传使曰：“济书记今有简版在此，呈上。”长老拆开，一见大喜。书云：

象法清明，宗风淡荡。往往来来无发落，纷纷漫漫自寻芳，须仗本色高人。今日大家公议，恭惟少林大和尚，行光先哲，德庇后昆，施佛教之金锤，树法坛之鼻祖。休负诸山之望，莫辞一水之劳。惠日峰前，识破险崖之句；南屏山畔，愿全灵壁之光。慨顺人情，毋劳牵鼻。

少林长老看罢道：“此回只得去走一遭。”便令擂鼓撞钟，聚大众，选有德行者，住持本寺。押了牌，吩咐传使先回，教济书记休要出去。“老僧收拾行李，只在月内便到。”传使作别先回本寺报知，众僧大喜，留济公在寺。济公曰：“若不出去，那得酒吃。”一径便走，叫他不住。监寺曰：“若留他，每日那有钱买酒，不留他，长老来又不欢喜。”首座曰：“容易，我有一大空坛，寄在人家，将去盛了湖水，泥了坛头，只做酴的酒，直待长老来，方开，可取一笑。”监寺曰：“最好便去寻济公回来。”首座曰：“我们无钱，酴一坛好酒，你看过了，直待长老来方开。”济公曰：“不妨，你们酴来。”须臾，两个火工扛到济公面前。济公曰：“打开来尝一尝。”首座曰：“新泥的，开了要出气。”济公曰：“也说得是。”便掇一掇道：“也了得我一醉。”令火工扛在草屋下安着。过了数日，有人报长老到。众僧都远接。少林长老到寺，众僧参拜长老毕，就与济公讲话。济公曰：“不要慌，且了正事。”便将一块砖打开泥头。但闻水气，大怒，一下打碎了坛，骂道：“这伙秃驴分明弄我。”少林长老听得，问曰：“做甚么？”侍者曰：“济公要酒吃作闹。”长老曰：“济公要酒吃，胡乱买两瓶请他。”忽济公到长老面前曰：“可耐这些秃驴弄我。”长老曰：“休要与他们一般见识，我自买酒请你。”济公曰：“不曾与长老接风，甚么道理反要长老买酒请我。”少顷酒来，济公吃了，长老曰：“老僧初到，不知本寺曾立被烧募缘榜疏否？”济公曰：“这般秃驴各自做家火，那管正事。”长老曰：“今日你就与我写。”令侍者取文房四宝来。济公挥笔立就，云：

伏以祝融作衅，一万顷之平湖；风伯助威，卷五百间之大夏。烈焰星飞于远汉，嚣尘雾琐于层峦。各携于锡以随身，共驾牛车而出宅。向来金壁，并作烟煤。过门孰不惊心，闭眼尤疑是梦。切念阿罗汉不能冷坐，放起玉毫光；可怜调御师也被熟熬，失去金花座。虽经世教，未厌人心。钟鼓重警，发于

虚空，香火复追，崇于先代。毗耶城里，从来大有檀那；给孤园中，指日可成兰若。金刚不坏，铁塔证明。

长老看了，大喜，教侍者把榜挂在山门，往来看者如蚁。

越数日，济公曰：“我已化了，明日施主至了。”次早，果见朝廷差陈太尉，押到宝钞三万贯，言夜梦金身罗汉募缘，故朕助成胜事。长老众僧谢恩讫，库师收了三万贯钞。斋了太尉，送出山门，择日兴工。诸府州县官员财主无不布施。不二年间，殿宇房廊屋舍皆已落成。只有正殿上三尊大佛，不曾装金，唤匠手未来。济公曰：“装金甚么难事，也去求人。”监寺道：“济公，莫非你自家会装。”济公道：“不打紧，只将钱粮算与我，我包了工罢。”监寺禀知长老。长老已知济公手段，吩咐把工料只管付他。济公收了，尽数派在酒店上。日日去吃酒。约有月余，并不提起装佛之事。忽一日，晚间吃得大醉回寺来，大惊小怪的叫骂。众僧禀长老，道疯和尚将装佛的钱粮都吃在肚子里了，反来寺里闹吵。长老被众僧说不过，只得唤济公来，埋怨了他几句，问装佛一事几时完工。济公带醉应道：“目今就完。”长老问道：“金在那里？”济公道：“在肚里。”济公走到大殿爬在佛头上去，放喉大吐。众人听得吐音，走来看时，只见三尊佛，都被济公吐得淋漓漓的一般酒气冲天，兀自在佛头上说酒话。众僧想道：“莫说装金，就是洗刷干净。也得好几日。长老护短，今番看他如何。”说罢，自去了。济公就在佛桌上，睡了一夜。次早，便去撞钟击鼓，请长老上堂拜佛。长老和众僧登殿看时，吃了一惊，三尊佛遍体金装，光华照目。众僧方信济公是个活佛。

又一日，济公闲步至雷峰塔，望常长老。长老曰：“济公一向监工辛苦，今日共你作杯。”济公曰：“多感。”长老令侍者置酒于云轩下。时济公已醉，曰：“恼你多次，题诗相谢。”乃写：

极目烟波远接天，红尘疏处结三椽。

不忧风景来朝没，只恐水云到晚连。

青黛山边飞白鹭，绿杨堤畔泊渔船。

悠然此地真堪乐，半是人间半是仙。

写罢，又饮酒。只见火工来道：“长老有请。”济公忙起身谢了常长老，便回寺，入方丈来，长老曰：“那里去来？”济公曰：“闲行到常长老寺内，蒙留我饮。”长老曰：“我有酒在此，特请你。”少顷，侍者将酒至。济公又吃了十余碗，醉了，口中道：“本寺多亏长老做主，我也用心，马得这模样，只有两廊涌壁不完，我心放不下。”长老曰：“既如此，烦你完成亦好。”济公曰：“各处皆化了，惟有临安府新任王安抚，未曾化他。”长老曰：“我闻此官不及第时，去寺院投斋，被僧哄弄躲过，曾怒题其壁云：‘遇客

头如鳖，逢斋项似鹅。’至今恨着和尚，你休化他。”济公曰：“不妨，我务要化他。”众僧劝不住。济公离寺，径到府前，立于宣化桥上。安抚正在厅上，望见桥上一个和尚，探头探脑，吩咐虞候悄的捉进来。四个虞候行至桥上，一把捉住，把济公推到厅上跪下。安抚曰：“这秃驴敢如此大胆。”济公曰：“贫僧是净慈寺书记僧济颠。有段姻缘，只是相公省得，特来计较。”安抚听得，便令放起，说道：“昔日东坡居士，与秦少游、黄鲁直、佛印禅师四人共饮。东坡行一令，要一般物，两个古人名，后两句诗。你若说得好，便饶你打。若说得不好，加力重打。”众人都替济公担忧，济公不慌不忙，道相公听着：

苏东坡道：“笔毫落地无声，抬头见管仲。管仲问鲍叔，因何不种竹？”鲍叔曰：“只须三两竿，清风自然足。”秦少游道：雪花落地无声，抬头见白起。白起问廉颇，因何不养鹅？”廉颇曰：“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漾清波。”黄鲁直道：“蚌屑落地无声，抬头见孔子。孔子问颜回，因何不种梅？”颜回曰：“前村深雪里，昨夜一邀入。”佛印禅师道：“天花落地无声，抬头见弥陀。弥陀问维摩，如何话更多。”维摩曰：“遇客头如鳖，逢斋项似鹅。”

安抚听了大笑，请济公入后堂坐定。茶罢，便令整酒，安抚陪侍。济公曰：“敝寺因遭风火，今得十方施主鼎建一新，但有两廊涌壁未完，特求相公慨然乐助。”安抚曰：“下官到任未久，那得布施。”济公曰：“若得发心，不愁无钞。佛语云，明中舍去暗中来。”安抚曰：“既如此，下官有处。”天晚，安抚留济公宿了。次早，安抚整理俸钞三千贯，差人押送。济公径投净慈寺来。长老众僧接见，尽皆喝彩。库司收贮了钞，整斋管待来人回府。一壁请画师装画。

济公连日在寺看画，忽思量酒吃，走至九里松。有一人家起盖三间厅屋，要求两句佛语上梁。济道：“将酒来。”少顷，酒到。济公一上吃了十二三碗，忙教匠作一齐动手，将梁撑起。济公立在凳上念道：

今日上红梁，愿出千口丧。

妻向夫前死，子在父先亡。

那财主听了，心中不悦。未几，这财主有个儿子做亲不多时，死了。父哭其子，妻哭其夫，方省得济公的话都是先见。

济公又过一馄饨铺。店公是旧相识，邀入店内，请吃馄饨。济公吃了，遂把馄饨为题，借笔写在壁上云：

包罗万象，有操有守，清静为根，礼恭入手。通身上缝隙无余，镬汤里倒翻筋头。把得定横吞竖吞，把不定东走西走。宜是山僧嚼破时，泥牛满地频哮吼。

写毕，相别。又行几步，忽见一个店门前，众人围住，扰扰嚷嚷，却为一个走路人，到店门前发急病死了。店主愁这无头人命，如何是好。济公道：“不妨，我与你做好事。”遂向死人作颂曰：

死人你住是何乡，为因何病丧街坊。

我今指与一条路，向前静处好安藏。

只见那死人爬将起来，径奔山脚下空处死了。店主并四邻十分欢喜。

却说济公取路回寺，只见四下云布，一人忙奔躲雨，头上插着号旗。这旗众人都不见，惟济公见之。济公便问高姓，后生道：“小人姓黄，在竹竿巷巢米。只有一母，现年八十。”济公道：“你平日孝顺么？”后生道：“生身父母，如何不孝顺他。”济公道：“你前世业重，今该雷震死。我救你，随我到方丈来。”摆下桌子，袈裟围了，令后生躲在桌子下。济公桌子上盘膝而坐，念云：

后生后生，勿犯天真，前生业恶，今世缠身。

老僧救汝，归奉母亲，诸恶莫作，免得祸临。

只见霹雳一声，将一株老松树打碎，那后生起来作谢而去。

济公一日离寺到前洋司尼姑寺前。那尼姑一向闻人说济公净慈寺装佛一事，甚是灵异，因寺中要换铜钟，欲央：济公开疏。那日济公却好走到寺前，门公看见，便道：“院主正教我来请你。”济公曰：“可是请我吃酒么？”一径入内，见了院主，坐定。济公曰：“要请我，须醉便休。”院主曰：“我们女僧，不用酒。”济公听得就走。院主曰：“你却忒性

急，且坐。”少顷，罗列酒肴。济公走上，吃了二十多碗曰：“如今好了，你有甚话快说。”院主曰：“敝寺原有口铁钟，如今破了，今要铸铜钟，特：你写个疏头。”济公将过纸笔，写云：

师姑铸钟，有铁无铜，若要圆成，连松智松。

写罢，不别而行。院主见了不悦。

却说王太尉出丧，到虎跑寺下葬。石太尉二舍人，一名连松，一名智松，兄弟二人亦来送殡。闲行至尼姑寺内，看见桌子上疏头，内有连松智松四字。大惊问曰：“何人写的？”院主曰：“济疯子。”连松曰：“他真是活佛，预先写我兄弟两人。名字既如此，这口钟，我兄弟一力完成。”院主起身相谢，遂备斋款待二人。斋罢，辞去。次日，二人一力铸成。

却说济公回寺，有个老儿赍一片香，来寻济书记，径入云堂里，只见济公打睡。听得有人脚步响，开眼看时，那老儿胸前摸出一片香来，朝着济公便拜，道：“小人特来烦师父与我女儿下火。”济公问道：“兀谁？”老儿道：“小人是抱剑营蓝行首蓝月英的父亲，不幸我女儿得病身死，来日出丧。今

日特请师父下火。”济公应允。次日竟觅一只小船，渡到石岩桥上了岸。只见那送丧的人都来了。济公随着棺材，到金牛寺来。济公道：“老儿，你要我下火，把几贯钱与我？”老儿道：“有百贯钱在此。”济公道：“不消这许多，我只要五贯钱，买两瓶酒吃了，然后下火。”须臾，酒到。济公吃了。将火把在手，念道：

绿窗深锁画蛾眉，万态千娇谁得知。

此景此时人已去，空对孤鸾独自飞。

蓝行首，蓝行首，梅花标格，蕙性温柔。鸳鸯帐里作生涯，锦绣丛中为活计。卸下石人帽子，脱却金刚草鞋。用恩情索缚住薄情，使五欲箭射入骨髓。琉璃瓶子击碎，方知总是虚花；几年闺阁风流，尽属落花流水。山僧为汝脱骨洗肠。咦！

扫尽百年脂粉气，如今遍体自馨香。

念罢，下了火，又吃几碗酒就走。

忽思起飞来峰住的张公。走去望他。见了张公，只见张婆在里面走出来道：“济公，你好哩。阿公去年七月间痢疾，争些死了，你也不来看一看。”济公道：“我时常记挂你们，只是不得工夫。”张婆忙整酒肴。济公任意吃了一回，道：“我扰你多次，明日做个东道请你，你可到东华园前十字路口来寻我。”济公作谢出门回寺去了。

却说张公，次日径到园前，不见济公，肚里又饥，只得买此面吃了。出门，便寻东厕。正走入去，抬头只见矮柱上，挂着个料绞。张公解开海青，束于腰间，一径回家，看时，十锭白银。两口儿都惊呆了。当晚欢天喜地。次日天明，只见济公慢慢走来。张公道：“济公，你好不老实，教我丢了一日工夫，那里等得你来，只得自去买了面吃。”济公道：“吃来吃去，还是我请你吃的。明日准准等你。”阿婆道：“昨日真个亏了你，拾得些东西。”济公道：“也够买酒吃。”作别回寺。

且说张公次日径到园前，只见济公先在。二人径入酒店来吃酒。济公一连吃了二三十碗，即便起身。张公会了钞。二人出店，只见东厕门首许多人团团围住扰嚷。张公近前望一望，只见一个人吊死在昨日挂料绞的矮柱上。张公见了，吃了一惊，对济公道：“这个罪过，怎么是好，冤业都在我身上。”济公道：“放心，一些罪过也无，自有一段因缘，我说与你。你前世是个贩茶客人，这人是脚夫，因见你是孤客，谋了你五千贯钱，害了你性命。今世起利送来还你，一命填了一命，后世与你无冤仇。因此我要你来这里，替你善解交了这业。”张公听说，嗟呀不已。二人各别，济公自回寺去。

一日，济公入城，来到清河坊升阳宫前王家酒店。原来店主人有个女儿

，年方一十九岁，害了怯病，已经半年，日轻夜重，服药无效，父母昼夜啼哭。济公便问，主人把前事说了一遍。济公道：“不妨，我医得。你先将两瓶酒来吃了，然后医治。”店主人吩咐酒保烫酒。济公一上吃了十四五碗，就教店主人快把女儿的卧房四周窗楞纸糊了，不要一些通风，把香汤浴了女儿，关上房门。济公与女儿贴脐坐了，口占八句道：

癆虫癆虫，身似蜜蜂。

患者难救，我为汝攻。

钻入骨髓，食人血脓。

三昧火发，逐去无踪。

济公坐了一夜。只见那女子脊梁内虫钻上钻下。此时济公吃了酒，三昧火发，那虫都逼出来了。济公忙要收治，不期窗外有人把纸窗剝破，这虫从窟窿里都飞走了。至今患者，病真药假。王家女子幸遇济公救了，满门拜谢。又将银五两送与济公。济公一文不要，吃了些酒，作别出门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济公，在周画工门首过，见画一个神像在壁间。画工曰：“济公你看，这是兀谁喜神？”济公曰：“倒像我的嘴脸。”画工曰：“你为人好，我白替你画，如今你也自赞几句。”济公道：“容易。”便题云：

面黄似蜡，骨瘦如柴。

这般模样，只好投斋。

也有些儿差异，说禅不用安排。

画工大笑。济公将了神子，作别入城。径到裱褙铺徐家。徐裱褙见济公来，千欢万喜，道：“连日少会，且请坐吃三杯。”济公道：“且慢着，待我干了正事，吃也未迟。”袖中摸出神子，道：“这幅小像，就要与我裱一裱。”

徐裱褙接来看了一看，放在一边，道：“裱是小事，且吃酒。”济公曰：“难消。”一边吃了三四十大碗，大醉起身，脚高步低，撞到清河坊。正值新到行的冯太尉过，虞候喝他起身。济公曰：“你自过去，管我怎的。”渐渐太尉至近，喝道：“你这和尚。系是出家人，如此无礼。”济公曰：“多吃了一碗，在此眠一觉，干你甚事？管我不着。”太尉大怒曰：“且看管得你着否。”四五个虞候，把济公扛到府中，当厅跪下。太尉曰：“你这和尚，既入空门，须持五戒，却恣意嗜酒，醉卧街坊。是何处野僧，好好供来。”济公接过纸笔，供云：

南屏山净慈寺书记僧道济，幼生宦室，长习儒风。自威育王已前，神通三昧。至传灯佛下世，语戏辩才。暗通三藏法，背记十车经。善译五天竺书，能翻六国梵语。清凉山一万二千人同过滑石桥，天台寺五百余尊者齐登灵鹫岭。圆通才见竖降旗百僚闻知皆拱手，云居罗汉慢说点头赵州石佛休夸大口。光剃

头，卖响卜，也吃得饭；净洗手，打口鼓，也觅得钱。倔强赛过德州人，跷蹊压倒天下汉。有时清河坊，说些三四，恣逞风狂；有时尼姑寺，讲些禅机，稍知颠倒。放出无限佯狂颠，笑杀文殊狮子吼。唱小曲，行云遏住；对洪饮，酒量难降。佛印如此聪明，未尝脚跟点地。袈裟常被胭脂染，直裰时闻粉腻香。禅床上醉翻筋斗，钵盂内每放荤腥。禅杖打倒庞婆，共道风流和尚。十洲三岛，恣意遨游；四海五湖，无些拘束。卷衫袖卖弄多少风流，系脚絣尽得些儿参透。今蒙取供，所供是实。

复有一律云：

削发披缁已有年，只同诗酒是因缘。

闲看弥勒空中戏，困向毗卢顶上眠。

撒手便能欺十圣，低头端不顾三贤。

茫茫宇宙无人识，犹道癫僧绕市尘。

写罢，呈上太尉，接过一看，道好，将济公放了。济公得放，摇摇摆摆回到本寺安歇。

次早起来，闲行湖边，只见许多人簇拥。乃是王员外子王宣教，陶师文女陶秀玉，二人往来发愿，一不娶，一不嫁。父母得知，逼令别行嫁娶。二人计极，于黄昏时分，逃往涌金门，一双投河而死。两家各自捞取，买棺盛贮。陶秀玉放在金牛寺，王宣教放在兴教寺，两处下火，皆烧不着。来请济公。济公命移秀玉棺材往兴教寺同化。济公立于轿上，手执火把道大从听着：

切见王生宣教，陶氏秀玉，男女情深，鸳鸯债夙。

荆棘丛里连枝，爱欲池中比目。

双双共堕波心，两两同沉沙渚。

今朝带水捉泥，怎免这场劳碌。

王公呜呼且住，陶母暂停悲哭。

徒赖这些公案，山僧与你开读。咦！

凭此火光三昧，各人本来面目。

念罢，只见两道红光合做一处，化毕各散。

且说济公来到沈提点宅上相探。提点接见，同到官巷口徐裱褙家。只见挂着济公神子。提点道：“赞得好，上面空纸再赞几句如何。”济公再赞云：

远看不是，近看不象。费尽许多工夫，画出这般模样。眉如扫帚，一张大口。不搬是非，只会吃酒。看看白头，常常赤脚。有色无心，有染无着。醉眠不管江海波，浑身蓝缕害风魔。桃花柳叶无心恋，月白风清笑与歌。倒骑驴子归天岭，钓月耕云自琢磨。

济公写罢，提点同邀徐公到通津桥酒楼上。三人依次坐定，痛饮一日。是

晚就宿徐提点家。自此济公连日在城中。

且说东华园前，土地庙隔壁，有个卖青果的王公，儿子王二，专喜养虫蚁。时遇八月，王二一日起五更出正阳门捉促织。行到苧麻边，听得一个叫得好。分开苧麻看时，吃了一惊，这促织在一条火赤练蛇头上。王二取块石头打去，蛇便走了，促织儿已跳在地上。王二腰间取出罩儿拿了。看时，十分生得好，大喜回家，教二嫂取碗井水，浴了一浴，放在盆内。吃了早饭，拿出去与人斗。一连赢了数次，以此闻了名。一日带了，径到望仙桥上，见两对虞候喝道而来。站在旁边看时，乃是张太尉。这太尉亦喜养促织儿，见王二手提两个盆，便令虞候唤进府中。王二将虫儿呈上。太尉一见大喜曰：“你卖与我要几多钱？”王二曰：“这个虫儿，父亲所爱，相公要买，不敢不从。我与父亲说知就来。”太尉曰：“若肯卖，与你父亲十两银子，一副寿材板。”王二回家，见父亲说知。王公曰：“不卖，怎的。”王二曰：“我去讨赊帐，他差人来讨回话。你说等我回成交。”

却说张太尉，心爱这虫儿，吩咐干办叫栅头同来王二家。王公曰：“其实好个虫儿，我掇来你看。”掇出盆儿揭起盖来，促织一跳，直跳出门外去，被邻舍鸡儿吃了。干办曰：“王公没了十两银子、一副寿材板。”栅头曰：“王二回来，怎肯罢休。”王公曰：“我是爷，他是儿子，不怕他。”二人自去了。只见王二大醉回来，问太尉府里有人来否。王公曰：“有个干办同栅头来，要过一目。我掇出去，说不得这样苦，一跳出去，被鸡吃了。”王二听得说，把桌子一掀，碗碟盘子尽行打碎，锅子水缸不留一件，跌得满身疼痛。在地一觉，睡到五更。只听促织儿叫，便慌忙爬将起来。窗外微有，先揭起盆盖一看，正是原旧好的，日间鸡吃的乃是聒子。王二大喜，叫曰：“阿公你且来，不要躲我。日间鸡吃的乃是聒子。”王公曰：“好呀。”各自去睡，到天亮起来，吃了早饭，提起盆儿，径投张太尉府中。门公报知太尉。王二到厅。太尉曰：“昨日干办说你的虫儿被鸡吃了。”王二曰：“日昨父亲不知，却将聒子出来，被鸡吃了，这个虫儿在此。”太尉大喜，叫当值唤栅头看了，交十两银子，一副寿材板使人扛送。王二拜谢自回。次日，就与石太尉虫儿斗赢了。一连斗了三十余场，无有不胜，共赢得四五千贯钱，因此取名王彦章。渐养至秋深，大限已到。太尉打个银棺材盛了，香花灯烛，供养三七日，出殡。众太尉都来听济公指路。济公曰大众听着：

促织儿王彦章，一根须短一根长。只因全胜三十六，人总呼为王铁枪。休烦恼，莫悲伤，世间万物有无常。昨宵忽值严霜降，好似南柯梦一场。

棺至方家峪，张太尉请济公下火。济公手执火把，念云：

这妖魔本是微物，只合在石窝泥穴。时当夜静更深，叫彻风清月白。直聒

得天涯游子伤心，寡妇房中泪滴。不住的只顾催人织，空费尽许多闲气力。又非是急夺田园，何故乃尽心抵敌。相见便怒尾张牙，扬须鼓翼，闭过数交，赶得紧急。赢者扇翅高声，输者走之不及。财物被人将去，只落得些食吃。纵有金玉雕笼，都是世情虚色。倏忽天降严霜，彦章也熬不得。今朝归化时临，毕竟有何奇特。仗此无名烈火，要判本来面色。咦！

托生在功德池边，却相伴阿弥陀佛。

济公念罢。张太尉曰：“一发相须检骨。”济公曰：“个样物事，也要我费心，胡乱撮些灰土包了。”济公立在船头，手拿促织灰道大众听着：

一夜青蛾降晓霜，东篱菊蕊似金妆。昨宵稳贴庄周梦，不听虫吟到耳旁。大众万物有生皆有死，鸟雀昆虫亦如此。今朝促织已身亡，火内焚尸无些子。平生健斗势齐休，彻夜豪吟还且住。将来撒在五湖中，听取山僧吩咐，汝冤为业皆消灭。咦！

一轮明月浸波中，万里碧天光皎洁。

济公念毕，把灰向湖中一丢，一阵清风过处，现出个青衣童子，合掌当胸曰：“感谢我师点化，弟子已得超升。”言讫，风息。是日，尽醉。济公回张太尉府中歇了。

次日回寺。路由王太尉府前过，听里面鼓钹响，哭声盈堂。虞候道：“太尉儿子小童死了。”济公走入后堂，正见太尉道：“你来得正好。烦与小童入土则个。”济公道：“这样小孩童只好烧化了，等他托生去。”太尉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就扛出，放下棺材。济公手拿火把，念道：

神童子，神童子，来何迟，去何速。咦！

烈焰光中唤不回，银盆又向谁家浴。

念罢下火了。太尉请济公吃了酒，辞别回寺。见了长老，问道济公你连日在何处？”济公将连日事，说了一遍，长老大喜。

忽一日，济公立于山门下，觉身上痒，到厨下，脱直裰，令沈万法捉虱子。却说一个少年居士手执一书，径入寺内，问济书记在否。知客曰：“在厨下。”居士一径走到厨下，只见一个和尚在那里捉虱，向前施礼曰：“师父莫非济书记否？”济公曰：“你问我何为？”居士曰：“小道是讲西堂之侄，徐道成也。出家数年，今欲剃度。师叔西堂特致书，令小道求师父开疏。”济公接书看了，曰：“你要开疏，何不买酒请我。”徐居士道：“请到酒店中去。”

济公忙披直裰，径出山门，至王家店中。二人坐定。原来徐居士身边钱钞有限，济公刚吃得七八碗，酒门才开，正要吃时，居士叫住，还了两贯钱。济公就酒店里借了笔砚，居士取出疏头，放在桌上。济公写云：

本是居士身，何苦作比丘。

袈裟未曾制，祠部价难酬。

我劝徐居士，只好罢休休。

徐居士见了，不悦。济公曰：“你要做和尚，须请我吃得大醉。”居士无奈，遂脱下夹道袍，当三贯钞酒吃了。济公乃提笔续二句云：

出门撞见庞居士，一笑回来光却头。

徐居士得了疏头，与济公谢别，望六条桥来。身上又冷疏头又写坏了。一路头也不抬，到岳坟前，正冲了王太尉马头，喝声拿住。徐居士跪下，告曰：“相公，小道因往净慈寺，：济公写疏头，被他写坏了，心下闷，因此冲了相公的节。”太尉曰：“拿疏头我看。”居士袖中取出呈上。太尉看了，大喜。便令虞候带进府。太尉入府升堂，居士跪下。太尉曰：“你真实有缘，太后娘娘昨日与我一百道度牒，未曾舍动，你却好是第一名。”便叫左右取一道付他。居士接得大喜，拜谢而去。

且说济公一日吃了早饭，行至长桥，乘只船，划到钱塘门上岸，望竹竿巷内张提点生药店来。只见张提点浑家立于店内。济公施礼曰：“孺人，提点在否？”这娘子所恶是僧道，回言不在。济公却待要行，布幕内张提点钻出来，呵呵大笑，曰：“济公久不会，请吃酒。”济公曰：“我怕你娘子，吃不下。”提点曰：“街上店中去，可乎？”济公曰：“甚好。”二人径到申阳宫酒楼上饮酒。济公一上吃了二十多碗，对提点曰：“汝娘子怪我们每日吃酒，我如今有一词，唱与你听。”

每日终朝醉似泥，未尝一日不昏迷。细君发怒将言骂，道是人间吃酒儿。莫要管，你休痴，人生能有几多时。桂康会唱莲花落，刘伶好饮舞罗哩。李太白豪吟倾百斗，陶渊明赏菊醉东篱。今日皆归去，留得好名儿。

提点曰：“绝妙绝妙，我带有四幅笺纸在此，你与我写四幅吊子，安在家中。你百年之后也是一念。”济公口里不说，心下思量，这言语分明是催我死。提点袖中取出笺纸，问酒保借了笔砚。济公遂援笔写四绝。

其一云：

几度西湖独上船，篙师识我不论钱。

一声啼鸟破幽寂，正是山横落照边。

其二云：

湖上春光已破慳，湖边杨柳拂雕阑。

算来不用一文买，输与山僧闲往还。

其三云：

山岸桃花红锦英，夹堤杨柳绿丝轻。

遥看白鹭窥鱼处，冲破平湖一点青。

其四云：

五月西湖凉似秋，新荷吐蕊暗香浮。

明年花落人何在，把酒问花花点头。

济公道：“我今日作诗没兴，写亦不美，胡乱将去遮壁。”提点曰：“有劳大笔，再吃几杯。”济公曰：“心下不乐，莫饮罢。”二人便行到望仙桥下。有个开茶坊的婆婆，叫做陈干娘，看见济公，便留吃茶。济公曰：“正好。”同提点入去，婆婆点了两杯茶来。济公曰：“阿婆，难得你好心，时常请我，没甚报答，你去省马庙前杜处士家，讨我神子头儿来，爱好安在家里，以后自有好处。”婆婆道：“他须不肯。”济公便写个帖子与了。明日婆婆去讨将来，看时，却是个病恹恹瘦和尚。婆子道：“这样冷货，要他何用。”撇在壁边。谁想后来济公死了，众太尉要寻济公神子，教干办裱褙铺里买。杜处士曰：“只有望仙桥下，陈干娘茶坊里有济公的神子。”太尉就差干办，挑三千贯与婆子买了。这是后话。

却说济公谢了茶，出门撞见一个挑海蛎担的。张提点曰：“济公做只海蛎颂。”济公随口念云：

此物生在海东西，又无鳞甲又无衣。

虽然不入红罗帐，曾与佳人做嘴儿。

提点大笑。此时正是五月天气，忽然下一阵好雨，二人便入茶坊来避雨。壁旁见有一柄雨伞。济公遂题云：

一竿翠竹，巧匠批栾。条条有眼，节节皆穿。四大假合，有柄无权。撑持费力，放下安闲。直饶瓮泻盆倾下，一搭权为不漏天。

题毕，雨住。行不过数间门面，只听得铙钹之。提点问是甚处做道场。济公曰：“这是行户中王妈妈家，与王公做小祥功德。”提点笑曰：“这亡八人家，也做功德斋僧。”济公作诗云：

唐家街褊闲游赏，妈妈家中请和尚。

三百衬钱五味食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

提点大笑曰：“还他道场钱也无。”济公又云：

妈妈好善结良缘，不信斋僧比俗凡。

经资斋衬明施舍，少间暗里送来还。

二人过一古董铺门首，见挂着一幅墨竹。济公口占云：

数枝淡竹翠生光，一点无尘自有香。

好似葛坡龙化后，却留清影在虚堂。

又见店内有一条三股麻绳，济公拿起便把口咬。店主人忙抢过手，扯住济公要赔。提点再三劝散了。一路行着，济公道：“他妻该死在这条麻绳上。还

有一股不曾咬得，这业冤还不肯散。”谁想过了数日，古董铺娘子与丈夫争论，把这条麻绳缢死了。

且说济公与提点径投清波门去。有一家门前放着一缸酱。济公看一看，爬上大解，地下拾一块炭来，去壁上写下四句云：

你家酱一缸，内有毒蛇藏。

若无老僧说，人口俱被伤。

其家得知，叫苦连声。忙去倒时，只见倒出两条火赤练来。吃一惊，才知济公救了一家性命。

二人走得身上烦热，提点袖中取出扇来扇，上有小画。济公口占云：

一枝风柳一蝉鸣，画出规模宛似生。

莫谓其中绝音响，报君消息甚分明。

题毕，见一后生挑担辣齑粉。济公曰：“怎么卖？”后生曰：“百文钱一筛。”济公要提点作一辣齑主人。提点曰：“你只顾吃，我还钱。”那后生盛一碗来，济公做两三口吃了，教只顾盛来，一上吃了半筛。提点曰：“此物只宜少吃。”济公道：“好吃。”又吃了半筛。提点还了那后生钱。二人径往前去，却好撞见沈万法。济公遂别了提点，同沈万法出清波门回寺。济公吩咐沈万法：“我不吃晚粥了。”入房眠至初更，肚内碌碌响起来，便叫沈万法快搀我东厕上去。沈万法急忙起来，搀至房门外。济公忍不住，却有一火工打铺在那里睡，被济公撒了一头一脸。火工叫起来。济公曰：“阿哥休要骂。我急了，没奈何。”火工只得自去洗了。

济公一夜泻到天明，饭食不进。长老得知，自来探望。济公曰：“长老，我年六十岁，不好也。”教沈万法扶到安乐堂去。渐渐病重，万法只是哭。济公曰：“你休得哭。我实亏你，无物可报，你将纸来，我写个疏头，你去王太尉处讨了度牒。”沈万法曰：“谢天地，得师父病好，却取度牒与我未迟。”济公曰：“我已要休矣，你取纸笔来。”沈万法去取纸笔。众僧曰：“沈万法，汝师父平日不曾有衣钵在寺。今既不好，恐有衣钵在外，死后难讨，亦须写留一执照。”沈万法曰：“我师父素不曾有衣钵，怎生问人讨。”监寺曰：“汝师父日常往来者十六厅朝官、二十四太尉、十八行财主，便要三万贯亦有，何为无衣钵。”沈万法曰：“也是。”取二张纸入安乐堂。济公教取纸笔过来，写下一张求度牒的疏。沈万法又放一张纸在前。济公曰：“再要我写甚么？”万法曰：“众僧说师父有衣钵在外，师父归天之后，胡乱把两件与弟子作忆念。”济公曰：“我写与你。”遂写云：

来时无一物，去时无一物。

若要我衣钵，两个光卵子。

长老曰：“沈万法，你师父平日只贪杯酒，实无衣钵。将疏头去王太尉府中取度牒，便是你出家之本。”沈万法复到安东堂。济公曰：“如何你又来？”沈万法曰：“恐师父要汤水吃。”济公曰：“你去万松岭报知各太尉，就讨度牒来。”沈万法星飞去了，少顷乃回。济公病势转加。是时嘉定二年五月十六日也。济公叫起无名发来，众僧只道有火，长老都到。济公曰：“我今日归去也，可叫一剃头的来，与我剃头。就烦长老与沈万法取一法名，亦就今日剃度。”长老乃令剃了济公、万法头。济公曰：“我心今已放下。”

当时朝官太尉相识朋友尽至。济公令沈万法烧汤洗浴，取件洁净衣服穿了，却无僧鞋，长老自取一双与济公换了。济公坐禅椅上，令取文房四宝来，写下一绝《辞世颂》云：

六十年来狼籍，东壁打倒西壁。

如今收拾归来，依旧水边天碧。

济公写毕，下目垂看，圆寂去了。沈万法大哭一声。众官僧道俱来焚香。

至三日，正欲入龕，时有江心寺全大同长老亦知，特来相送。会斋罢，全大同长老与济公入龕，焚了香曰大众听着：

才过清和昼便长，莲芰芬芳十里香。

衲子心空归净土，白莲花下礼慈王。

恭惟圆寂书记觉灵，原系东浙高门，却来钱塘挂锡。参透远老葛藤，吞尽赵州荆棘。生前憨憨痴痴，死后奇奇特特。临行四句偈云：今日与君解释，从前大戒不持，六十年来狼籍，囊无挑药之金。东壁打到西壁，再睹旧日家风。依旧水连天碧，到此露出机关，死后好个消息。

大众道：如何是死后消息？

弥勒真弥勒，化身千百倍。

时时识世人，世人俱不识。咦！

玲珑八面起清风，天地山河无遁迹。

全大同长老念罢，众皆叹赏。

第二日，起建水陆道场，助修功德，选日出丧。届八月十六日百日之期，灵隐寺印铁牛禅师与济公起龕。禅师立于轿上，迎香云大众听着：

一百光钱挂仗头，前街后巷恣遨游。

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无钱明日休。

恭惟圆寂书记济公觉灵，世居东浙，祝发西州。逆行顺行，凡圣莫测。横说竖说，耸动王侯。天魔为伴侣，佛祖是冤仇。正好逢场作戏，俄然野壑归舟。天堂收不得，地狱岂能留。

大众道：既不能收又不能留，毕竟何如？

咦！

信步出门行大道，更嫌何处不风流。

印铁牛长老念罢，众团头做索起龕，扛至法阴寺山门下。请上天竺宁棘庵长老挂真。宁棘庵立于轿上，手持真容道大众听着：

鹞岭西风八月秋，桂丛香内集真流。

上人身赴龙华会，遗下神容记玉楼。

恭惟圆寂书记济公觉灵，一生只贪浊酒，不顾禅师道友，到处恣意疯狂，赢得面皮粗丑。眼上安着双眉，鼻下横张大口。终朝撒手痴癡，万事并无一有。休笑这个规模，真乃僧家之首。咦！

现在曾过天台，认得济颠面否？

宁棘庵长老念罢，鼓乐喧天，迎丧入虎跑山门烧化。宣石桥长老与济公下火，手拿火把道大众听着：

济颠济颠，落脱多年。喝佛骂祖，唤死如眠。是天台山李驸马之裔，是灵隐寺远瞎堂之禅。以护身符牒为常物，一火还能洞然。以丛林规矩为鄙吝，疯狂行遍市廛。迅手写出大道，向人博换酒钱。皮子队里逆行顺化，散圣门前掘地讨天。临命终时，坐脱立亡，已纳败阙。歿后句中，隔凡成圣，也是搭度。还他本色草料，方能灭尽狼烟。咦！

火光三昧连天碧，狼藉家风四海传。

宣石桥长老念毕，举火烧着，舍利如雨。众僧拾骨，宁棘庵与济公起骨道大众听着：

天台散圣无人识，卧柳眠花恣飘逸。如今脱却旧皮囊，无位真人赤骨律。济书记，得得得，平生不露锋芒，末后尾巴露出。咦！

这个雪骨起风云，一笑出门横玉笛。

念罢，沈万法捧了骨头。宁长老道：“贫僧一发与他送骨入塔。”道大众听着：

冷泉参透瞎堂禅，到处逢人夸唧溜。胸藏万卷书，笔扫三千首。放憨在短巷长街，说法向茶前酒后。火烧舍利灵牙，可啻八斛四斗。不撒向月底波心，不殓在山腰谷口。今朝率堵以成，且要还他窠臼。咦！

没须锁子两头摇，无缝塔中长保守。

宁长老念罢，把骨送入塔了。

回丧至净慈寺山门前，只见二行脚僧问曰：“那位是少林长老？”长老曰：“和尚何来？”行脚僧曰：“小僧从六和塔过，遇上刹济书记，有一书，一双僧鞋，令小僧寄与长老。”长老接过一看，大惊曰：“济公临终时，无僧鞋，老僧取此一双与他穿，今已烧化，如何原物还我。”且拆书看，书云：

愚徒道济，稽首焚香，拜手少林大和尚座右。伏以山遥路远，急难会面。即辰仲秋，桂子将残，黄花欲放。城中车马人烟杂，湖上清风明月闲。区区钻开地孔，推倒铁门，针尖眼中走将出来，芥菜子内寻条大路。折了锡杖，不怕上高下低。破却草鞋，管甚拖泥带水。飏下竹笠，不要衣包。当行即行，要住便住。约莫西天十万里，迅步虚空在目前。正行大道，忽遇魔君，托寄咫尺之书，送与故人相看。照管铁笼马，一脚踢倒泰山。提防碧树猿，双手劈开金锁。大笑万山黄叶落，回头千派碧泉流。冗中不及一一，数字以代面言。传与南北两山，常教花红柳绿。

又颂云：

睡不着，错认箴篱是木杓。睡夜三更月正西，麒麟撼断黄金索。幼年曾到雁门关，老去分明醉眼看。忆昔面前挡一箭，到今犹自骨毛寒。只因面目无人识，又往天台走一番。

二行脚僧在寺安歇，众官员人等各散。

忽一日，有钱塘县一走差的，来见长老曰：“小人因往天台下文书，遇见上刹济公，小人寄封书在此。”长老接过拆开看时，内诗二首云：

其一：

片帆飞过浙江东，回首楼台渺漠中。
传与诸山诗酒客，休将有限恨无穷。

其二：

脚饼紧系兴无穷，拄杖挑云入乱峰。
欲识老僧行履处，天台南岳旧家风。

少林长老曰：“济公如此来去明白。”走使惊曰：“小人只道是活的，却乃死了。”不在话下。

后五十年来，净慈寺崩损，无人去化木植修葺。忽一日，有范村人送木植来，言说济书记募化来的。长老大骇，遂令监寺收了。一寺僧人无不感仰。后济公徒弟沈万法，升至本寺监寺，寿年九十三岁而终。济公累累显应，书不能尽。有诗为证云：

黄金百炼费工夫，下得工夫价自无。
若是昔年留得种，任君千遍去耕锄。
无竞斋赞湖隐：

非俗非僧非凡非仙。打开荆棘林，透过金刚圈。眉毛厮结，鼻孔撩天。烧了护身符，落纸如云烟。有时结茅晏坐荒山巅，有时长安市上酒家眠。气吞九州，囊无一钱。时节到来，奄如蛰蝉。涌出舍利，八万四千。赞叹不尽，而说偈言。呜呼，此其所以为济颠者耶！

许真君旌阳宫斩蛟传

诗曰：

春到人间景色新，桃红李白柳条青。

香车宝马闲来往，引却东风入禁城。

骊剩酒，豁吟情，顿教忘却利和名。

豪来试说当年事，犹记旌阳伏水精。

粤自混沌初辟，民物始生，中间有三个大圣人，为三教之祖。三教是甚么教？一是儒家，乃孔夫子，删述六经，垂宪万世，为历代帝王之师，万世文章之祖，这是一教。一是释家，是西方释迦牟尼佛祖，当时生在舍卫国刹利王家，放大智光明，照十方世界，地涌金莲花，丈六金身，能变能化，无大无不大，无通无不能，普度众生，号作天人师，这又是一教。一是道家，是太上老君，乃元气之祖，生天生地，生佛生仙，号铁师元炁上帝。他化身周历尘沙，也不可计数。至商汤王四十八年，又来出世，乘太阳日精，化为弹丸，流入玉女口中。玉女吞之，遂觉有孕，怀胎八十一年，直到武丁九年，破肋而生。生下地时，须发就白，人呼为老子。老子生在李树下，因指李为姓，名耳，字伯阳。后骑着青牛出函谷关，把关吏君喜望见紫气，知是异人，求得《道德真经》共五千言，传留于世。老子入流沙，修炼成仙。今居太清仙境，称为道德天尊，这又是一教。那三教之中，惟老君是为道祖，居于太清仙境，彩云缭绕，瑞气氤氲。一日是寿诞之辰，群三十三天天宫，并终南山、蓬莱山、阆苑山等处，三十六洞天，七十二福地，列位神仙，千千万万或跨彩鸾，或骑白鹤，或驭赤龙，或驾丹凤，皆飘飘然乘云而至。次第朝贺，献上寿词，稽首作礼。词名《水龙吟》：

红云紫盖葳蕤，仙宫浑是阳春候。玄鹤来时，青牛过处，彩云依旧。寿诞宏开，喜《道德》五千言，流传万古不朽。况是天上仙筵，献珍果人间未有。臣枣如瓜，与着万岁水桃，千年碧藕。此乾坤永劫无休，举沧海为真仙寿。

彼时老君见群臣赞贺，大展仙颜，即设宴相待。酒至半酣，忽太白金星越席言曰：“众仙长知南赡部州江西省之事乎？江西分野，旧属豫章，其地四百年后，当有蛟蜃为妖，无人降伏，千百里之地，必化成中洋之海也。”老君曰：“吾已知之。江西四百年后有地名曰西山，龙盘虎踞，水绕山环，当出异人，姓许，名逊，可为群仙领袖，殄灭妖邪。今必须一仙下凡，择世人德行浑全者，传以道法，使他日许逊降生，有传授渊源耳。”斗中一仙，乃孝悌王，姓卫，名弘康，字伯冲，出曰：“某观下凡有兰期者，素行不疚，有仙风道骨，可传以妙道，更令付此道与女真谌母，谌母付此道于许逊，口口相承，心心

相契，使他日真仙有所传授，江西不至沉没，诸仙以为何如？”老君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”众仙即送孝悌王至焰摩天中，通明殿下，将此事奏闻玉帝。玉帝允奏，即命值殿仙官，将神书玉旨，付与孝悌王领讫。孝悌王辞别众仙，蹑起祥云，顷刻之间，到阎浮世界来了。

却说前汉有一人，姓兰，名期，字子约，本贯兖州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人氏。历年二百，鹤发童颜，率其家百余口，精修孝行，以善化人，与物无忤，时人不敢呼其名，尽称为兰公。彼时儿童谣云：“兰公，兰公，上与天通，赤龙下迎。名列斗中。”人知其必仙也。一日兰公凭几而坐，忽有一人，头戴逍遥巾，身披道袍，脚穿云履，手中拿一个鱼鼓简板儿，潇潇洒洒，徐步而来。兰公观其有仙风道气，慌忙下阶迎接，分宾坐定。茶毕，遂问仙翁高姓贵名？答曰：“吾乃斗中之仙孝悌王是也。自上清下降，遨游人间，久闻先生精修孝行，故此相访。”兰公闻言，即低头拜曰：“贫老凡骨，勉修孝行，止可淑一身，不艰率四海，有何功德，感动仙灵。”孝悌王遂以手扶起兰公，曰：“居士，吾语汝孝悌之旨。”兰公欠身起，曰：“愿听指教。”孝悌王曰：“始气为大道于日中，是为孝仙王，元气为至道于月中，是为孝道明王，玄气为孝道于斗中，是为孝悌王。夫孝至于天，日月为之明；孝至于地，万物为之生；孝至于民，王道为之成。是故舜文至孝，凤凰来翔，姜诗王祥得鱼奉母，即此论之。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孝道所至，异类皆应。先生修养三世，行满功成，当得元气于月中，而为孝道明王。四百年后，晋代有一真仙许逊出世，传吾孝道之宗，是为众仙之长，得始气于日中，而为孝仙王也。”自是孝悌王，悉将仙家妙诀，及金丹宝鉴，铜符铁券，并上清灵章飞步斩邪之法，一一传授与兰公。又嘱道：“此道不可轻传，惟丹阳黄堂者，有一女真谌母，德性纯全，汝可传之。可令谌母传授与晋代学仙童子许逊，许逊复传吴猛诸徒，则渊源有自，超凡入圣者，不患无门矣。”孝悌王言罢，足起祥云，冲霄而去。兰公拜而送之。自此以后，将金符铁券秘诀，逐一参语，遂择地修炼仙丹。其法云：

黑铅天之精，白金地之髓。

黑隐水中阳，白有火之气。

黑白往来蟠，阴阳归正位。

二位俱含性，丹经号同类。

黑以白为天，白以黑为地。

阴阳混沌时，朵朵金莲翠。

宝月满丹田，霞光照灵慧。

休闭通天窍，莫泄混死气。

精奇口诀功，火候文武意。

凡中养圣孙，万般只此贵。

一日生一男，男男各有配。

兰公炼丹已成，举家服之，老者发白反黑，少者辟欲无饥。远近闻之，皆知其必飞升上清也。时有火龙者，系扬子江中孽畜，神通广大，知得兰公成道，法教流传，后来子孙必遭殄死，乃率领龟师虾兵蟹将，统领党类，一齐奔潮头，将兰公宅上团团围住，喊杀连天。兰公听得，不知灾从何来，开门一看，好惊人哩。但见：

一片黑烟，万团烈火，却是红孩儿身中四十八万毛孔一齐迸出，又是华光将手里三十六块金砖一并烧辉。咸阳遇之，烽焰三月不绝，昆山遇之，玉石一旦俱焚。凝年少周郎赤壁鏖战，似智谋诸葛博望烧屯。

那火，也不是天火，也不是地火，也不是人火，也不是鬼火，也不是雷公霹雳火，却是那扬子江中一个火龙吐出来的。惊得兰公家人，叫苦不迭。兰公知是火龙为害，问曰：“你这孽畜，无故火攻我家，却待怎的？”火龙道：“我只问你取金丹宝鉴、铜符铁券，并灵章等事。你若献我，万事皆休，不然，烧得你一门尽绝。”兰公曰：“金丹宝鉴等，乃斗中孝悌王所授，我怎肯胡乱与你。”只见那火光中，闪出一员鼋帅，形容古怪，背负团扇，耀武扬威。兰公睁仙眼一看，原来是个鼋鼉，却不在意下。又有那虾兵乱跳，蟹将横行，一个个身披甲冑，手执钢叉。兰公又举仙眼一看，原来都是虾蟹之属，转不着意了。遂剪下一个中指甲来，约有三寸多长，呵了一口仙气，念动真言，化作个三尺宝剑。有歌为证：

非铜非铁体质坚，化成宝剑光凛然。

不须锻炼洪炉烟，凌凌杀气欺龙泉。

光芒颜色如霜雪，见者咨嗟叹奇绝。

琉璃宝匣吐莲花，查镂金环生明月。

此剑神仙流金精，干将莫邪难比伦。

闪闪烁烁青蛇子，重重片片绿龟鳞。

腾出寒光逼星斗，响声一似苍龙吼。

今朝挥向烈炎中，不识蛟螭敢当否？

兰公将所化宝剑，望空掷起，那剑刮喇喇就似翻身鹞子一般，飞入火焰之中，左一冲，右一击，左一挑，右一剔，左一砍，右一劈，那些孽怪如何挡抵得住。只见鼋帅遇着，缩头缩脑，负一面团牌急走。他却走在那里？直走在峡江口深岩里躲避，至今尚不敢出头哩。那虾兵遇着，托着两个钢叉，连跳连跳。他却走在那里？直走在洛阳桥下石缝子里面藏身，至今腰也不敢伸哩。那蟹

将遇着，虽有一身坚甲，不能济事，也拖着两个钢叉，横走直走，他须有八只脚儿更走不动，却被扑簌松宝剑一劈，分为两半。你看他腹中不红不白，不黄不黑，似脓却不是脓，似血却不是血，遍地上滚将出来，真个是：

但将冷眼观螃蟹，看你横行得几时。

那火龙自知兰公法大难以挡抵，叹曰：“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后来子孙，福来由他去享，祸来由他去挡，我管他则甚。”遂奔入扬子江中，万丈深潭底藏身去了。自是兰公举家数十口，拔宅升天。玉帝封兰公为孝明王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金陵丹阳郡，地名黄堂。有一女真，字曰婴，潜通至道，忘其甲子，不知几百年岁。乡人累世见之，齿发不衰，皆以谶母呼之。一日偶过市上，见一小儿伏地悲哭。问其来历，说：“父母避乱而来，弃之于此。”谶母怜其孤苦，遂收归抚育。渐已长成，教他读书，聪明出众，天文地理，无所不通。有东邻耆老，欲以女娶之。谶母问儿允否？儿告曰：“儿非浮世之人，乃月中孝道明王，领斗中孝悌王仙旨，教我传道与母。今此化身为儿，度脱我母，何必更议婚姻，但可高建仙坛，传付此道，使我母飞升上清也。”谶母闻得此言，且惊且喜，遂于黄堂建立坛宇，大阐孝悌王之教。谶母已得个人之诀，于是孝明王乃以孝悌王所授金丹宝鉴，铜符铁券，灵章及正一斩邪三五飞步之术，悉传与谶母。谶母乃谓孝明王曰：“论昔日恩情，我为母，君为子。论今日传授，君为师，我为徒。”遂欲下拜，孝明王曰：“只论子母，莫论师徒。”乃不受其拜，惟嘱之曰：“此道宜深秘，不可轻泄。后世晋代有二人学仙，一名许逊，一名吴猛，二人皆名登仙籍，惟许逊得传此道。按玉皇玄谱仙籍品秩，吴猛位居元郡御史，许逊位居都仙大使，兼高明大吏，总领仙部，是为众仙之长。老母可将此道传与许逊，又着许逊传于吴猛，庶品秩不紊矣。”明王言罢，拜辞老母，飞腾太空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出入无车只驾云，尘凡自是不同群。

明王恐绝仙家术，告诫叮咛度后人。

却说汉灵帝时，十常侍用事，忠良党锢，谗谄横行，毒流四海，万民嗟怨。那怨气感动了上苍，降下两场大灾，久雨之后，又是久旱。那雨整整的下了五个月，直落得江湖满目，厨灶无烟。及至水退了，又经年不雨，莫说是禾苗槁死，就是草要也干枯了。可怜那一时的百姓，吃早膳先愁晚膳，缝夏衣便作冬衣。正是朝有奸臣，野有贼，地无荒草，树无皮。壮者散于四方，老者死于沟壑。时许都有一人，姓许名琰，字汝玉，乃颖阳许由之后，为人慈仁，深明医道，擢太医院医官。感饥荒之岁，乃罄其家赀，置丸药数百斛，名曰救饥丹，散与四方食之。每食一丸可饱四十余日，饥民赖以不死者甚众。至献帝初平

年间，黄巾贼起，天下大乱，许都又遭大荒，斗米千钱，人人菜色，个个鹄形。时许琰已故，其子许肃家尚丰盈，将自己仓谷尽数周给各乡，遂挈家避乱江南，择居豫章之南昌。有监察神将许氏世代各善，奏知玉帝，若不厚报，无以劝善。玉帝准奏，即仰殿前掌判仙官将玄谱仙籍品秩逐一查检，看有何仙轮当下世。仙官检看毕，奏曰：“晋代江南当出一孽龙精，扰害良民，生养蛟党繁盛。今轮系玉洞天仙降世，传受女真谶母飞步斩邪之法，斩严竣蛟党，以除民害。”玉帝闻奏，即降旨，宜取玉洞天仙，令他身变金凤。口衔宝珠，下降许肃家投胎。有诗为证：

御殿亲传玉帝书，祥云蔼蔼凤衔珠。

试看凡子生仙种，积善之家庆有余。

却说吴赤乌二年，三月，许肃妻何氏，夜得一梦，梦见一只金凤，飞降庭前，口内衔珠，坠在何氏掌中。何氏喜而玩之，含于口中，不觉溜下肚子去了，因而有孕。许肃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，喜的是年过三十无嗣，今幸有孕，惧的是何氏自来不曾生育，恐临产艰难。那广润门有个占卦先生，混名鬼推，决断如神，不免去问他个吉凶，或男或女，看他如何。许肃整顿衣帽竟望广润门来，只见那先生忙忙的，占了又断，断了又占，拨不开的人头，移不动脚步。许员外站得个腿儿酸麻，还轮他不上，只得叫上一声：“鬼推先生。”那先生听知叫了他的混名，只说是个旧相识，连忙的说道：“请进，请进。”许员外把两只手，排列了众人，方才挨得进去。相见礼毕，许员外道：“小人许肃，敬来问个六甲，生男生女，或吉或凶，请先生指教。”那先生就添小一柱香，唱上一个喏，口念四句：

虔叩六丁神，文王卦有灵。

吉凶含万象，切莫顺人情。

通陈了姓名意旨，把铜钱掷了六掷。占得个“地天泰”卦，先生道：“恭喜。好一个男喜。”遂批上几句云：

福德临身旺，青龙把世持。

秋风生桂子，坐草却无虞。

许员外闻言甚喜，收了卦书，遂将几十文钱谢了先生。回去对浑家说了，何氏心亦稍稳。光阴似箭，忽到八月十五中秋，其夜天朗气清，现出一轮明月，皎洁无翳。许员外与何氏玩赏，贪看了一会，不觉二更将尽，三鼓初传，忽然月华散彩，半空中仙音嘹亮。何氏只一阵腹痛，产下个孩儿，异香满室，红光照人。真个是：

五色云中呈鸾鸾，九重天上送麒麟。

次早邻居都来贺喜，所生即真君也。形端骨秀，颖悟过人，年甫三岁，即

知礼让，父母乃取名逊，表字敬之。年十岁，从师读书，一目十行俱下，作文写字，不教自会。世欲无有能为之师者，真君遂弃书不读，慕修养学仙之法，却没有师传，心常切切。忽一日，有一人姓胡名云，字子元，自幼与真君同窗，情好甚密。别真君日久特来相访。真君倒屣趋迎，握手话旧。子元见真君谈吐间，有驰慕神仙之意。乃曰：“老兄少年高才，乃欲为云外客乎？”真君曰：“惶愧，自思百年旦暮，欲求出世之方，恨未得明师指示。”子元曰：“兄言正合我意。往者因访道友云阳詹脆先生，言及西宁州有一人，姓吴，名猛，字世云，曾举孝廉，仕吴为洛阳令，后弃职而归，得传异人丁义神方，日以修炼为事。又闻南海太守鲍靓有道德，往师事之，得其秘法。回至豫章，江中风涛大作，乃取所执白羽扇，画水成路，徐行而渡。渡毕，路复为水，观者大骇，于是道术盛行，弟子相从者甚众。区区每欲拜投，奈母老不敢远离。兄左右不惜劳苦，可往师之。”真君闻言，大喜曰：“多谢指教。”真君待子元别去，即拜辞父母，收拾行李，竟投西宁，寻访吴君。有诗赞曰：

无影无形仙路难，未经师授莫跻攀。

胡君幸赐吹嘘力，打破玄元第一关。

话说真君一念投师，辞不得路途辛苦。不一日，行到吴君之门，写一个门生拜贴，央道童通报。吴君看是豫章门生许逊，大惊曰：“此人乃有道之士。”即出门迎接。此时吴君年九十一岁，真君年四十一岁，真君不敢当客礼，口称：“仙丈，愿受业于门下。”吴君曰：“小老粗通道术，焉能为人之师。但先生此来，当尽剖露，岂敢自私，亦不敢以先生在弟子列也。”自此每称真君为许先生，敬如宾友。真君亦尊吴君而不敢自居。一日二人坐清虚堂，共谈神仙之事。真君问曰：“人之有生必有死，乃古今定理，吾见有壮而不老，生而不死者，不知何道可致？”吴君曰：“人之有生，自父母交媾，二气相合，阴承阳生，气随胎化，三百日形圆，灵光入体，与母分离。五千日气足，是为十五童男。此时阴中阳半，可以比东日之光。过此以往，不知修养则走失元阳，耗散真气，气弱则有病老死苦之患。”真君曰：“病老死苦，将何却之？”吴君曰：“人生所免病老死苦，在人中修仙，仙中升天耳。”真君曰：“人死为鬼，道成为仙，仙中升天者，何也？”吴君曰：“纯阴而无阳者，鬼也。纯阳而无阴者，仙也。阴阳相离者，人也。惟人可以为仙，可以为鬼。仙有五等，法有三成，持修在人而已。”真君曰：“何谓法有三成，仙有五等？”吴君曰：“法有三成者，小中、中成、大成。仙有五等者，鬼仙、人仙、地仙、神仙、天仙。所谓鬼仙者，少年不修，恣情纵欲，形如枯木，心若死灰，以致病死，阴灵不散或作怪，故曰鬼仙。鬼仙不离于鬼也。所谓人仙者，修真之士，不悟大道，惟小用其功。绝五味者，岂知有六气。忘七情者，岂

知有十戒。行嗽咽者，哂吐纳之为错，着采补者，笑清静以为愚。采阴取妇人之气者，与缩金龟者不同。益阳食女子之乳者，与炼金丹不同。此等之流，只是于大道中得一法一术成功，但能安乐延寿而已，故曰人仙。人仙不离于人也。所谓地仙者，天仙之半，神仙之中，亦只小成之法。识坎离之交配，悟龙虎之飞腾，炼成丹药，得以长生住世，故曰地仙。地仙不离于地也。所谓神仙者，以地仙，厌居尘世，得中成之法，抽铅添汞，金精炼项，玉液还丹，五气朝元，三阳聚顶，功满忘形，胎生自化，阴尽阳纯，身外有身，脱质升仙，超凡入圣，谢绝尘世，以归三岛，故曰神仙。神仙不离于神也。所谓天仙者，以神仙厌居三岛，得大成之法，内外丹成，道上有功，人间有行，功行满足，授天书以返洞天，是曰天仙。天仙不离于天也。然修仙之要，炼丹为急。吾有《洞仙歌》二十首，君宜谨记之。

丹之始，无上元君授圣主，法出先天五太初，遇元修炼身冲举。

丹之祖，生育三才运今古，隐在鄱湖山泽间，志士采来作丹母。

丹之父，晓来飞上扶桑树，万道霞光照太虚，调和兔髓可烹煮。

丹之母，金晶莹洁夜三五，乌兔搏掇不终朝，炼成大药世无比。

丹之胎，乌肝兔髓毓真胚，一水三汞三砂质，四五三成明自来。

丹之兆，三日结胎方入妙，万丈红光贯斗牛，五音六律随时奏。

丹之质，红紫光明人莫识，元自虚无黍米珠，色即是空空即色。

丹之灵，十月脱胎丹始成，一粒一服百日足，改换形骨身长生。

丹之圣，九年炼就五霞鼎，药力加添水火功，枯骨立起孤魂醒。

丹之室，上弦七号下弦八，中虚一寸号明堂，产出灵苗成金液。

丹之釜，垣廓坛炉须坚固，内外护持水火金，日丁金胎产盘古。

丹之灶，鼎曲相通似蓬岛，上安垣廓护金炉，立练龙膏并虎脑。

丹之火，一日地辰十二个，文兮武兮要合宜，抽添进退莫太过。

丹之水，器凭胜负斯为美，不潮不滥致中和，滋产灵苗吐金蕊。

丹之威，戏光耿耿冲紫薇，七星灿烂三台烂，天丁地甲皆皈依。

丹之窍，天地人兮各有奥，紫薇岳渎及明君，三界精灵皈至道。

丹之彩，依方逐位安排派，青红赤白黄居中，摄瑞招祥神自在。

丹之用，真土真铅与真汞，黑中取白赤中青，全凭水火静中动。

丹之融，阴阳配合在雌雄，龙精虎髓鼎中烹，造化抽添火候功。

丹之理，龙膏虎髓灵无比，二家交姤仗黄精，屯蒙进退全终始。

丹之瑞，小无其内大无外，放弥六合退藏密，三界收来黍珠内。

丹之完，玉皇捧禄要天缘，等闲岂许凡人泄，万劫之中始一传。

真君曰：“多谢指迷。敢问仙丈，五仙之中，已造到何仙地位？”吴君曰

：“小老山野愚蒙，功行殊欠，不过得小成之功，而为地仙耳。若于神仙天仙，虽知门路，无力可攀。”遂将烧炼诀，并白云符书，悉传与真君。真君顿首拜谢，相辞而归。

回至家中，厌居闹市，欲寻名山胜地，以为栖身之所。闻知汝南有一人，姓郭名璞，字景纯，明阴阳风水之道，遨游江湖。真君敬访之。璞一日早起，见鸦从东南而鸣，遂占一课，断曰：“今日午时，当有一仙客许姓者，到我家中，欲问择居之事。”至日中，家童果报客至。璞慌忙出迎，礼罢，分宾而坐。璞问曰：“先生非许姓为卜居而来乎？”真君曰：“公何以知之？”璞曰：“某今早卜卦如此，未知然否？”真君曰：“诚然。”因自叙姓名，并道卜居之意。璞曰：“先生仪容秀伟，骨骼清奇，非尘中人物。富贵之地，不足居先生。居先生者，其神仙之地乎？”真君曰：“昔吕洞宾居庐山而成仙，鬼谷子居云梦而得道，今或无此吉地么？”璞曰：“有，但当遍历耳。”于是命童仆收拾行囊，与真君同游江南诸郡，采访名山。

一日行至庐山。璞曰：“此山嵯峨雄壮，湖水还东，紫云盖顶代产升仙之士。但山形属土，先生姓许，羽音属水，水土相克，不宜居也。但作往来游寓之所则可矣。”又行至饶州鄱阳，地名旁湖，璞曰：“此旁湖富贵大地，但非先生所居。”真君曰：“此地气乘风散，安得拟大宝贵耶？”璞曰：“相地之法，道眼为上，法眼次之。道眼者，凭目力之巧，以察山河形势；法眼者，执天星河图紫薇等法，以定山川吉凶富贵之地。天地所秘，神物所护，苟非其人，见而不见。俗云福地留与福人来，正谓此也。”真君曰：“今有此等好地，先生何不留一记以为他日之验？”郭璞乃题诗一首为记云：

行尽江南数百州，惟有旁湖出石牛。

雁鹅夜夜鸣更鼓，鱼鳖朝朝拜冕旒。

离龙隐隐居乾位，巽水滔滔入艮流。

后代福人来遇此，富贵绵绵八百秋。

许郭二人离了鄱阳，又行至宜春栖梧山下。有一人姓王名朔，亦善通五行历数之书，见许郭二人登山采地，料必异人，遂迎至其家。询姓名已毕，朔留二人宿于西亭，相待甚厚。真君感其殷勤，乃告之曰：“子相貌非凡，可传吾术。”遂密授修炼仙方。郭璞曰：“此居山水秀丽，宜为道院，以作养真之地。”王朔从其言，遂盖起道院。真君援笔大书“迎仙院”三字，以作牌额，王朔感戴不胜。二人相辞而去，遂行至洪都西山，地名金田。则见：

嵯峨峨峨的山势，突突兀兀的峰峦，活活泼泼的青龙，端端正正的白虎，圆圆净净的护沙，湾湾环环的潮水。山上有苍苍郁郁的虬髯美松，山下有翠翠青青的风尾修竹，山前有软软柔柔的龙须嫩草，山后有古古怪怪的鹿色枯樟

。也曾闻华华彩彩的鸾吟，也曾闻昂昂藏藏的鹤唳，曾闻咆哮咆哮的虎啸，也曾闻呦呦洗洗的鹿鸣。这山呵比浙之天台，更生得奇奇绝绝；比闽之武夷，更生得茗茗峣峣；比皖之九华，更生得迤迤迤迤；比蜀之峨嵋，更生得秀秀丽丽；比楚之武当，更生得尖尖圆圆；比陕之终南，更生得巧巧妙妙；比鲁之泰山，更生得蜿蜿蜒蜒；比广之罗浮，更生得苍苍奕奕，真个是天下无双胜境，江西第一名山。万古精英此处藏，分明是个神仙宅。

却说郭璞先生，行到山麓之下，前观后察，左顾右盼，遂将罗经下针审了方向，抚掌大笑曰：“璞相地多矣，未有如此之妙。若求富贵，则有起歇，如欲栖隐，大合仙格。观其冈阜厚圆，位坐深邃，三峰壁立，四环云拱，内外勾锁，无不合宜。大凡相地兼相其人。观君表里正与地符。且西山属金，以五音论之，先生之姓，羽音属水，金能生水，合得长生之局，舍此无他往也。但不知此地谁人为主。”旁有一樵夫指曰：“此地乃金长者之业。”真君曰：“既称长者，必是善人。”二人径造其家。金公欣然出迎，欢若平生。金公问曰：“二位仙客，从何而至？”郭璞曰：“小子姓郭名璞，略晓阴阳之术。因此位道友姓许名逊，欲求栖隐之地，偶采宝庄，正合仙格，欲置一舍，以为修炼之所，不知尊翁肯慨诺否？”金公曰：“第恐此地褊小，不足以处许君。如不弃，并寒庄薄地数亩，悉当相赠。”真君曰：“愿订价多少，惟命是从。”金公曰：“大丈夫一言，万金不易。愚老拙直，平生不立文券。”乃与真君索大钱一文，中破之自收其半，一半付还真君。真君叩头拜谢。三人分别而去。于是真君辞了郭璞，择取吉日，挈家父母妻子凡数十口，徙于西山，筑室而居焉。金公后封为地主真官，金氏之宅，即今玉隆万寿宫是也。

却说真君日以修炼为事，炼就金丹，用之可以点石为金，服之可以却老延年，于是周济贫乏，德义彰播。时晋武帝西平蜀，东取吴，天下一统，建元太康，从吏部尚书山涛之奏，诏各郡保举孝廉贤能之士。豫章郡太守范宁，见真君孝养二亲，雍睦乡里，轻财利物，即保举真君为孝廉。武帝遣使臣束帛赍诏，取真君为郡旌阳县令。真君以父母年老，不忍远离，上表辞职。武帝不允，命本郡守催迫上行。挨至次年，真君不得已，辞别父母妻子，只得起程。真君有二姊，长姊事南昌盱君，夫早丧，遗下一子盱烈，字道微，事母至孝。真君虑其姊孀居无倚，遂筑室于宅之西，奉姊居之，于是母子得闻妙道。真君临行，谓姊曰：“吾父母年迈，妻子尚不知世务，贤姊当代弟掌治家事。如有仙翁隐客相过者，可以礼貌相待。汝子盱烈，吾嘉其有仁孝之风，使与我同往任所。”盱母曰：“贤弟好去为官，家下一应事体，为姊的担当，不劳远念。”言未毕，忽有一少年上堂，长揖言曰：“吾与盱烈哥哥，皆外甥也，何独与盱兄同行，而不及我？”真君视其人，乃次姊之子，复姓钟离，名嘉，字公阳

，新建县象牙山西里人也。父母俱早丧，自幼依于真君，为人气象恢弘，德性温雅，至是欲与真君同行。真君许之。于是二甥得薰陶之力，神仙器量从此以立。真君又呼其妻周夫人，告之曰：“我本无心功名，奈朝廷屡聘，若不奉行，恐抗君命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二亲老迈，汝当朝夕侍奉，调护寒暑，克尽汝子妇之道。且儿女少幼，须不时教训，勤以治家，俭以节用，此是汝当然事也。”周夫人答曰：“谨领教。”言罢，拜别而行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未到任之初，蜀中饥荒。民贫不能纳租。真君到任，上官督责甚严，真君乃以灵丹点瓦石为金，暗使人埋于县衙后圃。一旦拘集贫民未纳租者，尽至阶下。真君问曰：“朝廷粮税，汝等缘何不纳？”贫民告曰：“输纳国税，乃理之常，岂敢不遵。奈因饥荒，不能纳尔。”真君曰：“既如此，吾罚汝等在于县衙后圃，开凿池塘，以作工数。倘有所得，即来完纳。”民皆大喜，即往后圃开凿池塘，遂皆拾得黄金，都来完纳，百姓遂免流移之苦。邻郡闻风者，皆来依附，遂至户口增益。按《一统志》，旌阳县属汉州，真君飞升后，改为德阳，以表真君之德及民也。其地赖真君点金，故至今尚富。这话休题。

那时民间又患瘟疫，死者无数，真君符咒所及，即时痊愈。又怜他郡病民，乃插竹为标，置于四境溪上，焚符其中，使病者就而饮之，无不痊愈。其老幼妇女尪羸不能自至者，令人汲水归家饮之，亦复安痊。郡人有诗赞曰：

百里桑麻知善政，万家烟井沐仁风。

明悬藻鉴秋阳暴，清逼冰壶夜月溶。

符置江滨驱痼病，金埋县圃起民穷。

真君德泽于今在，庙祀巍巍报厥功。

却说成都府有一人姓陈名勋，字孝举，因举孝廉，官居益州别驾。闻真君传授吴猛道法，今治旌阳，恩及百姓，遂来拜谒，愿投案下，充为书吏，使朝夕得领玄教。真君见其人，气清色润，遂付以吏职。既而见勋有道骨，乃引勋居门下为弟子，看守药炉。又有一人姓周名广，字惠常，庐陵人也，乃吴都督周瑜之后。游巴蜀云台山，粗得汉天师驱精斩邪之法，至是闻真君深得仙道，特至旌阳县，投拜真君为师，愿垂教训。真君纳之，职掌雷坛。二人自是得闻仙道之妙。真君任旌阳既久，弟子渐众，每因公余无事，与众弟子讲论道法。

却说晋朝承平既久，外有五胡强横，浊乱中原。那五胡：

匈奴刘渊居晋阳，羯戎石勒居上党。

羌人姚弋仲居扶风，氐人苻洪居临渭。

鲜卑慕容廆居昌黎。

先是汉魏以来，收服夷狄，诸朝多居塞内。太子洗马江统劝武帝徙于边地，免后日夷狄乱华之祸。武帝不听，至是果然，侵乱晋朝。太子惠帝愚蠢，贾后横恣，杀戮大臣。真君乃谓弟子曰：“吾闻君子有道则现，无道则隐。”遂解官东归。百姓闻知，扳辕卧辙而留，泣声震地。真君亦泣下，谓其民曰：“吾非肯舍汝而去，奈今天下不久大乱，吾是以为保身之计。尔等子民，各务生业。”百姓不忍，送至百里之外，或数百里，又有送至家中不肯回者。真君至家，拜见父母妻子，合家相庆，喜不自胜。即于宅东空地结茅为屋，状如营垒，令蜀民居之。蜀民多改其氏族，从真君之姓，故号许氏营。

却说真君之妻周夫人对真君言：“女姑年长，当择佳配。”真君曰：“吾久思在心矣，遍观众弟子中，有一人姓黄名仁览，字紫庭，建城人也，乃御史中丞黄辅之子。其人忠信纯笃，有受道之器。”真君遂令弟子周广作媒。仁览禀于父母，择吉备礼，在真君宅上成婚。满月后，禀于真君，同仙姑归家省亲。仙姑克尽妇道。仁览吩咐其妻在家事奉公姑，复拜辞父母，敬从真君求仙学道。

却说吴真君猛，时年一百二十余岁矣，闻知真君解绶归家，自西安来相访。真君整衣出迎，坐定叙阔，命筑室于宅西以居之。一日忽大风暴作，吴君即书一符，掷于屋上，须臾见有一青鸟衔去，其风顿息。真君问曰：“此风主何吉凶？”吴君曰：“南湖有一舟经过，忽遇此风，舟中有一道人，呼天求救，吾以此止之。”不数日，有一人深衣大带，头戴幅巾，进门与二君施礼曰：“姓彭名抗，字武阳，兰陵人也。自少举考廉，官至晋朝尚书左丞。因见天下将乱，托疾辞职。闻许先生施行德惠，参悟仙机，特来拜投为师。昨过南湖，偶遇狂风大作，舟几覆，吾乃呼天号救。俄有一青鸟飞来，其风顿息。今日得拜仙颜，实乃万幸。”真君即以吴君书符之事告之，彭抗拜谢不胜，遂挈家居豫章城中。既而见真君一子未婚，愿将女胜娘为配。真君从之。自后待彭抗以宾礼，尽以神仙秘术付之。东明子有诗云：

二品高官职匪轻，一朝抛却拜仙庭。

不因懿戚情相厚，彭老安能得上升。

此时真君传得吴猛术，犹未传谶母飞步斩邪之法，有太白金星奏闻玉帝：“南昌郡孽龙将为民害，今有许逊原系玉洞真仙降世，应在此人收伏。望差天使，赍赐斩妖神剑，付与许逊，助斩妖精，免使黎民遭害。”玉帝闻奏，即宣女童二人，将神剑二口，赍至地名柏林，献与许逊，宣上帝之命，督他斩魅除妖，济民救世。真君拜见受之，回顾女童已飞升云端矣。后有诗叹曰：

坚金烈火炼将成，削铁吹毛耀日明。

玉女捧来离紫府，江湖从此水流腥。

且说江南一妖物，号曰孽龙，初生人世为聪明才子，姓张名酷。因乘船渡江，偶值大风，其船遂覆，张酷溺于水中。彼时得附一木板，随水漂流，泊于沙滩之上。肚中正饿，忽见是有珠一颗，取而吞之。那珠不是别的珠，乃是那火龙下的卵，吞了这珠，却不饿了，就在水中能游能泳。过了一月有余，脱胎换骨，遍身尽生鳞甲，只有一个头，还是人头。其后这个畜生，只好在水中戏耍，或跳入三级巨浪，看鱼龙变化，或撞在万丈深潭，看虾鳖潜泳。不想火龙见了，就认得他是儿子，嘘了一气，教以神通。那畜生走上岸来，即能千变万化，于是呼风作雨，握雾撩云，喜则化人形，而淫人间之女子，怒则变精怪，而兴陆地之波涛，或坏人屋舍，或食人精血，或覆人舟船，取人金珠，为人间大患。诞有六子，数十年间，生息繁盛，约有千余，兼之族类，蛟党甚多，常欲把江西数郡，滚出一个大中海。一日，真君炼丹于艾城之山，有蛟党辄兴洪水，欲漂流其丹室。真君大怒，即遣神兵擒之，钉于石壁，今钉蛟石犹在。又挥起宝剑，将一蛟斩讫。不想那孽龙知道杀了他的党类，一呼百集，老老少少，大大小小，都打做一团儿。孽龙道：“许逊恁般可恶，欲诛吾党，不报此仇，生亦枉然。”内有一班孽畜，有叫孽龙做公公的，有叫做伯伯的，有叫做叔叔的，有叫做哥哥的，说道：“不消费心，等我们去，把那许逊抓将来，碎尸万段，以泄其恨。”孽龙道：“闻得许逊传授了吴猛的法术，甚有本事，还要个有力量的去才好。”内有一长蛇精，说道：“哥哥，等我去来。”孽龙道：“贤弟倒去得。”于是长蛇精带了百十个蛟党，一齐冲奔许氏之宅，一字阵儿摆开，叫道：“许逊敢于我比势么？”真君见是一伙蛟党，仗剑在手，问云：“你这些孽畜，有甚本事，敢于我相比。”长蛇精道：“你听我说：

鳞甲棱层气势雄，神通会上显神通。

开喉一旦能吞象，伏气三年便化龙。

巨口张时便作雾，高头昂处便呼风。

身长九万人知否，绕遍昆仑第一峰。

长蛇精恃了本事，耀武扬威。众蛟党一齐踊跃，声声口口说道：“你不该杀了我家人，定不与你干休。”真君曰：“只怕你这些孽畜，逃不过我手中宝剑。”那长蛇精就弄他本事，放出一阵大风来，只见：

视之无影，听之有声，噫大块之怒号，传万窍之跳叫。一任他乒乒乓乓，栗栗烈烈，撼天关，摇地轴，九天仙子也愁眉。那管他青青白白，红红黄黄，翻大海，搅长江，四海龙王同缩颈。雷轰轰，电闪闪，飞的是沙，走的是石，直恁的满眼尘霾春起早。云惨惨，雾腾腾，折也乔林，摧也古木，说甚么前村灯火夜眠迟。呼啦啦，前呼后叫，左奔右突，就是九重龙楼凤阁，也教他万瓦齐飞。咕嘟嘟，横冲直撞，乱卷斜拖，即如千丈虎狼穴。难道是一毛不拔

，纵宗生之大志，不敢谓其乘之而浪破千层。虽列子之冷然，吾未见其御之而旬有五日。正是万里尘沙阴晦螟，几家门户响敲推，多情折尽章台柳，底事掀开社屋茅。

真个好一阵大风也。真君按剑在手，叱曰：“风伯等神好将此风息了。”须臾之间，那风寂然不动。谁知那些孽怪又弄出一番大雨来，则见：

石燕飞翔，商羊鼓舞。滂沱的云中泻下，就似倾盆，呼啦的空里注来，岂因救旱。逼逼剥剥，打得那园林蕉叶，东一片，西一片，翠色阑珊；淋淋筛筛，滴得那池沼荷花，上一瓣，下一瓣，红妆零乱。沟面洪盈，倏忽间，漂去高风庭前麦；檐头长溜，须臾里，洗却周武郊外兵。这不是鞭将蜥蜴，碧天上祈祷下的甘霖。这却是驱起鲸鲵，沧海中喷将来的唾沫。正是茅屋人家烟火冷，梨花庭院梦魂惊，渠添浊水通鱼入，地秀苍苔滞鹤行。

真个好一阵大雨也。真君又按剑叱曰：“雨师等神，好将此雨止了。”那雨一霎时间半点儿没了，真君乃大显法力，奔往长蛇精阵中，将两口宝剑挥起，把长蛇精挥为两段。那伙蛟党，见斩了蛇精，各自逃生。真君赶上，一概诛灭，径往群蛟之所，寻取孽龙。那孽龙闻得斩了蛇精，伤了许多党类，心里那肯干休，就呼集一党蛟精，约有千百之众。人多口多，骂着真君：“骚道野道，你不合这等上门欺负人。”于是呼风的呼风，唤雨的唤雨，作雾的作雾，兴云的兴云，攫烟的攫烟，弄火的弄火，一齐奔向前来，真君将两口宝剑，左砍右斫，那蛟党多了，怎生收伏得尽，况真君此时，未传得湛母飞腾之法，只是个陆地神仙。那孽龙倒会变化，冲上云霄，就变成一个大鹰儿。真个：

爪似铜钉快利，嘴如铁钻坚刚，展开双翅欲飞扬，好似大鹏模样。云里叫时声大，林端立处头昂，纷纷鸟雀尽潜藏，那个飞禽敢挡。

只见那鹰儿在半空展翅，忽啦地扑将下来，倒把真君脸上搥了一下，搥得血流满面。真君忙挥剑斩时，那鹰又飞在半空中去了。真君没奈何，只得转回家中。那些蛟党见伤得性命多了，亦各自收阵回去。

却说真君见孽龙神通广大，敬来吴君处相访，求其破蛟之策。吴君曰：“孽龙久为民害，小老素有剪除之心，但恨道法未高，莫能取胜。汝今既擒蛟党，孽龙必然忿怒，愈加残害，江南休矣。”真君曰：“如此奈何？”吴君曰：“我近日闻得镇江府丹阳县地名黄堂，有一女真湛母，深通道术，吾与汝同往师之，叩其妙道，然后除此妖物，未为晚也。”真君闻言大喜，遂整行囊与吴君共往黄堂，谒见湛母。湛母曰：“二公何人，到此有何见谕？”真君曰：“弟子许逊、吴猛，今因江南有一孽龙精，大为民害，吾二人有心殄灭，奈法术殊欠。久闻尊母道传无极，法演先天，径来恳求，望指示仙诀，实乃平生之至愿也。”言讫，拜伏于地。湛母曰：“二公请起，听我言之。君等乃夙稟

奇骨，名在天府。昔者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山东曲阜县兰公之家，谓兰公曰：‘后世晋代当出一神仙，姓许名逊，传吾至道，是为众仙之长。’遂留下金丹宝鉴，铜符铁券，并飞步斩邪之法，传与兰公，复令兰公传我。兰公又使我收掌，以付汝等，积有四百余年矣。子今既来，吾当传授于汝。”于是选择吉日，依科设仪，付出铜符铁券，金丹宝鉴，并正一斩邪之法，三五飞腾之术，及诸灵章秘诀，并各样符篆，悉以传诸许君。今净明法、五雷法之类，皆谌母所传也。”谌母又谓吴君曰：“君昔者以神方为许君之师，今孝悌王之道，唯许君得传，汝当退而反师之也。”真君传道已毕，将欲辞归，心中暗想：“今幸得闻谌母之教，每岁必当谒拜，以尽弟子之礼。”此意未形于言，谌母已先知矣，乃对真君曰：“我今还帝乡，子不必再来谒也。”乃取香茅一根，望南而掷，其茅随风飘去。谌母谓真君曰：“子于所居之南数十里，香茅落于何处，其处立于庙宇，每岁逢秋，一至吾庙足矣。”谌母言罢，空中忽有龙车凤辇来迎，谌母即凌空而去。其时吴、许二君望空拜送。即还本部，遂往寻飞茅之迹。行至西山之南四十里，觅得香茅，已丛生茂盛，二君遂于此地建立祠宇，亦以黄堂名之。令匠人塑谌母宝像，严奉香火，期以八月初三日，必往朝谒，即今崇真观是也，朝谒之礼犹在。真君亦于黄堂立坛，悉依谌母之言，将此道法传授吴君，吴君反拜真君为师。自此二人始有飞腾变化之术。回至小江，寓客店，主人宋氏见方外高人，不索酒钱，厚具相待。二君感其恭敬，遂求笔墨，画一松树于其壁上而去。自二君去后，其松青郁如生，风动则其枝摇摇；月来，则其彩淡淡；露下，则其色湿湿，往来观者，日以千计。去则皆留钱谢之，宋氏遂至巨富。后江涨堤溃，店屋俱漂，惟松壁不坏。

却说孽龙精被真君斩其族类，心甚怒，又闻吴君同真君往黄堂学法，于是命蛟党先入吴君所居地方，残害生民，为灾降祸。真君回至西宁，闻蛟孽腥风袭人，责备社伯：“汝为一县鬼神之主，如何纵容他为害？”社伯答曰：“妖物神通广大，非小神能制。”再三谢罪。忽孽龙精见真君至，统集蛟党涌起十数丈水头，那水波涛泛涨，怎见得好狠：

只听得潺潺声振谷，又见那滔滔势漫天。雄威响若雷奔走，猛涌波如雪卷颠。千丈波高漫道路，万层涛激泛山岩。冷冷如漱玉，滚滚似鸣弦。触石沧沧喷碎玉，回湍渺渺漩涡圆。低低凸凸随流荡，大势弥漫上下连。

真君见了这等大水，恐损坏了居民屋宇田禾，急将手中宝剑，望空书符一道，叫道：“水伯，急急收下。”水伯收得水迟，真君大怒。水伯道：“常言，泼水难收，且从容些。”真君欲责水伯，水伯大惧，须臾间将水收了，依旧是平洋陆地。真君提着宝剑，径斩孽龙。那孽龙变作一个巡海夜叉，持枪相迎。这一场好杀：

真君剑砍，妖怪枪迎。剑砍霜光喷烈火，枪迎锐气迸愁云。一个是洋子江生成的恶怪，一个是灵霄殿差下的仙真。那一个，扬威耀武欺天律；这一个，御暴除灾转法轮。真仙使法身驱雾，魔怪争强浪滚尘。两家努力争功绩，皆为洪都百万民。

那些蛟党见孽龙与真君正杀得英雄，一齐前来助战。忽然弄出一阵怪沙来，要把真君眼目蒙蔽，只见：

似雾如氤初散漫，纷纷蔼蔼下天涯。白茫茫到处难开眼，昏暗暗飞时找路差。打柴的樵子失了伴，采药的仙童不见家。细细轻飘如麦面，粗粗翻覆似芝麻。世间朦朦山顶暗，长空迷没太阳遮。不比尘嚣随骏马，难言轻软衬香车。此沙本是无情物，登时刮得眼生花。

此时飞沙大作，那蛟党一齐呐喊。真君呵了仙气一口，化作一阵雄风将沙刮转。吴君在高阜之上，观看妖孽，更有许大神通，于是运起掌心蛮雷，望空打去。虽风云雷雨，乃蛟龙所喜的，但此系吴君法雷，专打妖怪。则见：

运之掌上，震之云间，虺虺惶惶可畏，轰轰划划初闻。烧起谢仙之火烈，推转阿香之车轮。音赫赫，就似撞八荒之鼓，音闻天地；声惶惶，又如放九边之炮，响振军屯。使刘先生失了双筋，教蔡元中绕遍孤坟。闻之不及掩耳，挡之谁不销魂。真个天仙手上威灵振，蛟魅胸中心胆倾。

那些群孽，闻得这个法雷，惊天动地之声，倒海震山之怒，唬得魂不附体。更见那真君两口宝剑，寒光闪闪，杀气腾腾，孽龙抵挡不住，就收了夜叉之形，不知变了个甚么物件，潜踪遁走。真君乃舍了孽龙，追杀蛟党，蛟党四散逃去。真君追二蛟至鄂渚，忽然不见，路逢三老人侍立。真君问曰：“吾追蛟孽至此，失其踪迹，汝二老曾见否？”老人指曰：“敢伏在前桥之下。”真君闻言，遂至桥侧，仗剑叱之。蛟党大惊，奔入大江，藏于深渊。真君乃即书符数道，敕遣符使驱之。蛟孽不能藏隐，乃从上流奔出。真君挥剑斩之，江水俱红。此二蛟皆孽龙子也。今鄂渚有三圣王庙，桥名伏龙桥，渊名龙窝，斩蛟处名上龙口。真君复回至西宁，怒社伯今不能称职，乃以铜锁贯其祠门，禁止民间祭享。今分宁县城隍庙正门常闭，居民祭祀者亦少。乃令百姓崇祀小神，其人姓毛，兄弟三人，即指引真君桥下斩蛟者。今封叶佑侯，血食甚盛。真君见吴君曰：“孽龙潜逃，蛟党奔散，吾欲遍寻踪迹，一并诛之。”吴君曰：“君自金陵远回，令椿萱大人，且须问省。吾谅此蛟孽有师尊在，岂能复恣猖狂，待徐徐除之。”于是二君回过丰城县杪针洞。真君曰：“后此洞必有蛟螭出入，吾当镇之。”遂取杉木一根，书符其上以为楔，至今其楔不朽。又过奉新县，地名藏溪，又名蛟穴，其中积水不竭。真君曰：“此溪即蛟龙所藏之处。”遂举神剑劈破溪旁巨石，书符镇之，今镇蛟石犹在。又过新建县，地名叹早

湖，湖中水蛭甚多，皆是蛟党奴隶，散入田中，喋人之血。真君恶之，遂将药一粒，投入湖中，其蛭永绝，今名药湖。复归郡城，转西山之宅，回见父母，一家俱庆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屡败孽龙仙法愈显，德着人间，名传海内，时天下求为弟子者，不下千数。真君却之不可得，乃削炭化为美妇数百人，夜散群弟子寝处，次早验之，未被炭妇污染得十人而已。先受业者六人：

陈勋，字孝举，成都人。

周广，字惠常，庐陵人。

黄仁览，字紫庭，建城人，真君之婿。

彭抗，字武阳，兰陵人，其女配真君之子。

盱烈，字道微，南昌人，真君外甥。

钟离嘉，字公阳，新建人，真君外甥。

后相从者四人：

曾亨，字典国，泗水人，骨秀神慧。孙登见而异之。乃潜心学道，游于江南，居豫章之丰城真阳观，闻真君道法投于门下。

时荷，字道阳，钜鹿人，少出家，居东海沐阳院奉仙观，修老子之教。因入四明山，遇神人，授以抬息导引之术，颇能辟谷，亦能役使鬼神。慕真君名，徒步踵门，愿充弟子。

甘战，字伯武，丰城人，性喜修真，不求闻达，径从真君学道。

施岑，字太玉，沛郡人。其父施朔仕吴，因移居于九江赤鸟县。岑状貌雄杰，勇健多力，时闻真君斩蛟立功，喜而从之。真君使与甘战各持神剑，常侍左右。

这弟子十人，不被炭妇染污，真君嘉之。凡周游江湖，诛蛟斩蛇，时刻相从，即异时上升诸徒也。其余被炭妇所污者，往往自愧而去。今炭妇市犹在。真君谓施岑、盱烈曰：“目今妖孽为害，变化百端，无所定向，汝二人可向鄱阳湖中，追而寻之。”施、盱欣然领命，仗剑而去。夜至鄱阳湖中，登石台之上望之。今饶河口有眺台，俗呼为钓台，非也，此盖施盱眺望妖蜃出没之所耳。其时但见一物隐隐如蛇，昂头摆尾，横亘数十里。施岑曰：“妖物今在此乎？”即拔剑挥之，斩其腰。至次日天明视之，乃蜈蚣山也。至今其山断腰仙迹犹在。施岑谓盱烈曰：“黑夜吾认此山以为妖物，今误矣，与汝尚当尽力追寻。”

却说孽龙精被真君杀败，更伤了二子，并许多族类，咬牙嚼齿，以恨真君，聚集众族类，商议欲往小姑潭求老龙报仇。众蛟党曰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孽龙乃奔入小姑深潭底。那潭不知有几许深。谚云：“大姑阔万丈，小姑深万丈。”

”所以叫做小姑潭。那孽龙到万丈潭底，只见：

水泛泛漫天，浪层层拍岸。江中心有一座小姑山，虽是个中流砥柱，江下面有一所老龙潭，却似个不朽龙宫。那龙宫盖的碧磷磷鸳鸯瓦，围的光闪闪孔雀屏，垂的疏朗朗翡翠帘，摆的弯环环虎皮椅。只见老龙坐在虎椅之上，龙女侍在堂下，龙兵绕在宫前，夜叉立在门边，龙子龙孙列在阶上。真个是江心渺渺无双景，水府茫茫第一家。

说那老龙出处，他原是黄帝荆山铸鼎之时，骑他上天。他在天上贪毒，九天玄女拿着他送与罗堕阁尊者，尊者养他在钵盂里养了千百年，他贪毒的性子不改，走下世来，就吃了张果老的驴，伤了周穆王的八骏。朱坪漫心怀不忿，学就个屠龙之法，要下手捉他，他又藏在巴蜀地方，一人家后园之中，橘子里面。那两个着棋的老儿，想他做龙脯，他又走到葛陂中来，撞着费长房打一棒，他就忍着疼，奔走华阳洞去。那晓得吴淖的斧子，又厉害些，当头一劈，受了老大的亏苦，头脑子虽不曾破，却失了项下这一颗明珠，再也上天不得。因此上拜了小姑娘娘，求得这所万丈深潭，盖造个龙宫，恁般齐整。却说那孽龙奔入龙宫之内，投拜老龙哭哭啼啼，告诉前情，说道许逊斩了他的儿子，伤了他的族类，苦苦还要擒他。言罢，放声大哭。那龙宫大小，那一个不泪下。老龙曰：“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许逊既这等可恶，待我拿来与你复仇。”孽龙曰：“许逊传了谶母飞步之法，又得了玉女斩邪之剑，神通广大，难以轻敌。”老龙曰：“他纵有飞步之法，飞我老龙不过。他纵有斩邪之剑，斩我老龙不得。”于是即变作个天神模样，三头六臂，黑脸獠牙。则见：

身穿着重重铁甲，手提着利利钢叉，头戴着金盔闪闪耀红霞，跨着奔奔腾腾的骏马，雄纠纠英风直奋，威凛凛杀气横加。一心心要与人报冤家，古古怪怪的好怕。

那老龙打扮得这个模样，巡江夜叉，宁宫将卒，人人喝彩，个个称奇，道：“好一个装束。”孽龙亦摇身一变，也变作天神模样，你看他怎么打扮，则见：

面乌乌赵玄坛般黑，身挺挺邓天王般长。手持张翼德丈八长枪，就好似斗口灵官的形状。口吐出葛仙真君腾腾火焰，头放着华光菩萨的闪闪豪光。威风凛凛貌堂堂，不比前番模样。

那孽龙打扮出来，龙宫之内，可知人人喝彩，个个夸奇。两个龙妖一齐打个旋风，奔上岸来。老龙居左，孽龙居右，蛟党列成阵势，准备真君到来迎敌。不在话下。

施岑与盱烈，从高阜上一望，见那妖气弥天。他两个少年英勇，也不管他势头来得大，也不管他党类来得多。就擎手中宝剑，跳下高阜来，与那些妖怪

大杀一场。施盱二人，虽传得真君妙诀，终是寡不敌众，三合之中，抵挡不住，败阵而走。老龙与孽龙随后赶杀，施岑大败，回见真君，具说前事。真君大怒，遂提着两口宝剑，命甘战、时荷二人同去助阵，驾一朵祥云径奔老龙列阵之所。那孽龙见了，自古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，就提那长枪，径来刺着真君。老龙亦举起钢叉径来叉着真君。好一个真君，展开法力，将两口宝剑左遮右隔，只见：

这一边挥宝剑，对一枝长枪，倍增杀气；那一边挥宝剑，架一管钢叉，顿长精神。这一边砍将去，就似那吕梁泻下的狂澜，如何挡抵；那一边斫将去，就似那蜀山崩了的土块，怎样支撑。这一边施高强武艺，杀一个鹞人鸦群；那一边显凛烈威风，杀一个虎奔羊穴。这一边用一个风扫残红的法子，杀得他落花片片坠红泥；那一边使一个浪滚陆地的势儿，杀得他尘土茫茫归大海。真个是拨开覆地翻天手，要斩兴波作浪邪。

二龙与真君混战未分胜败，忽翻身腾在半空，却要呼风唤雨，飞沙走石，来捉真君。此时真君已会腾云驾雾，遂赶上二龙，又在半空中杀了多时，后落下平地又战。那些蛟党见真君法大，二龙渐渐抵挡不住，一齐掩杀过来。时荷甘战二人，乃各执利剑，亦杀入阵中。你看那师徒们，横冲直撞，那些妖孽，怎生抵敌得住。那老龙力气不加，三头中被真君伤了一头，六臂中被真君断了一臂，遂化阵清风去了。孽龙见老龙败阵，心中慌张，恐被真君所捉，亦化作一阵清风，望西而去。其余蛟党，各自逃散，有化作螽斯，在麦陇上逼逼剥剥跳的；有化作青蝇，在棘树上嘈嘈杂杂闹的；有化作蚯蚓，有水田中扭扭屹屹走的；有化作蜜蜂，在花枝上扰扰嚷嚷采的；有化作蜻蜓，在云霄里轻轻款款飞的；有化作土狗子，不做声不做气，躲在田旁下的。彼时真君追赶妖孽，走在田旁上经过，忽失了一足，把那田旁踹开，只见一道妖气迸将出来。真君急忙看时，只见一个土狗子躲在那里。真君将剑一挥，砍成两截，原来是孽龙第五子也。后人诗叹曰：

自笑蛟精不见机，苦同仙子两相持。

今朝挥起无情剑，又斩亲生第五儿。

却说真君斩了孽龙第五子，急忙追寻孽龙，不见踪影，遂与二弟子且回豫章。吴君谓真君曰：“目今蛟党还盛，未曾诛灭，孽龙有此等助威添势，岂肯罢休，莫若先除了他的党类，使他势孤力弱，一举可擒，此所谓射人先射马之谓也。”真君曰：“言之有理。”遂即同施岑、甘战、陈勋、盱烈、钟离嘉群弟子，随已出外追斩蛟党。犹恐孽龙精溃其郡城，留吴君、彭抗在家镇之。于是真君同群弟子，或登高山，或往穷谷，或经深潭，或诣长桥，或历大湖等处，寻取蛟党灭之。

真君一日至新吴地方，忽一蛟变成一水牛，欲起洪水，淹没此处人民。嘘气一口，涨水一尺，嘘气二口，涨水二尺。真君大怒，挥剑欲斩之。那蛟孽见了真君，魂不附体，遂奔入潭中而去。真君即立了石碑一片，作镇蛟之文以禁之。其文曰：

奉命太玄，得道真仙。劫终劫始，先地先天。无量法界，玄之又玄。勤修无遗，白日升仙。神剑落地，符法升天。妖邪丧胆，鬼精逃潜。

其潭至今名曰镇龙潭，石碑犹存。

一日，真君又行至海昏之上，闻有巨蛇据山为实，吐气成云，长有数里，人畜在气中者，即被吞吸，江湖舟船，多遭其覆溺，大为民害。施岑登北岭之高而望之，见其毒气障天，乃叹曰：“斯民何罪，而久遭其害也。”遂禀真君，欲往诛之。真君曰：“吾闻此畜，妖气最毒，搪突其气者，十人十死，百人百亡，须待时而往。”良久，俄有一赤乌飞过。真君曰：“可矣。”言赤乌报时，天神至，地神临，可以诛妖。后于其地立观，名候时观，又号赤乌观。且说那时真君引群弟子前至蛇所。其蛇奋然跃出深穴，举首高数十丈，眼如火炬，口似血盆，鳞似金钱，口中吐出一道妖气。则见：

冥冥蒙蒙，比蚩尤迷敌的大雾；昏昏暗暗，例元规污人的飞尘。飞去飞来，却似那汉殿宫中结成的黑块；滚上滚下，又似那太山岩里吐出的顽云。大地之中，遮蔽了峰峦岭岫；长空之上，隐藏了日月星辰。弥漫漫漫，涨将开千有百里；霏霏拂拂，挡着了十无一生。正是妖蛇吐气三千丈，千里犹闻一阵腥。

真君呼一口仙气，吹散其气，率弟子各挥宝剑。乡人摩旗擂鼓，呐喊振天相助。妖蛇全无惧色，奔将过来。真君运起法雷，劈头打去，兼用神剑一指，蛇乃却步。施岑、甘战二人，奋勇飞步纵前，施踏其首，甘蹠其尾。真君先以剑劈破其颡，陈勋再引剑当中腰斩之，蛇腹遂尔裂开，忽有一小蛇自腹中走出，长有数丈。施岑欲斩之，真君曰：“彼母腹中之蛇，未曾见天日，犹不曾加害于民，不可诛之。”遂叱曰：“畜生好去，我放汝性命，毋得害人。”小蛇惧怯，奔行六七里，闻鼓噪之声，犹反听而顾其母。此地今为蛇子港。群弟子再请追而戮之，真君曰：“既放其生而又追戮之，是心无恻隐也。”蛇子遂得入江。今有庙在新建吴城，甚是灵感。宋真宗敕封灵顺昭应安济惠泽王，俗呼曰小龙王庙是也。大蛇既死，其骨聚而成洲，今号积骨洲。真君入海昏经行之处，皆留坛靖，凡有六处。通侯时之地为七：一曰进化靖，二曰节奏靖，三曰丹符靖，四曰华表靖，五曰紫阳靖，六曰霍阳靖，七曰列真靖，其势布若星斗之状，盖以镇压其后也。其七靖今皆为宫观，或为寺院。巨蟒既诛，妖血污剑，于是洗磨之，且削石以试其锋，今新建有磨剑池，试剑石犹在。真君谓诸徒曰：“蛟党除之莫尽，更有孽龙精通灵不测，今知我在此，若伺隙溃我郡城

，恐吴、彭二人莫能慑服，莫若弃此而归。”施岑是个勇士，谓曰：“此处妖孽甚多，再寻几日，杀几个回去却好。”真君曰：“吾在外日久，恐吾郡蛟党又聚作一处，可速归除之。”于是悉离海昏而行。海昏乡人感真君之德，遂立生祠，四时享祭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孽龙精果然深恨真君，乘其远出，欲将豫章郡滚成一海，以报前仇。遂聚集败残蛟党，尚有七八百余。孽龙曰：“昨夜月离于毕，今夜酉时，主天阴晦，风雨大作。我与你等，趁此机会，把豫章郡一滚而沉，有何不可。”此是正是午牌时分，吴君猛与彭君抗恰从西山高处，举目一望，只见妖气漫天，乃曰：“许师往外诛妖，不想妖气尽聚于此。”言未毕，忽见豫章郡社伯并土地等神来见吴君，说孽龙又聚了八百余蛟党，欲搅翻江西一郡，变作沧海，只待今夜酉牌时分风雨大作之时，就要下手。有等居民，闻得此信，皆来小神庙中，叩头磕脑；叫小神保他。我想江西不沉却好，若沉了时节，正是泥菩萨落水，自身难保，还保得别人。伏望尊仙怎生区处。”吴君听说此事，恹吃了一大惊，遂与彭君急忙下了山头。吴君谓彭君曰：“尔且仗剑一口，驱使神兵，先往江后巡逻。”彭君去了。吴君乃上了一座九星的法坛，取过一个五雷的令牌，仗了一口七星的宝剑，注上一碗五龙吐的净水，念了几句“乾罗恒那九龙破秽真君”的神咒，捏了一个三台的真诀，步了一个八卦的神罡。乃飞符一道，径差年值功曹，送至日宫太阳帝君处投下，叫那太阳帝君把这个日轮儿缓缓的沉下，却将酉时翻作午时，就要如鲁阳挥以长戈，即返三舍，虞公指以短剑，却转几分的日子。又飞符一道，径差月值功曹，送太阴星君处投下，叫那太阴星君，把这个月轮儿缓缓的移上，却将亥时翻作酉时，就要团团离海角渐渐出云衢，此夜一轮满，清光何处无。又飞符一道，径差日值功曹，送至风伯处投下，叫那风伯今晚将大风息了，气不要吹嘘，万窍不要怒叫，切不可过江掇起龙头浪，拂地吹开马足尘，就树撮将黄叶落，入山推出白云来。又飞符一道，径差时值功曹，送雨师处投下，叫那雨师，今晚收了雨脚，休得要点点滴滴打破芭蕉，淋淋漓漓洗开苔藓，颓山黑雾倾浓墨，倒海冲风泻急湍，势似阳侯夸要溟海，声如项羽战章邯。又飞符一道，差那律令大神，径至雷神处投下，叫那雷神，今晚将五雷藏着，休得要驱起那号令，放出那霹雳，轰轰烈烈，使一鸣山岳震，再鼓禹门开，响激天关转，身从地穴来。又飞符一道，差着急脚大神，送至云师处投下，叫他今晚卷起云头，切不可氤氲氤氲，遮掩天地，渺渺漠漠，蒙蔽江山，使那重重翼凤飞层汉，叠叠从龙出远波，太行游子思亲切，巫峡襄王入梦多。吴君遣符已毕，又差那社伯等神火速报知真君，急回豫章郡，慑伏群妖，毋得迟误。吴君调拨已毕，遂亲自仗剑，镇压群蛟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孽龙精只等待日轮下去，月光上来的酉牌时分，就呼风唤雨，驱云使雷，把这豫章一郡滚沉。不想长望短望，日头只在未上照耀，叫他下去，那日头就象似缚了一条绳子，再也不下去。孽龙又招那月轮上来，这月轮就相似有人扯住着他，再也不上来。孽龙怒起，也不管酉时，就命取蛟党，大家呼着风来。谁知那风伯遵了吴君的符命，半空中叫道：“孽龙，你如今学这等歪，却要放风，我哪个听你。”孽龙道：“雷公雷公，我往日唤你，少可有千百声，今日半点声气不做，敢害哑了？”雷神道：“我倒不害哑，只是你今日害癫。”孽龙见雷公不响，无如之奈，只得叫声：“云师快兴云来。”那云师遵了吴君的符命，把那千岩万壑之云，只卷之退藏于密，那肯放之弥于六合。只见玉宇无尘，天清气朗。那云师还在半空中唱一个“万里长空收暮云”耍子哩。孽龙见云师不肯兴云，且去问雨师讨雨。谁知两师亦遵了吴君的符命，莫说是千点万点洒将下来，就是半点儿也是没有的。孽龙精望日日不沉，招月月不上，呼风风不至，唤雨雨不来，驱雷雷不响，使云云不兴，直激得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遂谓众蛟党曰：“我不要风云雷雨，一小小豫章郡终不然滚不成海。”遂耸开鳞甲翻身一转，把那江西章江门外，就沉了数十余丈。吴君看见，即忙飞起手中宝剑，驾起足下祥云，直取孽龙。孽龙与吴君厮战，彭君亦飞剑助敌，在江西城外大杀一场。孽龙招取党类，一涌而至。在上的变成无数的黄蜂，扑头扑脑乱下，在下的变成滚滚的长蛇，遍足乱绕。孽龙更变作个金刚菩萨，长又长，大又大，手执金戈与吴君彭君混战。好一个吴君，又好一个彭君，上杀个雪花盖顶，战住狂蜂，下杀个枯树盘根，战住长蛇，中杀个鹞子翻身，抵住孽龙。自未时杀起，杀近黄昏。忽真君同着诸弟子到来，大喝一声：“许逊在此，孽畜敢肆害么？”诸蛟皆有惧色。孽龙见了真君，咬定牙根，要报前仇，乃谓群蛟曰：“今日遭此大难，我与尔等生死存亡，在此一举。”诸蛟踊跃言曰：“父子兄弟，当拚命一战。胜则同生，败则同死。”遂与孽龙精力战真君。怎见得厉害：

愁云蔽日，杀气漫空，地覆天翻，神愁鬼哭。仙子无边法力，妖精许大神通。一个万丈潭中孽怪，舞着金戈；一个九重天上真仙，飞将宝剑。一个棱棱层层，甲鳞竦动；一个变变化化，手段高强。一个呵一口妖气，雾涨云迷；一个吹一口仙风，天清气朗。一个领蛟子蛟孙，战真仙，恰好似八十万曹兵鏖赤壁；一个同仙徒仙弟，收妖孽，即好似二十八汉将闹昆阳。一个翻江流扰海水，重重叠叠涌波涛；一个撼乾枢摇坤轴，烈烈轰轰运霹雳。一个要为族类报了冤仇，一个要为生民除将祸害。正是两边齐角力，一样显神机。到头分胜败，毕竟有雄雌。

却说孽龙精奋死来战真君，真君正要拿住他，以绝祸根。那些蛟党，终是心中惧怯。真君的弟子们各持宝剑或斩了一两个的，或斩了三四个的，或斩了五六六个的，喷出腥血一片通红。周广一剑，又将孽龙的第二子斩了。其余蛟党一个个变化走去，只有孽龙与真君独战，回头一看蛟党无一人身在旁，也只得跳上云端，化一阵黑风而走。真君急追赶时，已失其所在，乃同众弟子回归。真君谓吴猛曰：“此番若非君之法力，数百万生灵尽葬于波涛中矣。”吴君曰：“全仗尊师杀退蛟孽，不然弟子亦危也。”

却说孽龙屡败，除杀死族类外，六子之中，已杀去四子。众蛟党恐真君诛己，心怏怏不安，尽皆变去，只有三蛟未变。三蛟者，二蛟系孽龙子，一蛟系孽龙孙，藏于新建洲渚之中。其余各变形为人，散于各郡城市镇中，逃避灾难，一日有真君弟子曾亨，入于城市，见二少年状貌殊异，鞠躬长揖，向曾亨问曰：“公非许君高门乎？”曾亨曰：“然”。既而问少年曰：“君是何人也？”少年曰：“仆家居长安，累世崇善。远闻许公深有道术，诛邪斩妖，必仗神剑，愿闻此神剑有何功用？”曾亨曰：“吾师神剑，功用甚大，指天天开，指地地裂，指星辰则失度，指江河则逆流。万邪不敢挡其锋，千妖莫能撓其锐。出匣时，霜寒雪凜；耀光处，鬼哭神愁。乃天赐之至宝也。”少年曰：“世间之物，不知亦有何物可挡贤师神剑，而不为其所伤。”曾亨戏谓之曰：“吾师神剑，惟不伤冬瓜、葫芦二物耳。其余他物，皆不能挡也。”少年闻言，遂告辞而去。曾亨亦不知少年乃是蛟精所变也。蛟精一闻，冬瓜、葫芦之言，尽说与党类知悉，真君一日以神剑授弟子施岑、甘战，令其遍寻蛟党诛之。蛟党以甘、施二人追寻甚紧，遂皆化为葫芦、冬瓜泛满江中。真君登秀峰之巅，运神光一望，乃呼施岑、甘战谓曰：“江中所浮者，非葫芦冬瓜，乃蛟精余党也。汝二人可履水内斩之。”于是施岑、甘战飞步水上，举剑望葫芦乱砍。那冬瓜、葫芦乃是轻浮之物，一砍即入水中，不能得破。正懊恼之间，忽有过往大仙在虚空中观看，遂令社伯之神，变为一八哥鸟儿在施岑、甘战头上叫曰：“下剔上，下剔上。”施岑大悟，即举剑自下剔上，满江蛟党约有七百余性命，连根带蔓悉无噍类。江中碧澄澄流水，变为红滚滚波涛。只有三蛟未及变形者，因而获免。真君见蛟党尽诛，遂封那八哥鸟儿头上一冠，所以至今八哥儿头上皆一冠。真君斩尽蛟党，后人诗叹曰：

神剑棱棱辟万邪，碧波江上砍葫瓜。

孽龙党类思翻海，不觉江心杀自家。

且说孽龙精所生六子，已诛其四，蛟党千余，俱被真君诛灭，只有第三子与第六子并有一长孙，藏于新建县洲渚之中，尚得留命。及闻真君尽诛其蛟类，乃大哭曰：“吾父未知下落，今吾等兄弟六人，传有子孙六七百，并其族类

，共计千余，今皆被许逊剿灭，只留我兄弟二人并一侄在此。吾知许逊道法高妙，岂肯容我叔侄们性命，不如前往福建等处，逃躲残生，再作区处。”正欲起行，忽见真君同弟子甘战、施岑猝至，三蛟急忙逃去。真君见一道妖气冲天而起，乃指与甘、施二人曰：“此处有蛟党未灭，可追去除之，以绝其根。”真君遂与甘、施二人，飞步而行，蹑踪追至半路，施岑飞剑斩去一尾，追至福建延平府，地名口洋九里潭，其一蛟即藏于深潭之中。真君召乡人谓曰：“吾乃豫章许逊，今追一蛟精至此，伏于此潭。吾今将竹一根，插于潭畔石壁之上，以镇压之，不许残害生民。汝等居民，勿得吹去。”言毕，即将竹插之，嘱曰：“此竹若罢，许汝再生，此竹若茂，不许再出。”至今潭畔，其竹母若凋零，则复生一笋，成竹替换复茂，今号为“许真君竹”，至今其竹一根在。往来舟船，有商人见其蛟者，其蛟无尾。更有一蛟被真君与甘、施二人赶至福建建宁府崇安县。有一寺名怀玉寺，其寺有一长老，法名全善禅师。在法堂诵经，忽见一少年走入寺中，哀告曰：“吾乃孽龙之子，今被许逊剿灭全家，追赶至此，望贤师怜悯，救我一命，后当重报。”长老曰：“吾闻豫章许逊道法高妙，慧眼通神，吾此寺中何处可躲？”少年曰：“长老慈悲为念，若肯救援小人，小人当化作粟米一粒，藏于贤师掌中，待许逊到寺，贤师只合掌诵经，方保无事。”长老允诺。少年即化为粟米一粒，入于长老掌中躲讫。真君与甘战、施岑二人，赶入寺中，谓长老曰：“吾乃豫章许逊，赶一蛟精至此。今在何处，可令他出来见我。”长老也不答应，只管拿掌拱手，口念真经。真君不知藏在长老掌中，遍寻不见，遂往寺外前后各处寻之，并不见踪迹。施岑曰：“想蛟精去矣，吾等合往他处寻赶。”

却说蛟精以真君去寺已远，乃复化为少年，拜谢长老曰：“深蒙贤师活命之恩，无可报答，望贤师吩咐寺中，着令七日七夜，不要撞钟擂鼓，容我报答一二。”长老依言，吩咐师兄师弟，徒子徒孙等讫。及至三日，只见寺中前后狂风顿起，冷风飕飕，土水自动。长老大惊，谓僧众曰：“吾观孽龙之子，本是害人之物，得我救命，教我等七日七夜不动钟鼓，今只三日，风景异常，想必是他把言语哄我。若不打动钟鼓，莫说望他报恩，此寺反遭其害，那时悔之晚矣。”于是即令僧众撞起那东楼上华钟。那钟儿响了一百单八声，荣荣汪汪，正是梵王宫里鲸声吼，商客舟中夜半闻。又打起那西楼上画鼓，那鼓儿响了一个三起三煞，叮叮咚咚，正是俨若雷鸣云汉上，恍疑鼙吼海涛中。那蛟精闻得钟鼓之声，吃了一惊，即转身又化为少年，回到寺中，来见长老言曰：“吾前日吩咐寺中七日勿动钟鼓，意欲将寺门外前后高山峻岭，滚成万亩良田，报答我师活命之恩。今才三日，只将高山上略荡得平些，滚有泉出，未及如数，而吾师即动钟鼓，其故何也？”长老以狂风顿起，山动地动为对。那少年不

胜叹息。长老乃令人往寺外前后观之，但见高峻之处皆荡得坦平，滚滚泉流不竭。至今怀玉寺中，不只千顷平坦良田，盖亦蛟精报恩所致。

却说真君离了寺门，遍寻不见蛟精，乃复回高处望之。只见妖气还在寺中，乃与甘、施二人，又来寺中寻觅。其蛟精知真君复来，即先化为一僧，拜辞长老，言曰：“吾族中有众千余，皆被许逊诛灭，兄弟六人已亡其四，吾父又未知存亡何如。吾今悔改前非，修行悟道。”言毕，垂泪而别。真君果复至寺中，只见妖气出外，遂乃蹑迹追至建阳，地名叶墩。遥见一僧，知是蛟精所变，乃令甘、施二弟子追赶至近，甘、施意欲斩之，真君连忙喝住曰：“不可，此物虽是害人，今化为僧，量必改恶迁善。”遂叱曰：“孽畜，我今赦汝前去，汝务要从善修行，勿害生民。吾有谿语，吩咐与汝，劳心记着：‘逢湖则止，逢仰则住。’”吩咐已毕，遂纵之而去。甘战叱曰：“孽畜，我师父饶了你性命，再不要害人。”施岑亦叱曰：“孽畜，你若不遵我师父谿语，再若害人，我擒汝就如反掌之易。”那僧含羞乱窜而去，脱离了叶墩地方，来至一村，前有一山，遇一牧童，其僧乃问曰：“此处是何地方？”牧童答曰：“此处地方贵湖，前面一山，名曰仰山。”僧闻牧童之言，乃大喜曰：“适间承真君吩咐，逢湖则止，逢仰则住。今到此处，合此二意，可以在此居住矣。”遂憩于路旁水田之间，其中间泉水，四时不竭，此地名龙窟，后乃名离龙窟。龙僧即于仰山修行，法名古梅禅师。遂建一寺，名仰山寺。其寺当时乏水，古梅将指头在石壁上乱指，皆有泉出，其寺田粮亦广，至今犹在。真君即于叶墩立一观，名曰真君观，遥与仰山相对，以镇压之。其观至今犹存。

却说真君又追一蛟精，其蛟乃孽龙第一子之子，孽龙之长孙也。此蛟直走到福州南台躲避，潜其踪迹，真君命甘、施二弟子，遍处寻索。乃自立于一石上，垂纶把钓，忽觉钓丝若有个扯住一般。真君乃站在石上用力一扯，石遂裂开。石至今犹在，因名为钓龙石。只见扯起一个大螺，约有二三丈高大。螺中有一女子现出。真君曰：“汝妖也。”那女子双膝跪地，告曰：“妾乃南海水侯第三女，闻尊师传得仙道，欲求指教修真之路，故乘螺舟特来相叩。”真君乃指以高盖山可为修炼之所。且曰：“此山有苦参、甘草，上有一井，汝将其药投于井中，日饮其水，久则自可成仙。”遂命女子复入螺中，用巽风一吹，吹螺舟浮于水面，直到高盖山下。女子乘螺于此，此螺化为大石，至今犹在。遂登山采取苦参、甘草等药，日于井中投之，饮其井泉。后女子果成仙而去。至今其乡有病者，汲井泉饮之，其病可愈。却说施岑、甘战回见真君，言蛟精无有寻处。真君登高山绝顶以望，见妖气一道，隐隐在福州城开元寺井中喷出，乃谓弟子曰：“蛟精已入在井中矣。”遂至其寺中，用铁佛一座，置于井上压之。其铁佛至今犹在。真君收伏三蛟已毕，遂同甘战、施岑复回豫章再寻

孽龙诛之。后人诗叹曰：

迢迢千里口南闽，寻觅蛟精驾雾云。

到处留名留异迹，今人万古仰真君。

却说孽龙既不能滚沉豫章，其族党变为瓜葫，一概被真君所灭，所生六子，斩了四子，只有二子一孙，犹未知下落。越思越恼，只得又往入扬子江中，见了火龙父亲，哭诉其事。火龙曰：“四百年前，孝悌明王传法与兰公，却使兰公传法与谌母，谌母传法与许逊。吾知许逊一生，汝等有此难久矣，故我当时就令了鼋师，统领虾兵蟹将要问他追了金丹宝鉴、铜符铁券之文，谁知那兰公将我等杀败。我彼时少年精壮，也奈何兰公不得。今日有许多年纪，筋力憔悴，还奈得许逊何，这凭你自去。”孽龙叹曰：“今人有说，父不顾子的世界，果然果然。”火龙骂曰：“畜生，我满眼的孙子，今日被你不长进，败得一个也没了，还来怨我父亲。”遂打将孽龙出来。孽龙见父亲不与他做主，遂在江岸上放声大哭，惊动了南海龙王熬钦第三位太子。彼时太子领龙王钧旨，同巡江夜叉全身披挂，手执钢刀，正在此巡逻长江，认得是火龙的儿子，即忙问曰：“你在此哭甚事？”孽龙道：“吾族党千余，皆被许逊诛灭，父亲又不与我作主，我今累累然若丧家之狗，怎的由人不哭。”太子曰：“自古道家无全犯，许逊怎么就杀了你家许多人，他敢欺我水府无人么？老兄且宽心，待我显个手段，擒他报取冤仇。”孽龙道：“许逊传了谌母飞步之法，仙女所赐宝剑，其实神通广大，难以轻敌。”太子曰：“我龙宫有一铁杵，叫做如意杵，有一铁棍，叫做如意棍。这个杵，这个棍，欲其大就有屋桶般大，欲其小只如金针般小，欲其长就有三四丈长，欲其短只是一两寸短，因此名为如意。此皆父王的宝贝。那棍儿被孙行者讨去，不知那猴子打死了千千万万的妖怪，只有这如意杵儿，未曾使用，今带在我的身边，试把来与许逊弄一弄。他若挡抵得住，真有些神通。”孽龙问道：“这杵是那一代铸的？”太子道：“这杵是乾坤开辟之时，有一个盘古王，凿了那昆仑山几片棱层石，架了一座的红炉，砍了广寒宫一株婆娑树，烧了许多的黑炭，取了须弥山几万斤的生铁，用了太阳宫三昧的真火，叫了那炼石的女媧，炼了七七四十九个日头。却命着雨师洒雨，风伯扇风，太乙护炉，祝融看火，因此上炼得这个杵儿，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，要长就长，要短就短。且此杵有些妙处，抛在半空之中，一变十，十变百，百变千，千变万，更会变化哩。”孽龙问曰：“如今那铁杵放在那里？”太子即从耳朵中拿将出来，向风中晃一晃，就有屋桶般大，晃两晃，就有竹竿般长。孽龙大喜曰：“这样东西，要长就长，要大则大，那许逊有些法力，尚可挡抵一二，徒弟们皆是后学之辈，禁得几杵。”夜叉见太子欲与孽龙报仇，乃谏曰：“爷爷没有钧旨，太子怎敢擅用军器，恐爷爷知道，不当稳便。

”太子曰：“吾主意已定，你肯辅我，便同去，如不肯辅我，任你先转南海去罢。”夜叉不肯相助，自去了。那太子杀奔豫章，要拿许逊，与孽龙报仇。却怎生打扮，则见：

重叠叠“鳖甲”坚固，整齐齐“海带”飞斜，身骑着“海马”号三花，好一似“天门冬”将军披挂，走起了磊磊落落“滑石”，飞将来溟溟漠漠“辰砂”，索儿绞的是“天麻”，要把“威灵仙”拿下。

却说真君同着弟子甘战、施岑等，各仗宝剑，正要去寻捉孽龙，忽见龙王三太子叫曰：“许逊，许逊，你怎么这等狠心，把孽龙家千百余人，一概诛戮？你敢小觑我龙宫么？我今日与你赌赛一阵，才晓得我的本事。”真君慧眼一看，认得是南海龙王的三太子，喝曰：“你父亲掌管南海，素称本分，今日怎的出你们不肖儿子。你好好回去，免致后悔。”太子道：“你杀人之父，人亦杀其父，杀人之兄，人亦杀其兄。孽龙是我水族中一例之人，我岂肯容你这等欺负。”于是举起钢刀就望真君一砍，真君亦举起宝剑来迎，两个大杀一场。则见：

一个是九天中神仙领袖，一个是四海内龙子班头。一个的道法精通，却会吞云吸雾；一个的武艺惯熟，偏能掣电驱雷。一个呼谶母为了师傅，最大神通；一个叫龙王做了父亲，尽高声价。一个飞宝剑前挑后剔，光光闪闪，就如那大寒陆地凛严霜；一个抛铁杵，直撞横冲，□□瑯瑯，就如那除夜人家烧爆竹。真个是棋逢敌手，终朝胜负难分。却原来阵遇对头，两下高低未辨。

真君与那太子刀抵剑，剑对刀，自己牌时分，战至午时，不分胜负。施岑谓众道友曰：“此龙子本事尽高，恐师父不能拿他，可大家一齐掩杀。”那太子见真君弟子一齐助战，遂在耳朵中取出那根铁杵来，晃了两三晃，望空抛起。好一个铁杵，一变作十，十变作百，百变作千，千变作万，半天之中，就如那纷纷柳絮颠狂舞，滚滚蜻蜓上下飞，满空撞得乒乓响，恰是潘丞相公子打播槌。你看那真君的弟子们，才把那脑上的杵儿撇开，忽一杵在脑后一打，才把那脑后的杵儿架住，忽一杵在心窝一笃，才把心窝的杵儿一抹，忽一杵在肩膀上一锥。那些弟子们怕了那杵，都败阵而走。好一个真君，果有法术，果有神通，将宝剑望东一指，杵从东落，望西一指，杵从西开，望南一指，杵从南坠，望北一指，杵从北散。真君虽有这等法力，争奈千千万万之杵，一杵去了，一杵又来，却未能取胜。忽观世音菩萨，空中闻得此事，乃曰：“敖钦龙王十分仁厚，生出这个不肖儿子，助了蛟精。我若不去收了他如意杵宝贝，许逊纵有法力，无如之何。于是驾起祥云在半空之中，解下身上罗带，做成一个圈套儿丢将起来，把那千千万万之杵尽皆套去。那太子见有人套去他宝贝，心下慌张，败阵而走。孽龙接见，问曰：“太子与许逊征战得大胜否？”太子曰

：“我战许逊，正在取胜之际，不想有一妇人，使一个圈套，把我那宝贝套去了，我今没处讨得。”孽龙曰：“套宝贝者，非是别人，乃是观世音菩萨。”言未毕，真君赶至。孽龙望见，即化一阵黑风走了。太子心中不忿，又提着手中钢刀，再来交战。此是败兵之将，英勇不加，两合之中，被真君左手一剑，架开钢刀，却将右手一剑，来斩太子。忽有人背后叫曰：“不可，不可。”真君举眼一看，见是观音，遂停住宝剑。观音曰：“此子是敖钦龙王的第三子，今无故辅助孽龙，本该死罪，奈他父亲素是仁厚，今我在此，若斩了此子，龙王又说我不救他，体面上不好看。”真君方才罢手。

却说那巡江夜叉，回转龙宫，将太子助孽龙之事，一一禀知龙王。龙王顿足骂曰：“这畜生恁的不肖！”彼时东海龙王敖顺，西海龙王敖广，北海龙王敖润，同聚彼处亦曰：“这畜生今日去战许逊，就如那葛伯与汤为仇。辅助孽龙，就如那崇侯助纣为虐，容不得他。”敖钦曰：“这样儿子，要他则甚。”遂取过一只利剑，敕旨一道，令夜叉将去叫太子自刎而亡。夜叉领了敕旨，赍了宝剑，径来见着三太子。太子闻知其故，唬得魂不附体，遂跪求观音，收道：“善菩萨，没奈何，到我父王处讨过这次。”观音道：“只怕你父亲难饶你死罪。你不如到蛇盘谷中鹰愁涧躲避，三百年后等唐三藏去西天取经，罚你变做个骡子，径往天竺国驮经过来，那时将功赎罪。我对你父亲说过，或可留你。”太子眼泪汪汪，拜辞观世音，往鹰愁涧而去。观音复将所收铁杵付与夜叉，教夜叉交付与龙王去讫。真君亦辞了观音，回转豫章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观音菩萨，别了真君，欲回普陀岩去，孽龙在途中投拜，欲求与真君讲和，后当改过前非，不敢为害，言辞甚哀。观音见其言语恳切，乃转豫章，来见真君。真君问曰：“大圣到此，复有何见谕？”观音曰：“吾此一来，别无甚事，孽龙欲与君讲和，今后改恶迁善，不知君允否？”真君曰：“他既要讲和，限他一夜滚百条河，以鸡鸣为止。若有一条不成，吾亦不许。”观音辞真君而去。弟子吴猛谏曰：“孽畜原心不改，不可许之。”真君曰：“吾岂不知，但江西每逢春雨之时，动辄淹浸，吾欲其开成百河，疏通水路耳，非实心与之和也。吾今吩咐社伯，阻挠其功，勿使足百条之数，则其罪难免，亦不失信于观音矣。”却说孽龙接见观音，问其所以。观音将真君所限之事，一一说与。孽龙大喜，是夜用尽神通，连滚连滚恰至四更。社伯扣计其数，已滚九十九条。社伯心慌，乃假作鸡鸣，引起众鸡皆鸣。孽龙闻得大惊，自知不能免罪，乃化为一少年，未及天明，即遁往湖广，躲避去讫。真君至天明，查记河数，只欠一条，鸡声尽鸣，乃知是社伯所假也，遂令弟子计功受赏。真君急寻孽龙之时，已不知其所在，后来遂于河口立县，即今之南康湖口县是焉。

却说孽龙遁在黄州府黄冈县地方，变作个少年的先生求馆。时有一老者姓史，名仁，家颇饶裕，有孙子十余人，正欲延师开馆。孽龙至其家，自称豫章曾良，闻君家有馆，特来领教。史老见其人品清高，礼貌恭敬，心窃喜之，但不知其学问何如，遂谓曰：“敝乡旧俗，但先生初来者或考之以文，或试之以对，然后启帐。卑老有一对，欲领尊教何如？”孽龙曰：“愿闻。”史老曰：“曾先生腰间加一点，鲁邦贤士。”孽龙曰我就把令孙为对，遂答曰：“史小子头上着一横，吏部天官。”史老见先生对得好，不胜之喜，乃曰：“先生高才遂养，奈寒舍学俸微少，未可轻屈。”孽龙道：“小子借寓读书，何必计利。”史老遂择日启馆，叫诸孙俱赘见之仪，行了拜礼，遂就门下授业。孽龙教授那些生徒，辨疑解惑，读书说经，明明白白，诸生大有进益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以孽龙自滚河以后，遍寻不见，遂同甘战、施岑二人，径到湖广地面，寻觅踪迹。忽望妖气，在黄冈县乡下，姓史的人家。乃与二弟子径往其处，至一馆中，知是孽龙在此，变作先生，教训生徒。真君乃问其学生曰：“先生那里去了？”学生答云：“先生洗浴了。”真君曰：“在那里洗浴？”学生曰：“在涧中。”真君曰：“这样十一月天气，还用冷水洗浴？”学生曰：“先生是个体厚之人，不论寒天热天，常要水中去浸一浸，若浸得久时，还有两三个时辰才回来。”真君乃与弟子坐在馆中，等他回时，就下手拿着。忽举头一看，见柱壁上有对联云：

赵氏孤儿，切齿不忘屠岸贾。

伍员烈士，鞭尸犹恨楚平王。

又壁上题有诗句云：

自汉年来运不济，子孙零落却无遗。

心怀东海波澜阔，气压西江草树低。

怨处咬牙思旧恨，豪来挥笔记新诗。

男儿不展风云志，空负天生八尺躯。

真君看诗对已毕，大惊，谓弟子曰：“此诗此对，皆是复仇之诗，若此孽不除，终成大患。汝等务宜勉力擒之。”言未毕，忽史老来馆中，看孙子攻书。时盛冬天气，史老身上披领羊裘，头上戴顶暖帽，徐徐而来。及见真君丰姿异常，连忙施礼，问曰：“先生从何而来？”真君曰：“小生乃豫章人，特来访友。”史老谓孙子曰：“客在此，何不通报。”遂邀真君与二弟子至家下告茶。茶毕，史老问真君姓名。真君曰：“小生姓许，名逊。此二徒，一姓施名岑，一姓甘名战。”史老曰：“闻得许君者，法术甚妙，诛灭蛟精，敢是足下否？”真君曰：“然。”史老遂下拜。真君以其年老，连忙答礼。史老问曰：“仙驾临此，欲何为？”真君曰：“尊府教令孙者，乃孽龙精也，变形于此

。吾寻踪觅迹，特来擒之。”史老大惊曰：“怪道这个先生无问寒天暑天日从涧中洗浴，浴水之处，往时浅浅的，今成一潭，深不可量。”真君曰：“老翁有缘，幸遇小生相救，不然今日是个屋舍，后日是个江河，君家且葬鱼腹矣。”史老曰：“此蛟精怎的拿他？”真君曰：“此孽千变万化，他若提防于我，擒之不易。幸今或未觉，纵要变时，必资水力，可令公家凡水缸水桶洗脸盆及碗盏之类，皆不可注水，使他变化不去，我自然拿了他。”史老吩咐已毕，孽龙正洗浴回馆。真君见了，大喝一声：“孽畜走那里去？”孽龙大惊，却待寻水而变，遍处无水，惟砚池吸一点余水未倾，遂从里面变化而去，竟不知其踪迹。后人诗叹曰：

堪叹蛟精玄上玄，墨池变化至今传。

当时或肯心归正，却有金书取上天。

史老见真君赶去孽龙，甚是感谢，乃留真君住了数日，极其款曲。真君曰：“此处孽龙居久，恐有沉没之患，汝可取杉木一片过来，吾书符一道，打入地中，庶可以镇压之。”真君镇符已毕，感史老相待殷勤，更取出灵丹一粒，点石一片，化为黄金约有三百余两，相谢史老而去。施岑曰：“孽龙今不知遁在何处，可从此湖广上下，遍处寻觅诛之。”真君曰：“或此孽瞰我等在此，又往豫章，欲沉郡城土地，未可知也。莫若且回家中，觅其踪迹。如果不在，再往外获之未晚。”于是师徒们一路回归。

却说孽龙精砚池变去，又化为美少男子，逃往长沙府。闻知刺史贾玉家生有一女，极有姿色，怎见得：

眉如翠羽，肌如凝脂，齿如瓠犀，手如柔荑，脸衬桃花瓣，鬟堆金凤丝。秋波湛湛妖娆态，春笋纤纤娇媚姿。说甚么汉苑王嫱，说甚么吴宫西施，说甚么赵家飞燕，说甚么杨家贵妃。柳腰微摆鸣金珮，莲步轻移动玉肢。月里嫦娥难比此，九天仙子怎如斯。

孽龙遂来结拜刺史贾玉。贾玉问曰：“先生何人也？”答曰：“小人姓慎，名郎，金陵人氏，自幼颇通经典，不意名途淹滞，莫能上达。今作南北经商之客耳。因往广南贩货，得明珠数斛，民家无处作用，特来献与使君，伏望笑留。”贾使君曰：“此宝乃先生心力所求，况汝我萍水相逢，岂敢受此厚赐。”再三推拒，慎郎献之甚切，使君不得已而受之。留住数日，使君见慎郎礼貌谦恭，丰姿美丽，琴棋书画，件件皆能，弓矢干戈，般般惯熟，遂欲以女妻之。那个郎鞠躬致谢，复将珍宝厚贿使君亲信之人，悉皆称慎郎之德，使君乃择吉日，将其女与慎郎成亲。不在话下。却说慎郎在贾府成婚以后，岁遇春夏之时，则告禀使君，托言出游江湖经商买卖，至秋冬之时，则重载船只而归，皆是奇珍异宝。使君大喜曰：“吾得佳婿矣。”盖不知其为蛟精也。所得资财宝

货，皆因春夏大水，覆人舟船，抢人财宝，装载而归。慎郎入赘三年，复生一子，一日慎郎寻思起来不胜忿怒曰：“吾家世居豫章，子孙族类一千余众，皆被许逊灭绝，破我巢穴，使我无容身之地。虽然潜居此地，其实怨恨难消。今既岁久，谅许逊不复知有我也。我今欲回豫章，大兴洪水，溃没城郡，仍灭取许逊之族，报复前仇，方消此恨。”言罢，来见使君。使君问曰：“贤婿有何话说？”慎郎曰：“方今春风和暖，正宜出外经商，特来拜辞岳丈而去。家中妻子，望岳丈看顾。”使君曰：“贤婿放心前去，不必多忧。若得充囊之利，早图返棹。”言罢，分别而去。

时晋永嘉七年，真君与其徒甘战、施岑周览城邑，遍寻蛟孽。三年间，杳无踪迹，已置之度外去了，不想这孽龙自来送死。忽一日，道童来报，有一少年子弟，丰姿美貌，衣冠俊伟，来谒真君。真君命入，问曰：“先生何处人也？”少年曰：“小生姓慎，名郎，金陵人氏。久闻贤师有斡旋天地之手，慑伏孽龙之功，海内少二，寰中寡双，小生特来过访，欲遂识荆之愿，别无他意。”真君曰：“孽精未除，徒负虚名，可愧，可愧！”真君言罢，其少年告辞而出。真君送而别之。甘、施二弟子曰：“适间少年，是何人也？”真君曰：“此孽龙也。今来相见，探我虚实耳。”甘、施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真君曰：“吾观其人妖气尚在，腥风袭人，是以知之。”甘、施曰：“既如此，即当擒而诛之，何故又纵之使去也。”真君曰：“吾四次擒拿，皆被变化而去，今佯为不知，使彼不甚提防，庶可随便擒之耳。”施岑乃问曰：“此时不知逃躲何处，吾二人愿往杀之。”真君举慧眼一照，乃曰：“今在江浒，化为一黄牛，卧于郡城沙碛之上。我今化为一黑牛，与之相斗。汝二人可提宝剑，潜往窥之，候其力倦，即拔剑而挥之，蛟必可诛也。”言罢，遂化一黑牛，奔跃而去。真个：

四蹄坚固如山虎，两角峥嵘似海龙。

今向沙边相抵触，神仙变化果无穷。

真君化成黑牛，早到沙碛之上，即与黄牛相斗。恰斗有两个时辰，甘、施二人，蹑迹而至，正见二牛相斗。黄牛力倦之际，施岑用剑一挥，正中黄牛左股，甘战亦挥起宝剑，斩及一角。黄牛奔入城南井中，其角落地。今马当相对，有黄牛洲。此角日后成精，常变牛出来害取客商船只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谓甘、施曰：“孽龙既入井中，谅巢穴在此。吾遣符使吏兵导我前进，汝二人可随我之后，蹑其踪迹，探其巢穴，擒而杀之，以绝后患。”言罢，真君乃跳入井中，施、甘二人亦跳入井中。符使护引真君前进，只见那个井，其口上虽是狭的，到了下面，别是一个乾坤。这边有一个孔，透着那一个孔，那边有一个洞，透着那一个洞，就似杭州城二十四条花柳巷，巷巷相穿

，又似龙窟港三十六条大湾，湾湾相见。常人说道：“井中之蛙所见甚小。”盖未曾到这个所在，见着许大世界。真君随符使一路而行，忽见有一样物件，不长不短，圆圆的相似个擂槌模样。甘战拾起看时，乃是一车辖，问于真君曰：“此井中怎的有此车辖？”真君曰：“昔前汉有人，姓陈，名遵，每大会宾客，辄闭了门，取车辖投于井中，虽有急事不得去，必饮罢，才捞取车辖还人。后有一车辖，再捞不起，原来水荡在此处来了。”又行数里，忽见有一个四方四角，新新鲜鲜的物件。施岑捡将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个印匣儿，问于真君。真君曰：“昔后汉有宦官张让，劫迁天子，北至河上，将传国玉玺投之井中，再无人知觉。后洛阳城南骊宫井，有五色气一道，直冲上天。孙坚认得是宝贝的瑞气，遂命人浚井，就得了这一颗玉玺。玺便得去，却把这个匣儿遗在这里。”又得数里，忽见有一物件，光闪闪，白净净，嘴弯弯，腹大大的。甘战却拾将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个银瓶。甘战又问于真君。真君曰：“曾闻有一女子吟云：‘石上磨玉簪，玉簪欲成中央折，井底引银瓶，银瓶欲上丝绳绝。’想这个银瓶，是那女子所引的，因断了绳子，故流落在此。”符使禀曰：“孽龙多久遁去，真仙须急忙追赶，途路之上且不要讲古。”真君于是命弟子趑步而行。只见水族之中，见了的，唬得魂不附体。鲑鱼儿只把口张，团鱼儿只把颈缩，虾子儿只顾拱腰，鲫鱼儿只顾摇尾。真君都置之不问。却说那符使引真君再转一弯抹一角，正是行到山穷水尽处。看看在长沙府贾玉井中而出。真君曰：“今得其巢穴矣。”遂辞了符使而去，自来抓寻。却说孽龙精既出其井，仍变为慎郎，入于贾使君府中。使君见其身体狼狈，举家大惊，问其缘故，慎郎答曰：“今去颇获大利，不幸回至半途，偶遇贼盗资财尽劫，又被杀伤左额左股，疼痛难忍。”使君看其刀痕，不胜隐痛，即令家童请求医士疗治。真君乃扮作一医士，命甘、施二人扮作两个徒弟跟随。这医士呵：

道明贤圣，药辨君臣。遇病时，深识着望闻问切；下药处，精知个功巧圣神。戴唐巾，披道服，飘飘扬扬。摇羽扇，背葫芦，潇潇洒洒。诊寸关尺三部脉，辩邪审痼，奚烦三折肱；疗上中下三等人，起死回生。只是一举手。真个是东晋之时，重生了春秋扁鹊，却原来西江之地，再出着上古神农。万古共称医国手，一腔都是活人心。

却说真君扮了医士，贾府童仆见了，相请而去。进了使君宅上，相见礼毕，使君曰：“吾婿在外经商，被盗贼杀伤左额左股，先生有何妙药，可以治之，容某重谢。”

真君曰：“宝剑所伤，吾有妙方，手到即愈。”使君大喜，即召慎郎出来医治。当时蛟精卧于房中，问童仆曰：“医士只一人么？”童仆曰：“兼有两个徒弟。”蛟精却疑是真君，不敢轻出。其妻贾氏催促之曰：“医人在堂，你

何故不出？”慎郎曰：“你不晓事，医得我好，也是这个医士，医得不好，也是这个医士。”贾氏竟不知所以。使君见慎郎不出，亲自入房召之。真君乃附使君之后，直至房中，嘱声叱曰：“孽畜，再敢走么？”孽龙计穷势迫，遂变出本形，蜿蜒走出堂下。不想真君先设了天罗地网，活活擒之。又以法水喷其三子，悉变为小蛟。真君拔剑并诛之。贾玉之女，此时亦欲变幻，施岑活活擒住。真君大惊。真君曰：“慎郎者，乃孽龙之精，尔女今亦成蛟，合受吾一剑。”贾使君乃与其妻跪于真君之前，哀告曰：“吾女被蛟精染，非吾女之罪，伏望怜而赦之。”真君遂给取神符，与贾女服之，故得不变。真君谓使君曰：“蛟精所居之处，其下即水。今汝舍下深不逾尺，皆是水泉。可速徙居他处，毋自蹈祸。”使君与家惊惶，遂急忙迁居高处。原住之地，不数日，果陷为渊潭，深不可测。今长沙府昭潭是也。施岑却从天罗地网中取出孽龙，欲挥剑斩之。真君曰：“此孽杀之甚易，擒之最难。我想江西系浮地，下面皆为蛟穴。城南一井，其深无底，此井与江水同消长。莫若锁此畜回归，吾以铁树镇之井中，系此孽畜于铁树之上，使后世倘有蛟精见此畜遭厥磨难，或有警惕，不敢为害。”甘战曰：“善。”遂锁了孽龙，径往豫章。于是驱使神兵铸铁为树，置之郡城南井中，下用铁索钩锁镇其地脉，牢系孽龙于树，且祝之曰：

铁树开花，其妖若兴，吾当复出。

铁树居正，其妖永除。水妖屏迹，城邑无虞。

又留记云：

铁树镇洪州，万年永不休。

天下大乱，此处无忧。天下大旱，此处薄收。

又元朝吴全节有诗云：

八索纵横维地脉，一泓消长定江流。

豫章胜地由天造，砥柱中天亿万秋。

真君又铸铁为符，镇于鄱阳湖中。又铸铁盖覆于庐陵元潭，今留一剑在焉。又立府靖于苕峤山顶，皆所以镇压后患也。

真君既擒妖孽，功满乾坤。时晋明帝太宁二年，大将军王敦，字处仲，出守武昌，举兵内向，次洞庭湖。真君与吴君同往说之，盖欲止敦而存晋室也。是时郭景纯亦在王敦幕府，因此三人得以相会。景纯谓真君曰：“公斩首蛟精，功行圆满，况曩时西山之地，灵气钟完，公不日当上升矣。”真君感谢。一日景纯同真君、吴君来谒王敦。敦见三人同至，大喜，遂令左右设宴款待。酒至半酣，敦问曰：“我昨宵得一梦，梦见一木破天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真君曰：“木上破天，乃未字也，公未可妄动。”吴君曰：“吾师之言，灼有先见，公谨识之。”王敦闻二君言，心甚不悦，乃令郭璞卜之。璞曰：“此数用克

体，将军此行，干事不成也。”王敦不悦曰：“我之寿有几何？”璞曰：“将军若举大事，祸将不久。若遂还武昌，则寿未可量。”王敦怒曰：“汝寿几何？”璞曰：“我寿尽在今日。”王敦大怒，令武士擒璞斩之。真君与吴君举杯掷起，化为白鹤一双，飞绕梁栋之上。王敦举眼看鹤，已失二君所在。且说郭璞既死，家人备办衣衾棺槨，殓毕，越三日，市人见璞衣冠俨然，与亲友相见如故。王敦知之，不信，令开棺视之，果无尸骸，始知璞脱质升仙也。自后王敦行兵果败，遂还武昌而死，卒有肢解之刑，概不听三君之谏，以至于此。

再说吴君邀真君同下金陵，遨游山水。既而欲买舟上豫章，打头风不息。舟中人曰：“当此仲夏，南风浩荡，舟船难进，奈何？”真君曰：“我代汝等驾之，汝等但要瞑目安坐，切勿开眼窥视。”吴君乃立于船头，真君亲自把船，遂召黑龙二尾，挟舟而行。经池阳之地，以先天无极都雷府之印，印西崖石壁上，以辟水怪，今有印纹。舟渐渐凌空而起，须臾，过庐山之巅，至云霄峰。二君欲观洞府景致，故其船稍刮抹林木之表，戛戛有声。舟人不能忍，皆偷眼窥之。忽然舍舟于层峦之上，折桅于深涧之下。今号铁船峰，其下有断石，即其桅也。真君谓舟人曰：“汝等不听吾言，以至如此。今将何所归乎？”舟人恳拜，愿求济度之法。真君教以服饵灵药，遂得辟谷不饥，尽隐于紫霄峰下。二君乃各乘一龙，回至豫章，遂就旧时隐居，终日与诸弟子讲究真诠，乃作《思仙之歌》云：

天运循环兮，疾如飞。人生世间兮，欲何为。争名夺利兮，徒丘墟。风月滋味兮，有谁知。不如且进黄金卮，一饮一唱日沉西。丹砂养就玉龙池，小瓢世界宽无涯。世人莫道是愚痴，酩酊一笑天地齐。

又作《八宝垂训》曰：

忠孝廉谨，宽裕容忍。忠则不欺，孝则不悖。

廉而罔贪，谨而勿失。修身如此，可以成德。

宽则得众，裕然有余。容而翕受，忍则安舒。

接人以礼，怨咎涤除。凡我弟子，动静勤笃。

念兹在兹，当守其独。有丧厥心，三官考戮。

却说天地水府三元三品三官大帝，及太白金星，因言真君原是玉洞天仙下降，今除荡妖孽，惠及生灵，德厚功高。其弟子吴猛等，扶同真君，共成至道，皆宜推荐，以至天庭。商议具表，奏闻玉帝。玉帝准奏，乃授许逊九天都仙大使，兼高明大使之职，封孝先王，远祖祖父，各有职位。先差九天采访使崔子文、段丘仲捧诏一道，谕知许逊，预示飞升之期，以昭善报。采访二仙捧诏下界，时晋孝武宁原二年甲戌，真君时年一百三十六岁。八月朔旦，见云仗自天而下，导从者甚众，降于庭中。真君迎接拜讫。二仙曰：“奉玉皇敕命，赐

子宝诏，子可备香花灯烛，整顿衣冠，俯伏阶下，以听宣读。”诏曰：

上诏学仙童子许逊：卿在多劫之前，积修至道，勤苦悉备，天经地纬，悉已深通，万法千门，罔不师历。救灾拔难，除害荡妖，功济生灵，名高玉籍。众真推荐，宜有甄升，可授九州都仙大使，兼高明大使，孝先王之职。赐紫彩羽袍，琼旌宝节各一事。期以八月十五午时，拔宅上升。诏书到日，信诏奉行。

读罢，真君再拜，遂登阶受诏毕，乃揖二仙上坐，问其姓名。一仙曰：“余乃崔子文、段丘仲，俱授九天采访使之职。”真君曰：“愚蒙有何德，能感动天帝，更劳二仙下降？”二仙曰：“公修己利人，功行已满。昨者群真保奏，升入仙班，相迎在迓，先命某等捧诏谕知。”言毕，遂乘龙车而去。真君既得天书之后，门弟子吴猛等，与乡中耆老，及诸亲眷，皆知行期已近，朝夕会饮，以叙别情。真君谓众人曰：“欲达神仙之路，在先行其善，而后立其功。吾去后，一千二百四十年间，豫章之境，五陵之内，当出地仙八百余人。其师出于豫章，大阐吾教。以吾坛前松树枝垂覆拂地，郡江心中，忽生沙洲，掩过井口者，是其时也。”后人言：“龙沙会合，真仙必出。”按龙沙在章江西岸畔，与郡城相对，事见《龙沙记》。潘清逸有《望龙沙》五言诗云：

五陵无限人，密视松沙记。

龙沙虽未合，气象已虚异。

昔时云浪游，半作桑麻地。

地形带江转，山势若连契。

是时八月望日，大营斋会，遍召里人，及诸亲友并门弟子，长少毕集。至日中，遥闻音乐之声，祥云缭绕，渐至会所。羽盖龙车，仙童彩女，官将吏兵，前后拥护。前采访使崔子文、段丘仲二仙又至。真君拜迎，二仙复宣诏曰：

上诏学仙童子许逊：功行圆满，已仰潜山司命官，传金丹于下界，返子身于上天，及家口厨宅，一并拔之上升。着令天下力士与流金火铃，照辟中间，无或散漫。仍封远祖许由，玉虎仆射，又封曾祖许琰，太微兵卫大夫，曾祖母太微夫人，其父许肃，封中岳仙官，母张氏封中岳夫人。钦此钦遵。诏到奉行。

真君再拜受诏毕。崔子文曰：“公门下弟子虽众，惟陈勋、曾亨、周广、时荷等外，黄仁览与其父，盱烈与其母，共四十二口，合当从行。余者自有升举之日，不得皆往也。”言罢，揖真君上了龙车，仙眷四十二口，同时升举。里人及门下弟子，不与上升者，不舍真君之德，攀辕卧辙，号泣振天，愿相随而不可得。真君曰：“仙凡有路可通，汝等但能遵行孝道，利物济民，何患无

报耶？”真君族孙许简哀告曰：“仙翁拔宅冲升，后世无所考验，可留下一物，以为他日之记。”真君遂留下修行钟一口并一石函，谓之曰：“世变时，迁此即为陈迹矣。”真君有一仆名许大者，与其妻市米于西岭，闻真君飞升即奔驰而归。行忙车覆，遗其米于地上，米皆复生。今有覆米冈、生米镇犹在。比至哀泣，求其从行。真君以彼无有仙分，乃授以地仙之术，夫妇皆隐于西山。仙仗既举，屋宇鸡犬皆上升，惟鼠不洁，天兵推下地来，一跌肠出，其鼠遂拖肠不死。后人或有见之者，皆为瑞应，又坠下药臼一口，碾穀一轮。又坠下鸡笼一只，于宅之东南十里。又许氏仙姑，坠下金钗一股。今有许氏坠钗洲犹在。时人以其拔宅上升，有诗叹美云：

慈仁其羨许旌阳，惠泽生民耿不忘。

拔宅上升成至道，阳功阴德感苍苍。

仙驾飞空渐远，望之不可见。惟见祥云彩霞，弥漫上谷，百里之内，异香芬馥。忽有红锦帷一幅飞来，旋绕故地之上。

却说真君仙驾，经过袁州府宜春县栖梧山，真君乃遣二青衣童子下篝王朔，具以玉皇诏命，因来相别。王朔举家瞻拜，告曰：“朔蒙尊师所授道法，遵行已久，乞带从行。”真君曰：“子仙骨未充，只可延年得寿而已，难以带汝同行。”乃取香茆一根掷下，令二童子授与王朔，教之曰：“此茆味异，可栽植于此地，久服长生，甘能养肉，辛能养节，苦能养气，咸能养骨，滑能养胃，酸能养筋，宜调和美酒饮之，必见功效。”言讫而别。王朔依真君之言，即将此茆栽植，取来调和酒味服之，寿三百岁而终。今临江府玉虚观，即其地也，仙茆至今犹在。真君飞升之后，里人与其族孙许简就其地立祠，以所遗诗一百二十首写于竹简之上，载之巨>，令人探取，以决休咎。其修行钟、药穀、药臼、石函等事，并宝藏于祠，后改为观。因空中有红锦帷飞来旋绕，故名曰游帷观。

真君既至天庭，玉帝升殿。崔子文、段丘仲二仙引真君与弟子等听候玉旨。玉帝宣入朝见。真君扬尘拜舞，俯伏金阶下，上表奏曰：“臣许逊，庸才劣质，虽有咒水行符馘之功，盖亦赖众弟子十一人之力。今弟子之中，止有陈勋、曾亨、周广、时荷、黄仁览、盱烈六人，已蒙圣恩，超升天界，更有吴猛、施岑、甘战、钟离嘉、彭抗五人，未蒙拔擢，诚为缺典。望乞一视同仁，宣至天庭，同归至道。”玉帝见奏，即传玉旨，差周广为使，赍传诏旨，令吴猛等五人，同日早升。周广即拜辞玉帝，赍诏下宣。是时乃晋宁康二年九月初一日也。吴猛时年一百八十六岁，见真君上升，已不与从，心内怏怏。正与施岑、甘战、钟离嘉、彭抗四道友同归西宁，聚义修炼，只见周广赍诏自天而下。众相见毕，动问其下界之故。周广曰：“吾师朝见玉帝，奏上帝诸位仙友多助仙

功，未得上升，恳求玉帝超擢。玉帝即差广賚诏旨，令五君上升，同归至道。”五人听言大喜，各乘白鹿车，白昼冲升，今有吴仙村、吴仙观，是其飞升之处。然真君所从游者三千余人，其有功有行而得上升者，通吴君十有一人焉耳。真君领弟子朝见玉帝毕，玉帝各授以仙职，遂率群弟子拜谒太师祖孝悌明王弘、师祖孝明王兰公、师傅谌母已毕，又谢了三官金星保奏之功。真君又荐举故人许都胡云，云阳詹脆二人，皆有道之士，玉帝皆封真人之号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自升仙后，屡显神通。隋炀帝无道烧毁佛祠，乃将游帷观废毁。唐高宗永淳年间，遂命真人胡惠超重新建之。至宋太宗仁宗皆赐御书。真宗时，赐改游帷观曰玉隆宫。至宋代政和二年，徽宗忽得重疾，面生恶疮，昼寝，恍然一梦，见东华门有一道士，戴九华冠，披绛章服，左右童子持剑导引前来，至丹墀稽首。帝疑非人间道士，因问曰：“卿是何人？”道士对曰：“吾为许旌阳，权掌九天司职，上帝诏往西瞿耶国按察，经由故国，知主上患疾，特来顾之。”帝曰：“朕患毒疮，诸药不能愈，卿有药否？”道士即取小瓢子倾药一粒，如绿豆子大，呵气抹于徽宗疮上，遂揖而去。且曰：“吾洪都西山敝舍，久已零落，乞望圣眼一瞻为幸。”帝豁然而寤，觉满面清凉，以手摸之，疮遂愈矣。乃令近臣将图经考之，见洪州西山有许旌阳遗迹，诏造许真君行宫，修玉隆宫，仍添“万寿”二字，塑真君新像，尊号曰：“神功妙济真君。”许真君所遗之物，皆有神护守，不可触犯。如殿前手植柏树，其荣瘁常兆本宫盛衰。剪叶煎汤，诸病可愈。井中铁树，唐严撰作洪州牧，心内不信，令人掘发，俄然天变，忽有迅雷烈风，江波泛滥，城郭震动。撰惧，叩头悔谢，久之而后止。又强取修行钟，置之僧寺，击之声哑如土木。撰坐寐，见神人叱责，醒觉而送钟还宫。又碾轮药臼，州牧徐登令取至府观之，犹未及观，遂乃飞去还宫。又石函，唐朝张善安窃据洪州，强凿开其盖，内册朱书数字云：“五百年后，强贼张善安开凿之”。善安看毕，恐惧，遂磨洗其字，终不泯灭，因藏其盖，其字尚留函底。宋高宗建炎间，金人寇江左，欲焚毁宫殿，俄而水自楹桶喷出，火不能烧。虏酋大惊，乃撤兵而去。皇明列圣，尤加寅奉，敕赐重修宫殿，真君屡出护国行医。正德戊寅年间，宁府阴谋不轨，亲诣其宫，真君降箕笔云：

三三两两两三三，杀尽江南一檐耽。

荷叶败时黄菊绽，大明依旧镇江山。

后来果败。诸灵验不可尽述，后人诗叹云：

金书玉检不能留，八字遗言可力求。

试看真君功行满，三千弱水自通舟。